

年

卷

期

4

1

第

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小 說 世 界

第 一 期

第 四 卷

特 國 慶 紀 念 刊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Printed & Published by
COMMERCIAL PRESS, LTD.

商 務 印 書 館

續 售 短 期 預 約

此書正待發行
適遭訴訟輾轉
數月各界欲購
不能責難紛至
敝館非常愧疚
茲案已了結前
訂預約諸君均
可如期取書敝
館爲酬答 惠
顧諸君盛意特
再續售短期預
約簡章如下

- (一) 此項續售預約
書價仍收每部
大洋十七元一
次收足郵運費
亦仍照舊例
- (二) 此項續售預約
以十二年陽曆
十一月底截止
准於十二年底
陽曆十二月底
出書

英漢
雙解
韋氏大學字典



銀幕上的藝術

葉勁風選輯



Betty Compson 培蒂



Richard Balthelness 李卻

梧蒂的影片到中國來的。也有好幾種。伊的舉止，態度，另成一家。伊最喜歡在加尼福利亞省製片，也是伊的特點。最近的片子，名 *The Rustle of Silk* 極受社會歡迎，將富家女子的奢侈蕩開形容盡致。凡是看過「東下」(賴婚) *Way Down East* 的人，大概都認識他。他最善於表示鄉人的義勇和摯情。第二部片子名 *The Band Boy*，也成功了，也是表述一個山中的英雄的好片子。

不速之客

Clarence

天門悠生



Clar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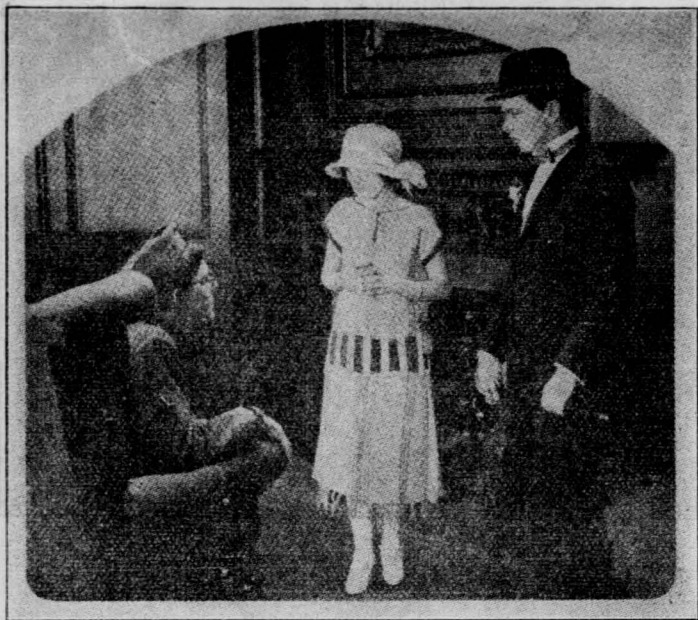
員 演

克老倫	Wallace Reid
品儂	Agnes Ayres
可拉	May Mac Avoy
亨利	Edward Martindel

亨利的家庭，簡直是亂七八糟的。亨利是家主，膝下有一兒一女。兒子名巴伯，女兒名可拉。亨利的夫人不能治理家事。一天到晚，只知道哭泣。亨利請了一位男書記，名叫胡伯爾。又為他的女兒聘了一位女教師，名叫品儂。品儂秉性活潑，略近風騷，極其美麗。不過是一位心地清潔的女子。

巴伯的脾氣壞極了。一年之中，被三個學堂斥退了出來。總之，他簡直不能進學堂。一進學堂，照例是要被斥退的。他看中了家中的女僕，強逼着與女僕接吻，照他的意思。

這位女僕。算是世上的美人。所以他預備與她結婚。



他坐在軟椅中，穿着很整潔的衣服。他們驚奇極了。

可拉很活潑。不過她的活潑中，夾着有別的意思。她心目中惟一的英雄，就是胡伯爾（她父親的書記）。亨利對於品儷，極其親密。他一天的光陰，差不多完全化在品儷頭上。品儷每次對他說：『我想同你密談幾分鐘。』他無不樂從。他口中所說的，一大半是讚頌品儷的話。他的夫人爲這事，總是哭泣。可是亨利毫不在意。

亨利家庭中的情形，就是如此的。所以他的家庭中，毫無平安的時候。正在他們鬧得利害的當兒，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名叫克老倫。

克老倫來得極其古怪。他的樣子，尤其古怪。他穿着一套舊軍服，戴着一副牛角的眼鏡。他什麼時候進了亨利的家。無人知道。最初發現他的，乃是可拉與

亨利進來的當兒。克老倫拿出一封介紹信。亨利讀了信。看看克老倫的樣兒。就對他說：『朋友。你可以在我們家中幫忙做事。管理



品儂伸手
給克老倫
握着道：「
克老倫親
愛的。我不
嫌你的衣
飾。我很愛
你着這套
舊軍服。」

花園。清理房屋。若是你能彈琴。那便更好。不過你要知道。我們家中。只有品儂一人的舉動。近乎人情。巴伯永遠是被學堂驅逐的。可拉鎮天的修飾。黑倫（指他的夫人）鎮天的哭泣。」克老倫於是任了職務。

亨利家中。自從有了克老倫之後。一切的情形。都有改變了。品儂常常坐在克老倫身邊。聽他彈琴。巴伯也改了意思。不想娶女僕了。可拉對於胡伯爾也不像從前那樣親密。亨利夫人也不哭泣了。面上還常常帶着一點笑容。

品儂一天天與克老倫親近起來。不過對於亨利仍舊冷淡。品儂常常將亨利家中的情形告訴克老倫。她最注意的。乃是可拉與胡伯爾的事。

一天克老倫正彈着琴。品儂很秘密的告訴克老倫道：『你知道麼。胡伯爾是一個流氓。他想要可拉。其中沒有別的意思。』
「思。乃是貪着她的粧奩。……」克老倫道：『那麼我可要修飾起來了。這舊軍服當然是可拉瞧不中的……』品儂伸手給克老倫握着道：

G 5
說道。『可拉。不要做這愚蠢的事。品儂實在是一位好女子。現在當着你們大家面前。我宣佈一定娶品儂爲妻。』品儂聽了。不知是哭好還是笑好。



雲霧中的
可拉立刻
走到克老
倫身邊。聽
他吹奏出
一陣風雨。
也就此告
了終結。

「克老倫。親愛的。我不嫌你的衣飾。我很愛你穿着這套舊軍服……」克老倫道：「你真是一個可愛的人。」
品儂一天旁晚。很愛急的跑來對克老倫說道。『事情變了。可拉這兩天的舉動格外不對了。我剛纔瞧見花園的後門口。有一乘汽車。可拉

提了一隻皮包。放在車中。現在又進房子來了。大約是預備取第二隻皮包……我乘她沒瞧着將汽車的油門開了……快點……我們快點照着油跡去追趕。遲了就來不及了。」

他們於是去追趕。一直追到一位牧師家中。克老倫同品儂忙跑進去。瞧見牧師正替胡伯爾與可拉行結婚禮。克老倫上前捉住胡伯爾。打了一頓。便將可拉帶了回家。一家人都聚在談話室中。克老倫出去了。可拉咒着品儂。巴伯聽了。便指着可拉

他們正嚷着。忽然聽見外面有簧笛的聲音。極其好聽。大家一怔。接着就見克老倫從外面進來。牛角眼鏡同舊軍服早脫去了。穿着一身極漂亮的衣服。執着簧笛徐步進來。眾人都驚奇之至。哭罵着的可拉。立刻走到克老倫身邊。聽他吹簧笛。一陣風雨也就此告了終結。



品儂便與
克老倫一
同走到花
園中去。巴
伯和可拉
立在門後。
偷瞧着兩
人很甜蜜
的接了吻。

開。讀給大家聽道：『史密司博士速歸。開學在即。』原來克老倫。是一位大學的昆蟲學教授。大眾聽了這封信上的話。意見都平息了。品儂便起身與克老倫一同走到花園中去。巴伯同可拉立在門後。偷瞧着他兩人很甜蜜的接了吻。

當天晚上忽然發生了一件怪事。亨利聽見克老倫與他的妻子接吻。其實不然。亨利當下回到書室中大發雷霆。正在這個當兒。胡伯爾忽然跑了進來。手裏拿着一個皮匣。對亨利說道：『你瞧。這皮匣是克老倫失掉的。他是一個逃兵。』說着。就打開皮匣拿出一張紙來做憑據。紙上有克老倫的脚印和名字。亨利立刻叫人喚克老倫進來。克老倫進來。瞧見這種情形和字據。不知所以。滿屋的人都含着驚訝的顏色。獨有品儂。仍微笑着。好像與克老倫表同情似的。克老倫無法申辯。便回轉頭去問女僕道：『今天我信來麼？』女僕說沒有。只有一位史密司博士的信。克老倫立刻歡呼道：『那正是我的信。』便將信折

對於我國影戲前途的觀感

有好多朋友來函，質問我們爲什麼不批評我國自製的影片，討論怎樣改良。我讀了這些信立時就答覆道：「我們暫且還沒有這個膽量！」

我爲什麼要說這句可憐的話呢？

我們決定在本刊加增「銀幕上的藝術」這一欄，平良心說，早有提倡改良我國影片的成分在內。但編者每次提起筆來，想將對於我國影片的題目發揮幾句的時候，總不敢寫一個字。第一，照我國現在已出版的片子而論，只有一個「太幼稚」三字的評語。設若儘量將這三個字發揮出來，必是一種悲觀的文字。我國的人，多半只能吃補藥，吃不得瀉藥，倘若我們發表了這種文字，必定要發生一種反感。第二，如今罵人的文章太多，就是稍爲有一二種平心而論的文字，發表出來，也要受一個罵人的罪名，我們想想，又何苦嘔心血來做這無益的事呢。有了這兩層障礙，我們的勇氣，就消滅淨盡了。但是爲什麼



(一其) 態醜之人國中上幕銀

又有這篇文字發表呢。這句話我們暫且不必回答，讀者諸君，將下面的幾段話讀過之後，就明白了。

G 7
我國的影戲事業，大概也有三五歲的歷史了。假若我們只睜一隻眼睛，關在箱子中，將我國的第一個片子，和最近出版的片子比

較一下，自然要說「大有進步」假使我們將這個進步同他國的進步比較一下，就免不了要說幾聲「慚愧」了。假若我們還要硬着嘴說「總算不壞」，那麼，我國影戲的前途就算精了。真正愛護我國自製影片的人，決說不出這句話。我國自製的幾張較好的片子，作者



(二共) 戲院之人國中上幕銀

都看過了。仔細推敲一下，就得了一個嚇人的斷語：『設若我國自製的片子，長此照樣做下去，永遠也得不着好效果！』

以下是幾條簡章的理由：

(一) 缺乏資本

就我個人所知道的而說，美國個人所創辦的影片公司，製一張稍為可觀的六本片子，所費總在二十萬金左右，合我國四十萬元之譜。稍為特別一點的片子，數目更巨，總在百萬以上。我國的人，那裏肯拿出許多資本，來做這種事業呢？既沒有這種雄厚的資本，那裏能做出好片子來，不能購買最好的攝影機，軟片不敢多用——美國的五千尺片子，有時候是百餘萬尺中截下來的精華——不能聘請高等技師，演員，指導員，甚至於連好一點的劇本，也捨不出錢買。對於

這一條，我只說這多罷。

(二) 缺乏人材

第二缺乏的是導演員。我國的導演員同演員得的是同一的症候。他們導演的時候，恐怕自己也不知道怎樣做纔好。不必說沒有劇本以外的常識，連劇中的情節，恐怕也是茫然。他們對於男女愛情，只知用歐化的握手，歐化的眉目傳情，歐化的接吻來表示，萬想



(三其) 醜醜之人國中上幕銀

第一缺乏的是演員。我似乎覺得我國自製的幾片子，所有的演員十個有九個是新劇家。這是根本的錯誤。我不是反對用新劇家演影片，歐美各國的演員，也有一些是新劇家的出身，無奈我國的新劇家，一向是以胡鬧和出風頭為惟一的本領。胡鬧猶在其次，出風頭是最大的毛病。他們做起新劇來，毫無一種真摯的感情；無論是對劇中的誰人說話，臉面總是向着看客，總是保存一個「真我」，決不體貼「劇中的我」和「劇中我」的環境。因此他們製起影片來，眼光時常要射到鏡頭上去，毫無一分真摯的感情；十分悲慘的環境，他們的眼角，還帶着滑稽的笑容。稍為出衆一點的演員，他們的基本金，就是幾部外國影片，所以他們演起強盜來，就是歐化強盜，演起情人來，就是歐化情人，並且都是半生不熟的歐化，次一等的角色，更叫人發笑，他們的動作，完全像提線戲台上的傀儡。試問我國辦事的人物，那裏有這種勇敢的精神，走遍全國，去物色天才的演員呢。他們又那裏知道物色呢，恐怕眼前的材料，他們也看不出來，就是看出來了，也無心去羅致。

不出別的法子來表示，對於探探地點 Location 和佈景上的知識，只有零度。
 第三缺乏技師。這一段用不着多說。他們所雇用的攝影技師，恐怕連聚光點 Focus 也對不準，光線如何，那更是「不知道。」其餘的



(四其) 態醜之人國中上幕銀



(五其) 態醜之人國中上幕銀

佈景，建築，和其他種種技師，只拿幾個無識的工人來代替，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第四缺乏編劇家。這一段說起來，話又長了。橫直我們暫且還討論不到這上頭來。還是少說幾句罷。

總而言之，就以上的各點看來，就知道我國影片事業，現在的位置。至於將來能有進步與否，我們只要拿以上的各條來分析一下，也就可預測一點。然而我這些廢話中，並沒含着悲觀的成分。就是美國剛起首想製影片的時候，也有同樣的毛病；日本呢，更不用說。不過他們求進的心極濃，研究的精神極熱，所以他們的進步極快。我希望我國的人，也有他們同一的研究精神和求進心，那就好了。廢話太多，就此結束罷。希望第二次有機會，再來討論一下。

(完)

影界明星 華雷傳略

修士



Wallace Reid
雷 華



子 其 與 雷 華

華雷 Wallace Reid 死了還沒多久，各種影戲雜誌，至少也有一兩篇追弔的文字。他的長處，除了扮演影戲的天才外，還有一股熱血喜歡扶貧助弱，專門做些俠義的事情。因此他死了之後，凡知道他名字的人，無不悲歎。

他所演製的名片也不算少，無一種不受人歡迎。可惜在「重見光明」The Birth of a Nation 中，他只扮演了一個無名的鐵匠，



右圖爲 Joan the Woman 中的一張



上圖爲 "The Dictator" 中的一張。左圖爲 Clarence。



——很短的一段。雖是如此，這一段常常映在個個觀者的心中，很難消滅。他所扮演的這個鐵匠，是一個俠義男兒，一個忠心愛國的國民。華雷雖然死了，他所扮演的這個鐵匠，雖然也立刻給人用手槍打死了，但這種印象，是永遠不會磨滅的。

華雷生在美國米瑣利省，父親是一個劇本家，母親是一位很著名女伶。華雷四歲的時候，就

同着父母，登台演劇。十歲進學堂讀書，數年後改進陸軍中學。他的性質，喜歡研究化學，尤其喜歡研究文學，想用文學作他終身的職業；只是他父親不應允，於是進了影戲界。他對於影界供獻了不少的計劃發明，到如今還保存着效用。他不但酷嗜音樂，並且擅長運動和馳車。他一生所行的善事極多，得他幫助的人實在不少。他極其慷慨，凡是同人，或不相識的人，向他借貸，他無不樂允。不但金錢上如此，就是精



並樂音、嘴、不、雷、且、長、運、動、和、聽、車。



上圖為Peter Ibbets: 中的一張



化學試驗室中

神上的犧牲，也是如此。他又最喜歡買新奇的東西，有許多東西他買了來，放在自己房子裏，幾年不會用過一次。因此他死後，毫無遺產，喜得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影戲明星，尙能維持一切。

同事的人極其愛他。有時候他有私事，不能到場扮演，司電機的人，情願將電機弄壞慢慢修理，免得經理斥責華雷。華雷死的時候，他的兒子纔五歲。他扮演影戲的時候，他的兒子，在房中同他玩笑，他也竭力的應酬。毫不冷落他。他常常抱着小華雷對朋友說：「這是將來的明星。」

他所攝演的影片極多。最令人注意的，那時候還少有女演員，導演的人竟分咐他扮演女人；他雖然有些不願意，至終却遵從這命



Joan the Woman

纔三十歲。影界的人都同聲嘆息，說影界的明星又落了一顆。他的夫人，現在又從事扮演電影，後來有機會，當再介紹。



華雷待麗納 Lila Leo 如
同自己的姊妹一樣



華雷在學堂中演劇的神情

令而實行了。所扮的女人，乃法國的貞阿克 Joan of Arc，這部片子名「法國女傑」Join the Woman。這部片子，十分受人歡迎。其他最出名的片子，有 To Have and to Hold Peter Ibbelton Clarence。參讀「不速之客」Nice People，等等最後的一部片子名為「三十日」Thirty Day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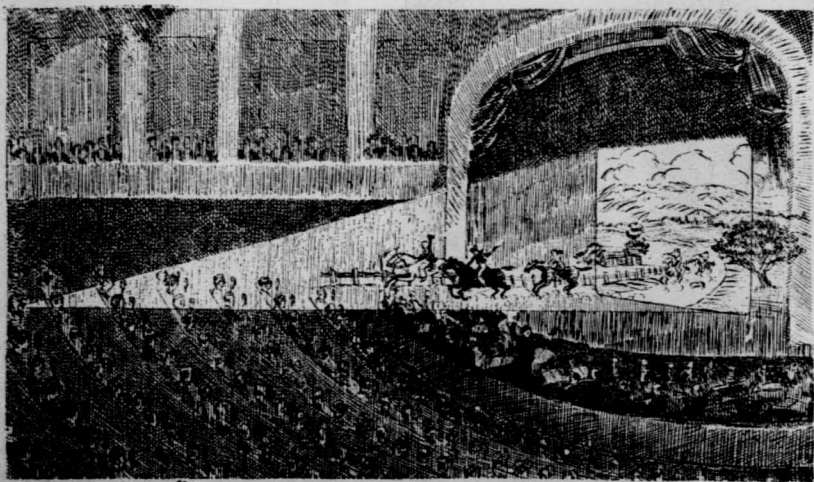
華雷的相貌，極其英俊，膂力極大，生於一八九二年，死於一九二二年。死時

影界新發明

下圖是甘氏新發明的一種影戲鏡，名「Televiow」。人從這鏡中，看着銀幕上的人物，如同真人跑到自己面前來了一樣。參看下面第二圖。



發明家甘新氏



個長人，就挑着了。他漸漸發生興味；公司的導演員覺得他確有扮演的天才，便定了長期合同。右邊的這張圖，乃神仙故事中的一片。這部片子到中國來過；在上海演過兩次。（完）



影界的長人

影界最長的人名 Jack Earle，長七尺三寸。以前他在馬戲班中，對於影戲，並無興味。後來百代滑稽片的神仙笑片 Jack and The Kamsstalk 中，缺少一

婦女雜誌第十卷「紀念號」特別徵文

今後十年內的中國婦女

本誌出版以來，一眨眼不覺十年了。本社同人及本誌的一般讀者，都以為照例須有紀念的必要，所以決定把民國十三年第十卷第一號作為「紀念號」的特刊。但同人的愚見，以為我們與其對於過去為無聊的回顧，不如對於將來作進展的希冀；與其對於從前懷悵惘的眷戀，不如對於今後立切實的計畫。在今後十年以內，一切婦女團體及婦女主義者，對於阻礙婦女發展前途的舊習慣舊束縛，應該取怎樣的作戰計畫來破壞他剷除他；對於樹立婦女獨立基礎的新制度新建設，應該取怎樣的進取方針來扶植他實現他？這都是大家所應該共同策畫，切實討論的。因此，我們定「紀念號」徵文標題為「今後十年內的中國婦女」，希望海內外關心婦女問題的諸君，各籌長策，共抒偉論，或統籌全局，或專重一端，不限一題（例如策教育的可題為「今後十年內的中國婦女教育」，論參政的可題為「今後十年內的中國婦女參政運動」）不拘一格（或用討論實際的論文體裁，或用描寫理想的小說體裁，為婦女運動者作指導的南針，為全體婦女界謀未來的幸福，或者於民族進化，社會發展，不無裨益罷？徵文略例如左：

(一)字數 二千字至六千字為限。

(二)期限 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截止。

(三)報酬 概用現金，特別從豐。

婦女雜誌社啓



第 四 卷
小 說 世
) 特

銀幕上的藝術

不勞而獲

僑民

落葉

歸去來辭

淒涼的夜

兩樁大事

俘虜

最後的安慰

風雨之中

二個崇拜小說家者

祖國

萬能術

吳石偈

快樂人

快樂之敵

險的循環

編者 指巖(遺稿)

史越

西神

林履彬

楊小仲

碎玉

達觀

何心冷

顧訓賢

張舍我

錢唐邨

卓呆

黃寶虹

靜影女士

無我女士

程小青

▶ 本期附贈民衆

敬告讀者

本期本來想出國慶特刊。但來稿少有愛國的小說。若勉強徵求國慶的稿件。恐無佳作。所以我們只得將平日收積的愛國小說。登在這一期中。應景。不過像我們國中。今年這種情形。這個國慶日。簡直可哭。還有什麼可慶祝的呢。

R
810.5
598.5
2



第一 期 錄 目 界 號

誤

神之魔力

！

遺民

怎樣纔能補救這個缺點

狗的階級

十五年

受教育的青年的一日

西方釋夢錄

化爲烏有

琴譜說明

租界

古香室諺語考

野人記

柳宗元的小說文學

十五年 (續)

◀ 本 小 一 學 文

本期封面題名「希望」希望將我們這面國旗插在神州的高峯上。永遠飄揚。特製插圖爲費曉樓仕女之一種。又兩色插圖一張。題名「秋江撒網。」

江顯之

李伊涼

沁蘭

伯玄

戴鮮仙

少芹

夏時

龔楚書

張碧梧

蔣春木

林履彬

勁風

章梅魂

胡憲生

胡寄塵

省各。海上

售發館書印務商



新到大批
獨家廉價

刀剃安平利吉

售祇種一製金盒有
半角七元二

■ 鏡相照 ■

品用屬附切一及

售發有均品出廠各列下

美國 Thornton Pickard 公司

美國 Anso 公司

美國 Eastman Kodak 公司

德國 伊卡公司

本館獨家經理



本館向美國
Waterman 廠
自來水筆
兩種特別精
製廉價發售

▲ Republic (民國牌) 每枝三元
▲ Citizen (公民牌) 每枝二元
此外如 Waterman, Conklin 等廠
自來水筆以及各牌活動鉛筆本館
均有發售

C. P. C. S.

閣下不是有志求學而苦無入校的機會嗎

請即日加入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商業科

算學科

英文科

國語科

改卷詳明瞭

講義豐富精審

教員均係專家

現有學員一萬三千人

▲國語科南翔朱允宗君來書

貴社編輯的講義真是研究國語的指南誠講義上附有問題使學者的興趣更加幾倍答案的批改真可說盡心盡力一點也不苟且不達到精當的地位不能

▲英文科漢口黃耀傳君來書

傳自報名入貴社英文科後蒙諸先生教誨獲益良多以此肄習不及一年竟能考取稅關而名列第三此皆貴社講義註釋周詳及教員教授有方之力也

▲算學科上海孟錦帆君來書

貴社算學科講義編纂得法註釋明晰各教員改卷答問又非常詳細鄙人修畢算學科第一級後對於普通簿記之算法已能一目了然從前係充上海總會買辦間之收帳員今已擢充副買辦之職而薪水亦較前增加矣

◀ 各科均有簡章函索即寄 ▶

上海馬路盤棋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或各分館

報名處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社址

若持鏡自照便知

閣下之貴體應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也

閣下持鏡自照便知形容如何是容顏喜樂面龐豐富壯滿眼目黑白分明或形容憔悴面色黃萎眼黑陷唇白少血肌肉消瘦若自觀之下有以上病容則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正是合用係絕對良方開下可使精神復原正如湖南長沙華麗公司經理顧佑文先生之得獲全愈也顧君來函云余前任蘇皖二省前春任河南浙川縣李官橋分局兼在總局充當各分局總稽查職務公事浩繁操勞過余遂致心血虧損筋孱弱記性不敏食不甘味寢不成眠延請中外醫士診治非但毫無功效反致肺部失調遂致咳嗽吐血夜驚



顧佑文君患腰痛咳嗽吐血等症

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治愈

亦見康健迨服完續購半打服之居然各症盡釋精神復原而身體更加強健眠食亦更歡舒使數且霍然皆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效也感激之餘無以為報特贅數語聊表微忱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一寄購丸之功力不分男女均可服用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或尊夫人有病身體軟弱來函索取忠告婦女一本可也原班郵送不取分文

衛生小書奉送

如閣下貴體遠和或身體虛弱常須一寄本可也

4186(1)



不勞而獲

指嚴



顏如簧之先。不知何許人。但知他八九歲時。便流落上海。

行得過。

東彝西撞。吃一頓沒一頓。伊雖有三位令兄。却並不肯收留伊一餐半宿。伊沒奈何。長到熟識的戚串家。或同鄉朋友家裏。徘徊觀望。想弄些殘杯冷炙。飽飽肚皮。或叨借一兩角銀洋。油油嘴臉。身上是不必說了。但他腳上的一雙頭穿底落的鞋兒。便知道他是瀟三的老弟。乞丐的令兄了。但是他的脾氣很大。却不因貧窮而喪失。何以呢。他如借到了銀錢。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頭上腳上修飾起來。潑拉帽雖然是舊貨攤上買來的。緞幫鞋兒雖然關店貨便宜得來的。却也照上海人說。『像煞有介事。』做了幾天蹩腳少爺。心窩兒方才快活。豈知眨眨眼又是本相畢露了。自從十六歲直到十九歲。都是這樣度日。倒也虧他數

到了十九歲上。顏如簧居然得了一個小機會。只因有一位遠親費某。在某報館充當主筆。并在某公司兼充文書。薪俸入款。尙稱豐足。如簧忽然想到這位好好先生。若去軟求乞化。好歹總得撈着幾文。便修飾了樸素不華的衣冠。練習了誠懇不浮的談話。只要能够打動這位好好先生。別的都不管他。這原是一一種特別本領。猜定好好先生的心理。當下好好先生見了他。果然不比別人。並十分拒絕。却問起兄弟間的情狀。如簧曉得機會到了。便裝着悽苦不堪的態度。而且輕輕說了他三位令兄的壞話。恰到好處。好好先生不勝感慨。就歎口氣道。如今人心涼薄。如何同胞嫡親親的兄弟。這樣不肯照顧。如簧乘

勢作態。幾乎吊下淚來。好好先生看他一種足將進而趨起。口欲言而囁嚅的情景。自然打動可憐的念頭。隨口說道。你還願意讀書求學嗎。如簧道。這是小子的志願。可惜沒人助我學費罷了。倘然微天之幸。得些助力。小子自當加倍用功。力圖上進。這一來真是小子的再生父母了。好好先生見他說得真切。便道。你真想讀書求學嗎。那末某處商科學校。是我的朋友做校長。介紹你去讀書。一定成功的。而且可以設法。弄個半費。只要你肯用功。到了畢業以後。怕不能在商界裏混飯吃。如簧聽了。想這話雖說和今天的來意不對。遠水不救近火。只是得了路兒。正好常常到這裏設法。豈不是一個長主顧嗎。便裝着懇懇切切的樣兒回答道。這真是小子的幸福。便請老長親快些接洽。小子感激不盡。說罷。要想跪下的樣兒。好好先生一把拉住。不要多禮。我們商量辦法。我實是看你青年有志面上。不忍聽你流落。其實我那裏有錢。幫人家的忙呢。既然你肯學好。明天就去報名。我曉得你沒有零用。

現在且先拿一塊錢去。過後你得取進了商學堂。你們兄弟或者慢慢兒看重你。給你些學費。也未可知。如簧這時見了銀錢。真正引起感激涕零的狀態來了。當下恭恭敬敬的說聲多謝。時光已是吃飯時候。好好先生留他吃了飯。又叮囑他許多用功的話。他一一承認。談了些時。好好先生要出去辦公。如簧本來乖覺。況且撈着了一塊錢。飽着肚皮。正好去出他的起碼風頭。自然就此告辭了。如簧出了好好先生的門。心裏忖着。我那裏讀慣撈什子的書。怎奈這老頭兒呆頭呆腦。給人家塊把錢。吃些家常飯。便說許多瘋話。老實不客氣。且待我少爺游戲場裏去頑一下。再吃頓廣東宵夜。天蟾舞臺看看邊角戲。這塊錢用完了再說。正高興走到馬路上。忽然轉個念頭道。阿呀。不對。我時常聽見那班學生。成羣結黨的在馬路上頑耍。什麼吃咧穿咧。看戲咧。游戲場咧。好不風頭。可見讀書求學。也都是有名無實的。我要騙老頭兒的錢。何不將計就計。只說讀書用功。時常問他要些費用。倒是絕好一個題。

目。倘若不依他去報名。只怕第二次再要開口。就艱難了。唉。我也只好用些苦肉計。且去嘗嘗學生的滋味。再作道理。當下便依着好好先生的話。去尋那學堂所在。不多時。尋到了。問起招考章程。須先繳了報名費一圓。如簧述明來由。那校長說。你去取了好好先生一封書來。便可暫不繳費。待開課時一并繳清。如簧大喜應允。一天逍遙無話。到了次日。再找好好先生。只說自己衣服不完。須略略端整。所以報名費還沒繳上。但待你老先生寫一信。就可作數。騰出兩塊錢來。置備鋪蓋筆墨最好。好好先生聽他說得入情入理。果然代他設法。什麼報館裏一篇文章。可得酬金五圓。你去取着用罷。至於報名。我可代你寫信。暫免繳費。如簧聽了。滿心歡喜。暗想此策馬到成功。生平沒有五塊錢的鈔票。放在身旁。如今可是時來運來了。當下往報館裏取了錢。就去買了一身衣服。又攬上一床被囊。可憐五塊錢那裏經用。早已告個罄盡。好好先生倒又加上三塊錢。勉強送如簧進了學堂。應繳學費。好好先生親自

去情商。按月陸續攤付。歸自己擔任。方才把如簧安放妥當。

如簧本來沒有進過學堂。初次登堂。自然鬧了許多笑話。幸虧他生性乖覺。半月以後。也慢慢地從形式上敷衍過去。只是他慣做不羈之馬。如今有了管束。豈不難堪。從來說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校裏自有些滑頭學生。和如簧要好起來。暗地裏跟着他們頑耍曠課。後來被監學查明。報告了好好先生。先生叫如簧家去。着實訓斥一番。如簧從此收斂了些些。你道如簧真能改過嗎。只因如簧生性有兩種能力。故而品性雖屬下流。表面上却很可欺人。是那種呢。一種是媚富主義。一種是盜名主義。說也奇怪。這兩主義他竟是不學而能的。他在同學裏面。有錢有勢的被他打聽着了。加意巴結。所以金錢世界的眼光。私說他是志向上的。至於他在學堂裏面。上課時聽講。也很能正顏分色。像煞專心的很。實在心裏不曉得想着什麼。下課時與人談論。也是如此。搭着架子。一副正經面孔。訂地

裏却是無所不爲。所以反對他的人。贈他一個渾號。叫做雙料紙老虎。

如簧仗着好好先生的庇護。居然從小窩三資格。一躍而爲商科中學生。雖未得有何等位置。然而長與富商子弟。結交往來。自以爲榮耀已極。眼光裏便有些看不起好好先生。只因毛羽未豐。還賴好好先生的補助費。供自己使用。所以一面敷衍。一面又去打動他的令兄。也好借此多些補助費。俗語道。從來世態炎涼。如今如簧進了商校。同學裏面。有些富貴子弟。說起他的名姓。傳到那令兄耳朵裏去。意思就有些活動起來。如簧何等乖覺。故意到令兄那裏去走動走動。看看風色。他令兄果然說長說短。問起學堂裏的情形。如簧把好好先生的補助一層。完全瞞過。只說自己如何苦力支持。如何想盡方法。始有今日。令兄信以爲真。不免天良發現。擠出些油水來。敷衍面子。如簧暗暗地得意。從此兩面騙錢。又仗着學生的幌子。到處吹牛。居然把從前搵三的行徑。輕輕掩蓋過了。

光陰易過。如簧進了學堂。在兩年半上頭。又因好好先生代他說項。縮短了半年功課。特許畢業。但是一個人從來學時期。遞進謀生時期。便是最難通過的關鍵。只因學生牌子大了。小店鋪裏容他不下。大公司大機關那裏有許多地位。兼容幷包。況且沒有勢力情面。也不容易進身的。所以如簧畢了業。要想謀一樁如意的事兒。倒是一個最難問題了。他令兄是頂勢利的。全要看別人風色。他說你們同學都是富商大賈的子弟。什麼康白度咧。大班咧。大副咧。不是父兄。就是親戚。不去和他們商量。我那裏有路道介紹你。幾句話開發得如簧頓口無言了。當下如簧又是東奔西撞。沒有在學堂裏時候的取求任意。也沒有騙錢的幌子。如何過得去呢。最後一着。惟有仍舊去投奔好好先生。請他設法。好好先生真是要好。他這兩年半裏頭。所津貼如簧的錢。也着實不少了。到了如今畢業。先生的責任。好算盡過了。那謀生的方法。當然要由他們令兄和他自己擔些責任。那裏還有再向先生糾纏的道理。然而

不然。好好先生並不動氣。只說這小孩子沒有路兒。如何是好。但恨自己權力微薄。沒有好的事情引薦他。萬不得已。就在某書局充當練習生罷。六塊錢一月的薪俸。也勝於在馬路上游蕩。而且有膳有宿。比較的還算不差。如簧破題兒第一遭有人請教他。却也非常高興。心裏似乎有些感激好好先生。但是這種感激。猶如煙雲過眼。只消略經變幻。便遺忘得無影無蹤了。從此如簧就了書局生涯。度過半年。

運去黃金失色。時來白鐵生光。如簧的白鐵。還沒有到那時候。非但沒有生光。且如廢銅爛鐵。動輒被人拋棄。某書局忽行減政主義。實行裁撤冗員。如簧職司騰寫。並沒有重要事兒。當然在被裁之列。從此好好先生的恩惠。已告終結。如簧雖去告苦幾次。好好先生說。今已山窮水盡。可是不再沒法想了。相對無言。愁歎而已。如簧不但不原諒好好先生。反而心著實怨恨他。他說我好好的可以謀一件洋行或銀行的寫意事兒。偏遇着這曲辯子。硬叫我去

讀什麼書。進什麼學堂。夢想什麼出身。將來什麼好處。如今弄得文不文。武不武。連一個小小練習生。都當得不穩。可見讀書求學。是頂靠不住的。最可笑的這曲辯子把戲做完了。便把我推在門外。倒說山窮水盡的話。咦。我願如簧上你的當。也上得不小。青年黃金時間。被你奪去三年。還說你是我的恩人。如今別再和你爭論。但看我願如簧離了你。能夠有飯吃沒有。能夠發財沒有。我把撈什子的商科書燒掉。把筆墨抄寫的傢伙甩掉。從此再不沾染你們曲辯子的酸氣。看我發財不發財。吃大飯不吃大飯。願如簧一面想。一面去找一位同學。那同學是洋行大班的親戚。脾氣倒也和如簧很談得來。只有些瞧不起如簧是個窮鬼罷了。好在如簧拍馬的工夫。是天然一等。不學而能的。無論什麼富貴氣。他都能笑臉承受着。非但不動氣。而且心服情願的巴結他。只要他肯眼角兒捐他一下。口風兒關他一句。他就屁滾尿流。榮幸的了不得。所以一般人看他能够湊趣。便贊他很能幹。很有鑒貌辨色的才

具。那位同學的父兄。什麼經理。什麼董事。倒都被他認識上了。雖然不把他放在心上。却也不討厭他。因此他就施展手段。趁勢聯絡起來。不知如何被他鬼混。居然混着洋行裏的跑街。雖然薪水不多。却很可以撈些三等場面。如簧又是善搭架子。慣起空中樓閣的。把他三等場面。橫撈起頭等二等場面來。倒也慢慢裏揣摩風氣。口出大言。所謂「像煞有介事」的闊綽氣派。十分中得了七八分。又被他令兄看在眼里。有一搭沒一搭。居然承認他是好兄弟。事有湊巧。當下有一位小富翁。看中了如簧是有出息的家裏正有個女兒。要擇東牀之選。本來如簧的令兄。認識這位小富翁的。便有人做好做歹。兩下媒妁說合。成就婚姻之約。此番令兄却比前不同。加二起勁。代如簧籌款。承辦喜事。那鋪張瑣屑的場面。自不必說。如簧從此夫榮妻貴。又是一番氣象了。

運動呂某開一井洋行。或撈些資本。獨做一宗買賣。空的大生意。呂某怕他年輕。還有些不放心。只勸他不必性急。豈知如簧主意已定。眼光射准岳父身上。請願辭歇生意。等他發落。只說跑街生意。沒有發展。不應該我們去幹的。呂某却因女兒一家關係。不能坐視。一面津貼他的吃用。一面叫如簧到天津去。幫着自己辦事。如簧暗暗贊自己妙計已售。便放出手段來。到處招搖交結。或宕或欠。或移挪往來。都借呂某名義。後來呂某查悉情形。向如簧盤問。如簧只說家用不敷。丈人如格外原諒。還是稍給資本。使我回上海獨立營業。界限既已分清。又好嘗試艱難。決不負丈人委任。呂某聽他言亦有理。且曉得他手筆甚大。不肯寄人籬下。便撥出兩千塊錢。叫如簧回到上海。自由營業。只要不虧本錢。其餘悉聽調度。不加干涉。如簧大喜過望。連夜趕回上海。把呂某所給的本錢。和他在天津作弊乾沒的銀錢。又向各處張羅。湊足五千塊錢。開一片小金店。兼做證券買賣。從此顏如簧居然列入上海方面

體面商人的隊裏了。

如簧自幼至長。專以掉鎗花得步進步。他就認定發財的祕訣。全在一個虛字。倘能播弄玄虛。自然黃金奔赴腕底。倘一老實。便無事可做。這是他抱定的宗旨。這當兒也有時遇見好好先生費某。却已昂頭天外。趾高氣揚。好好先生雖然窮困。却也不肯仰面求人。所以兩人足迹久疎。有一天。好好先生病了許久。他的妻子。曉得從前助給如簧的學費。又曾和如簧的妻子見過。便想到如簧的家裏去。借些銀錢度日。如簧的妻子。爲人倒還忠厚。只說這是極應該的。但是如簧局面狹小。支持不易。實在拿不出錢來。並非拋棄舊情。如今我來勉強二三十圓罷。這話婉轉勸聽。好好師母沒法扳駁他。只得客氣稱謝而回。好好先生還說何必去多累他們。豈知如簧却爲此和他妻子吵鬧。他說你有錢借給人家。你自己擔任。我却絲毫不管。況且把錢借給這樣窮鬼。不是糟了嗎。還有收回的日子嗎。呂氏略加分辯。說人家有恩於你。這點點那能不應酬呢。

如簧不聽猶可。一聽便大發脾氣。說呂氏出言無狀。什麼恩不恩呢。你何得輕聽旁人之言。把這話來欺負我。你瞧不起丈夫。便是瞧不起自己。一場搗亂。呂氏頓口無言。剛是產後。不覺因氣成病。如簧因他秉心忠直。和自己宗旨不合。就置之度外。不甚睬他。可憐呂氏遇人不淑。遂致一病身亡。

如簧起初靠他岳家發跡。把妻子呂氏。奉承得甚麼似的。如今何以忽然這樣勢利。把呂氏不放在眼裏。病了死了。毫不覺得傷感呢。一來因丈人峯呂某。來滙查賬。指出弊病。着實搶白了幾句。如簧早已預備。把自己作弊所得的錢。還了呂某。原是呂某自願歸本無利。也沒話說。二來如簧做投機事業。運氣大好。着實多了幾文。便花天酒地的揮霍起來。古人道。飽暖思淫。這話是不错的。如簧有的是錢。便嫌呂氏醜陋。又嫌其性情忠直。不會巴結。因此看了堂子裏一個騷大姐。代他借小房子。買傢伙。好不起勁。所以把呂氏拋在九霄雲外了。口口聲聲。都是給呂氏下

不去。呂氏又沒親生之母。所以一氣成病。一病不起。呂氏既死。如簧自然格外逍遙。和那騷大姐快活度日。從此把他岳父呂某。也不瞧在眼裏。就和好好先生一樣。反把他向不照顧的令兄。居然和好起來。兄弟和睦。自然是最好的事情。只是如簧的三位令兄。却因吹牛拍馬。性情相合。而且通同作弊。別有關係。所以忽而和好。忽而倒戈。並不是真心契合的呀。

左傳上有句話。叫做「天殆富淫人」。如今看起來。却是不錯的。但看社會上人物。越是浮浪油滑。越是容易發財。上海的大富翁。多半是行爲不堪聞問的。只愁命運不通。不愁極惡窮兇。如簧這樣的行爲。偏生天保佑他。一步步的順利。幾年裏頭。投機事業順手。便到處投資入股。一面又施展他的運動手腕。於是經理咧。董事咧。理事咧。位置也擠得高高的。而且兼收並蓄。熱鬧闊綽的了不得。事有湊巧。上海又忽然鬧起交易所熱潮來。這是如簧所最信仰的一種事業。如何肯輕輕放過。果然不上兩月。便撈了幾

十萬的利益金。從此氣象光昌。昨日今朝。又大不同了。進摩托卡。稱呼大老爺。小公館幾十家。誰也不曉得他是。一個癩三碼子的前排。當下如簧的氣燄薰天。這還了得。於是有人說他還沒有續絃。便把個天字第一號紳士的女兒。給他做媒。也不管他姘頭多少。相好幾個。只取他做了黃金滾滾的天富星。將來定是執掌財權的財神太太。所以紳士滿口應允。

「有了千錢想萬錢。皇帝老兒想登仙。」如簧本是癩三出身。憑空掉個搶花。却被他一步步的得利。真是百發百中。他看得世上的事業。太容易了。又看得自己的幸運。沒有窮竭。所以仗着他盲人瞎馬的勇氣。東奔西撞。招搖欺詐。把進一層的眼光評論起來。實在還是他十九歲時候做小癩三的本領。不過加些色彩做工罷了。人家都說他不費精力。不花本錢。安然做了富翁。其實他一天到夜也很忙碌。從早上說起。須到十一點鐘起身。吃些點心。有時出去拜客。有時送迎闊人。或到銀行裏一走。便回去吃飯。

飯後休息，須至三點鐘後。方到公司或金店裏。五點鐘後到交易市場。當夜市熱鬧時候。直到一點鐘。方才回到小公館。或有花酒酬應。九點鐘後便離市場。倘又通夜麻雀。便不回小公館了。如此混了兩月。又抽上了鴉片煙。從此便須天明方睡。下午過四點鐘。方才出小公館的門。煙癮越拖越大。時光便覺越過越短。發財的機會。也就越碰越少了。從前每做一種投機事業。沒有不得手的。如今却段段節節的失敗。這也叫事有湊巧。偏生如簧的地位加高。那時機也就落下了。從來說。「嫖賭逍遙吃鴉片。件件齊

全賽神仙。」如簧的賽神仙。果然不知不覺了。交易所的風潮。大起大落。原是上海商界的劫運。並不是如簧個人的關係。只可惜如簧一帆風順。從十九歲到三十四歲。十五年裏頭。沒有一步不是走的順路。如今不幸被這個大風潮。一捲便倒。阿呀呀——豁琅甸通。幾十萬的利息。半天功夫。就此斷送。如簧還要硬撐場面。瞞着人家。依舊擺他的臭架子。無奈支持不住。銀行倒。公司閉。大老完。癩三繼。好好先生聞而歎道。不勞而獲。悖入悖出。尙有天道。榮枯咫尺。

海門雋語

慷慨爲公正之花。(霍爽 Hawthorne)

惟愚人與死者。永不改變其意見。(羅偉爾 Lowell)

抑首念易。殉衆欲難。(法蘭克林 Franklin)

黃正銘
嚴雅惠 選譯

萬國儲蓄會的通告

有人道、這一粒穀種了下去、須俟幾個月後、方能成稻生穀、這不是太長久麼、而且每年要種、不能一種之後、年年生穀、這不是太煩勞麼、倒不如種果子樹、一種之後、年年可生果子、無須二次費力、但是種樹生果、須時更久、斷不是兩年三年能成功的、這不是更要長久麼、如此存心的人、無異儲蓄之後、既嫌月月付款太煩、又嫌還本之期太遠、殊不知世上的事、倘要腳踏實地、無一不要費許多的勤力、歷許多的時日、然後方有真確的利益、豈能真有效果的、儲蓄的人、苟能明白此理、自然應向萬國儲蓄會儲蓄了、萬國儲蓄會的章程、全會每月儲款十二元、期滿還本二千元、半會每月儲款六元、期滿還本一千元、四分之一會、每月儲款三元、期滿還本五百元、都有紅利照加、每月還有開獎的希望、特獎一項、全會可得一萬九千多元、頭二三四等獎、各有十九個、小獎尚不計在內、欲知詳細章程、可向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七號萬國儲蓄會索取、便可明白一切了、



僑民

史越

清晨我從木莓田裏走，見有一人坐在樹下，呻聲重促，後來僅是喘氣了。身上淺灰色的夾坎肩，也被喘動了。年紀在三十上下，頭後僅有幾根蠶黃的毛髮，顯出明晃晃的頂蓋，兩眼微微垂閉，從遠看着，活像頭上帶了一塊高度受光的金屬版，在那裏攝映思想呢。

林花靜悄悄的不斷在他頭上落，幾個青蛙也在面前亂跳，他覺得坐不安穩了。攀着樹枝纔離手緩走幾步，便被石子拌倒了。我於是向前把他扶起，手上還沾些青草氣息，他又整衣坐下，我便問

「你像有病麼？」

「是的，但病已多時，現在快好了。」

「你有職業嗎？」

「從前有職業」講着，便舉起青暗的眼光，向我看，請我稍坐一刻，我於是坐下，這時他嗓音，不像早先弱細，可被水田裏鶯聲蓋着了。他接續說我父親是一僑民，去年秋收好，於是高利借些錢，販了幾萬石米，到國外賣，那時我是同去的，因為有中國的朋友介紹，認識許多外國商人，那般商人和我父親很相得，不過承攬這米賣買的人，後來漸有詭譎圖利底舉動，却被父親發覺，他們於是對我父親，很敬恭，畏服了。那種誠信和善的外形，真叫人忘却他舊惡。不料我父親素有的心神耗弱病，這時病作了。那般商人，乘着機會隨便繳點價銀，把米一包……都抬去了。後來我纔曉得，就在法廷起訴。法廷以我是外國人當原告，要先供担保，我只得繳出幾張有價證券，但沒

有多時，我發生一件急需錢的事，因而忍氣，想撤銷那訴訟，取回擔保，恰巧那商人已經應訴了。結果雖是勝訴，但執行官吏，對他們同國的人，總有些偏袒，我想第二天

到法廷聲明抗議，忽一看月份牌，第二天正是他國慶祝休息的日子，這時雲陰得重呢。雷聲在遠方已是轟轟的響，我竟沒想到有雨，就跑到法廷，不想路中受了暴風雨，竟得瘋癱病了。我從前有病，我父親那真愛護，處處體貼我底心靈，差不多整日和我對着，沒有病的人，也是同樣羨慕，妬忌。可憐這時，我父在病中，那會知道我呼號疾苦。反晝夜在街上亂鑽，被警察所拘押了。但至今我還疑恨，為何不送到瘋人院看管，療治。最刺激人的，還有幾樁事。

我住的旅舍，臨在通衢，那市聲，車馬的鈴音，雖是不自然的和諧，早先尚覺有趣，病中着實刺耳了。房價同他們本國人一律，但他們頓頓吃飯，還有野味，我不過得幾個醉蟹，一盤馬鈴薯，粗糙等物，在那裏巡迴供給。我以為是欺我一人，跑到後院去問中國的朋友，也是一樣，這越發可慨呵。

一晚我口渴，呼喚人給點飲水，嗓子都喊破喊出沙聲了。那些茶役，裝着不睬，不想有個記帳的人，從前還是

某校國際學教授，跑在天井向茶役說，他是外國人，讓他渴死反清淨些。

我住在樓上，間壁住了一個貴族的老婦人，因愛這旅舍，左右望海，可以吐納朝夕底海景，也就終年以旅舍為家。每聽見我有呻聲，便派來幾個光燄凶凶的僕人，說些禁止，恫嚇話。連我房裏通他樓廊的一個小窗，多被伊堵塞了。伊何嘗不知道我不是時行病，却是伊樓下一間房，也住個病客，比我嘈雜得厲害，伊反憐惜他，反掏出許多金鈔，叫人給他醫養。但他是同國的人，我以為伊果真慈善，也決不會對我歧異了。後來聽伊呵責小孩子，出去上學，我都疑怕是對我要驅逐取締了。

那時我幸虧有一中國的朋友，代我醫好。於是常到公園散步。很費時，等得一把椅子坐，不想總有許多小兒，跑在椅邊捉草蟲，好不禮讓，把我推開，我剛找到一塊綠草平地，坐下了，不想又有些滾鐵圈的人，來打擾，還有淘氣的小孩，故意把鐵抓得嘶嘶的響，現在尚覺刺心呢。前幾天陰寒重的很，我身上又微麻木了。所以走到這里逛逛。但我和父親為米，雖多吃了虧，但仍是想努力生產，到國外商場縱橫呢。

(完)



落葉

西神

二泉九峯。爲吾邑名區勝地。實則唐人所云。山遠始爲客。九峯翠嶂。近在几案。山林城市。併爲一談。漸失其尊嚴氣象。山麓多製黃胖春泥者。紛紅駭綠。俗乃無匹。微特不能與天津人所製紅樓西廂中人物。如驂之靳。且視黃歇浦邊。有所謂普益習藝所者之出品。亦復瞠乎其後。鄉人故步自封。不知進取。聞業此者言。惠麓之士。潤澤經久。最宜塑像。有此天然美術品。不自愛惜。甘讓七十二沾丁字水畔人。以絕技鳴當世。山靈有知。亦且興慨。至若第二名泉。近依山趾。亦若人離落中物。達官饋贈。茶肆取攜。俗子僭夫。附庸風雅。肩挑甕汲。前邪後許。雖醴泉無源。長保在山。

之潔。而金吾不禁。有同鑿井之煩。以視中冷第一泉。深隱江底。得之愈艱。嗜之愈切。藐姑冰雪。咸有天上神人之想。不能不爲二泉發和光同塵之歎也。余每返家山。輒與此感。偶值朋輩招邀。策勳游事。必舍九峯二泉而至太湖之濱。扁舟一葉。往來雲水光中。七十二峯新翠。盈盈跌入酒杯之內。得意高歌。潛魚出聽。披襟當風。覺胸次塵俗。爲三萬六千頃明漪。洗滌淨盡。地既幽僻。舟車罕至。素心一二。快愜幽尋。近年以來。梅園新闢。萬頃重修。羣屐流連。亦多磨集於此。人云亦云。取快一時。非必明光山色。真能遠引高人之駕也。願有一處。人尚濟焉若忘。語其風景。則圓波

對鏡。遠軸團屏。略加點綴。且可駕金牛明聖而上之。蓋西子湖頭。濃抹淡妝。雅稱佳人題品。終未免如柳者卿詞。殘月曉風。只宜十七八女郎。紅牙按拍。此則雄奇秀麗。兼而有之。如蘇長公大江東去。儘消鐵板銅琶。有時細膩風光。只能唱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其地何在。卽與太湖毗連之五里湖是。鄉人謂范大夫扁舟載夷光入五湖。曾從此經過。地以人傳。故又名蠡湖。明神廟時。邑中顧高諸君子。以氣節爲東南首倡。東林講學。標舉清流。高忠憲攀龍卽卜居蠡湖之濱。遺址猶在。稱高子水居。邑志備載水居勝景。謂烟波深處。茅舍竹樓。書聲瑯瑯。時與漁唱榜歌相應答。明季紳權最重。忠憲以達官解組。勁節孤忠。聲華文物。可爲羣流所仰景。故湖中篙師漁父。當門曬網。繞屋停橈。水國炊烟。咸詣高先生問起居。忠憲讀書之餘。閒步湖隄。芒鞋草笠。列坐柳陰之下。桑麻話罷。理學清談。望洲漁笛。不啻家人骨肉。夜不閉戶。永免盜警。登樓一。樓外堤繞之。堤外舟繞之。舟外重山複水。山外有山。

水外有水。風帆沙鳥。蘆荻江楓。圖畫天然。雲林十萬圖。無此荷潤秀逸也。余每過蠡湖。輒涉遐想。遜清光緒末造。邑中名士。廓水居舊址而新之。額其樓曰可樓。余特駕畫樓。造樓遠眺。至則躡高數仞。將湖中風景。悉行屏蔽。時余方慘綠華年。蠟鳳堂中。騎龍竹外。慣作小兒游戲。因卸去白袷單衫。猿登畫檻。昂首遙睇。略見帆影橫窗。高出簷際。山眉一角。僅辨髻痕。同行諸君。年事較高者。憚於跳弄。則相與咨嗟太息。謂樓以可名。虛聲純盜。殊未見其可耳。余從窗下躍。就地作虎子跳。笑謂君等。何所見之不廣。天下事名實不符。抱負瑰琦者。未必便有憑籍。有憑籍者。又未必真有才地。無名英雄。指不勝屈。使我他日得少憑籍。有此勝地。華嚴樓閣。彈指湧現。或不令綠野平泉。笑人寂寂耳。座客報以大噓。僉曰次公狂妄哉。雖然。山水有靈。亦驚知己。如此五里湖者。猶得藉水居之名。一邀遊人杖屨。太湖之濱。勝迹繁多。茲有洛桑陵谷。並其名字。亦不掛邑人齒頰者。同爲無名之英雄。無名之中。亦尚有階級高下之分。

未盡可作平等觀也。因爲余言華藏之勝。華藏去邑西三十五里。古名青山。昔人紀勝者。謂山全面皆太湖。以湖爲沼。以山爲華。華者蓮華也。上下左右望。皆蓮華也。從上望。石如掌。蓮心隱隱。從下望。峯如筍。蓮瓣層層。從左右望。盤簇簇。半笑半含。蓮萼欲敷。蓮衣未褪。山勝在湖。湖勝亦在山。翠濤白浪中。時有青蓮一朵。搖風映日於其間。此世界。真天上。非人間矣。蓋蓮華之根。起自天目。山脈隱隱。左盤右拂。起銅官。落夫椒。東金闕。北毘陵。前武林。後瀛海。登華藏最高巔。盈盈一枝。脈分理析。人在花中。花浮天外。非身親其境者。不能得花之神理。卽亦不能知華藏之微妙。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佛云不可說。不可說。以華藏之妙。不可說。喻此五里湖中可樓之可說。真覺佛法高深。世之以一隅自域者。皆可作如是觀耳。華藏之麓。舊有宋太師張俊之墓。蓋紹興間。敕葬於此者。後從龍南渡。列名元勳。黨槍殺岳。千載下。姓氏猶留奇臭。乃青山埋骨。占此勝境。天下名山僧占多。論者猶爲不平。况如俊者。不且重辱

山谷。坏土長留。永爲湖山之玷乎。余聞友人言。心怦怦然動。急欲一覽華藏之勝。因笑語友人曰。不問許事。且食蛤蜊。吾輩志在游覽。那有閒情評量忠佞。且岳王墳下。棺賊猶存。睢陽廟中。賀蘭長跪。登眺之餘。偶資唾罵。亦正可藉澆塊磊。俾效尤者一寒。奸魄。追問其他。友人乃亦一笑而別。忽忽數年。余終未克償遊華藏之願。間以語里中人士。大都於梅園萬頃堂。龍頭渚等處。如數家珍。而於華藏之名。瞠目不能答。甚有疑余言之爲嚮壁虛造者。曩時語我之友人。復遠遊白山黑水間。蹤跡杳然。更無結伴同遊之日。余亦筆耕糊口。姓氏翳如。素絲在髮。紅葉驚秋。顧鏡策動。觀河皴面。無名之感。徒悵望山靈。灑一掬同情之淚而已。獨於五里湖畔。過從日密。蓋距湖十里。先人馬鬣之封在焉。松楸永慕。不能依時祭掃。必待夏秋之交。校中假期。始克奠椒醢酒。一慰霜露之思。至若清明上冢之時。灰飛蝴蝶。花落棠梨。則徒望雲致慨。撫齋然一樹白楊。輒深匏落飄蓬之感。追思可樓中一夕話。幾如隔世。非惟愧見先

人亦且愧對名山矣。今夏余復旋里掃墓。適友人漱紅生亦有事至山中。乃相約同行。途次過一殯宮。見有停柩宮中者。芻靈甲仗。儀從甚盛。黃腸一具。製以紗枋。髹以洗沙。典重高華。知長眠此中者。必爲朱門華轂中人。送殯之客。車馬如雲。大率自崖而返。獨飾車一輛。羃以素帛。車中人嚶嚶啜泣。其聲甚哀。久停不去。又知其必爲長眠者之眷屬。亂頭粗服。甫到中年。又可知長眠者必爲青年夭折之輩。余曰。傷哉。造物不仁。又生埋誰家一枝玉樹矣。北邙死別。南浦生離。以余觀之。世上可哀之事。殆莫過劉樊仙侶。於中道之頃。斂折瓶沉者。漱紅生曰。因子一言。吾乃陡憶一事。不記兩年以前。吾儕會葬此殯宮之旁。曾見濮語花女士送其夫戴蓮塘之喪來此乎。往日情形。抑何與今日不謀而合。傷哉蓮塘。與吾儕在學堂同學時。宛在目前。今且墓草再宿矣。余聞漱紅生語。腦海中乃亦如春潮驟漲。聯想及兩年前事。蓮塘本富家子。語花又爲女學界之時髦人物。似聞彼二人之婚約。屢經波折。終底於成。則以金

錢之力。終能戰勝愛神也。余與蓮塘素不甚接近。自旅食海上。音問益疎。不知其因何短折。但觀語花在殯宮時。憑棺一慟。泣血長號。若相如睨秦庭之壁。若曹娥尋江上之屍。奮身搏頸。誓以死殉。雖經多人阻止。梅花點額。已非類隨可醫。白紵征衫。留有猩紅盈握。一片深情。感動行路。使人自然增伉儷之重。家庭慘劇。殆莫過於此者。因叩漱紅生以蓮塘身世。益知漱紅生與蓮塘甚暱。不同余之落落也。漱紅生經余一問。遽易其詞鋒。而爲慘澹之容曰。婦女貞操問題。主張舊禮教者。等若帝天。研究新歐化者。又欲極端破壞。盡量攻擊。體無完膚。要之雙方各有理由。難爲偏激之論。環境不同。趨向自異。吾意吾人不必提倡各守貞操。亦不必強人打破貞操。其素性貞者。南山可改。此志不移。或對於其夫有特別之感情。或愛戀新難。不曳別枝。蟬翼。或報恩知己。寧辭王謝堂前。長作尋常百姓。此種人不必勗以大義。語以倫理。而我行我素。貞一不二。其在別一方面者。則高談人道主義。借學說以爲護符。假時會而

捫理窟去留任便。離合隨緣。情況各殊。貞於何有。故輕輕之愚。貞與不貞。乃繫於個人自身。亦即個人一己之自由。旁人無越俎干預之權。亦正可不必越俎干預。貞者自貞。不貞者自不貞。強執人我之見。使不貞者必出於貞。或貞者強使不貞。皆近於庸人自擾。於道一無是處。試以濮語花一人爲喻。可知余此言亦自有其顛撲不破之理由也。蓮塘生長純綺。初無純綺之習。綺羅隊裏。正如雞羣一鶴。其與語花發生戀愛。以獅子搏兔之全力。從情敵手中奏凱而歸。此中經過。可不必重行複述。結禱之後。蓮塘玉映語花冰清。一氣雙烟。允稱佳耦。世間情侶。往往有因經濟關係。致不能維持永久者。蓮塘則黃標紫標。耀首之鑽石。膏唇之花露。明珠纈眼。霧縠草身。只須玉鏡臺邊。語花一啓其瓠犀之齒。蓮塘如我佛慈悲。有求必應。故此一對春水紅鴛。正如漢宮中粉雕玉琢之璧人。略無些子瑕隙。詎月不常圓。花偏易落。一年甫過。酒進辛盤。鄉人習慣。屠蘇醉後。輒事手談。一擲千金。蓮塘固此中大手筆。戚友招邀。

遂更非蓮塘不歡。沉沉長夜。圍坐紅爐。三日不眠。病魔深入。語花稱藥量水。籲誠禱天。願以身代。而虎豹當關。九重深邃。語花方欲上窮碧落。下達黃泉。覓一鴻都道士。使作巫陽之叩關入告。蓮塘已以三日不汗死矣。雲霄比翼。遞爾分棲。足下但見語花在殯宮之內。痛不欲生。不知蓮塘奄忽以後。語花激於情感。誓與並命。吞金不死。服阿芙蓉膏不死。懸梁不死。以霜刃自刎不死。宵深影隻。夢覺衾單。抱月珠啼。語烟玉泣。幸家人防衛維周。不者。崩城杞婦。作誓穴共姜久矣。若以貞操論。貞亦至矣。足下試下一斷語。語花莫應受社會崇拜否。余曰。此一時血氣之衝動。未敢遽下武斷。若永永如此。則吾膝不輕爲人屈。爲語花故。一破成例。學米顛具袍笏爲石丈人低首可也。漱紅生笑曰。石不能言。袍還解語。足下且暫緩屈膝。俟吾畢陳其說。語花既不得身殉。乃料量蓮塘附身之具。維妙維周。衣冠含殮。細意熨貼。藏蛻之櫬。爲蓮塘魂魄所寄。幽宮永闕。必求一無遺憾。木值千金。云是陰沈名產。埋骨其中。千年不腐。

殆天然之埃及木乃伊也。雖遠速朽之義。差慰銘幽之願。髹工加漆。尤極精密。先以麻附細沙。外加以漆。間數日。以細磁陶器。磨治其漆。復以細沙夾麻。加於其上。層累而上。至無量數。外觀雖黯然無光。而沙深漆厚。間以麻布。遂與西人司門汀相似。永無剝蝕之虞。叩之穆然。中空而遠聞。非匏非革。淵淵作金石聲。名曰浣沙。一棺之費。足破中人之產十家。非大有力者不能爲也。不記曩日素車白馬之客。咸平章款賞。以謂得未曾有。撫摩擊節。若深羨蓮塘有此閨中人。爲治後事。龐然一棺。竟爲弔客視線談鋒之焦點。視今日新來之旅櫬。且遠駕其上。蓮塘有知。或且軒眉地下。然白雲蒼狗。變幻須臾。以語花昔日之深情。比今日之薄倖。長眠人正復不知將作何感想耳。余驚曰。語花再薰去耶。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語花亦善幻哉。漱紅生曰。境遇情遷。人性所同。特語花反覆之速。遠超庸俗。殆壓力愈甚者。反動力亦愈劇烈。物理學公例。固應爾爾耶。距蓮塘歿後數月。余婦翁不祿。亦寄厝此殯宮中。余舊地重來。忽

親故人棺上。積塵盈寸。雨脚如繩。隱隱作紋股痕。棺前方桌。上置木主。俯仆斜欹。燭鼻餘蠟。堆盤欲化。薰爐一折。其左足。與燭臺相撐持。幸而未仆。不者。墮地作虛空粉碎矣。觀此陳設。可知添香人一瓣心香。久久未親手澤。余詫問守宮人。戴家娘子。夙以賢明貞節著。胡爲久不存問。守宮人戚然曰。戴家娘子。易姓久矣。新官人美如冠玉。殆上海人。所謂小白臉者非耶。旋又易其語調曰。白臉云乎哉。質言之。拆白而已。可憐戴家娘子。乃受其顛倒播弄而不悟。數日前余往取停棺之費。戴家娘子慨然出金授余。惟屬余勿更言他。窺其意。似涉及戴家公子。卽是分其新官人之情愛也者。先生。今世界百度更新。離婚自由。再醮自由。事事公開。昌言不諱。然如戴家娘子曩日之多情。乃亦轉瞬若兩人。可見思潮感化力之偉大而神速矣。余聆之。不能爲一語之贊。惟覺晉人所云一棺附身。萬事都已。語絕透澈。少年血氣方剛。利時情感衝動。海立山崩。如挾雷霆萬鈞之力。當之者靡。逆之者碎。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

恭下土時。古人論定。必於蓋棺之後。有以哉。有以哉。語花女士。子所素譖。舉似吾子。其謂之何。余且行且思。思緒紛亂。久久不能尋得其端倪。俄而余兩人至山中矣。槐葉陰濃。松濤響冷。徘徊間。忽一葉墮余冠簷之上。漱紅生曰。山深候冷。已夏行秋令矣。余脫口應曰。涼暄一理。榮悴同時。

物競天演。互相感召。浮雲富貴。情愛空花。塵世因緣。一切均可作落葉觀耳。漱紅生默然。歸舟過五里湖。流水棲鴉。亦爲吾輩傷心人寫照。湖風頰面。涼透羅襟。雖在盛暑。乃似載得一船秋思歸也。

偏是
有病
的人
偏有
許多
打算



這個人像這樣的病在牀上，有有兩次了。這次已是第二次。兩次所患是同樣的病，但兩次病中的心境，大不相同。第一次病在牀上，想到若有不測，遺下妻子，一無所靠，真不得了。真是越想越急。百計打算，幸虧想出一條路來，有了希望，心寬病就好。愈後他就去保了壽險。所以此次病了，他心中並沒有作急的事情。但在打算好起來，要將這個好處，講給親戚朋友聽，請他們多到

華安合羣

保險公司

去保壽險

(上海北京路)

歸 去 來 辭 (凡六段) 林履彬



簡譜 C 4/4 3. 5 2 2 | 6. 5 5. 5 | 5 5 5- | 5. 6 1̇ 1̇ 1̇ 1̇ 1̇ 1̇ 2- |

工尺譜 工六尺尺五六六六六六六六五仕伋伋仕伋伋
 原譜 隄茅凶苟莖 莖凶苟莖 烏鴛莖 藕甸勻光莖 莖荷莖
 歸去來兮 田園將蕪 胡不歸 旣自以心爲形役



7 2 3 7. 6 | 5-5 3 | 5. 3 2 2 | 2 2 6- | 5 3 5 5- | 5 3 4 3. 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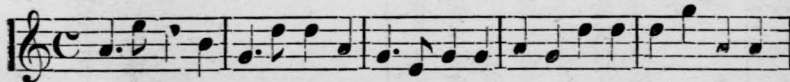
乙尺工乙五 六六工六工尺尺尺尺五 六工六六 六工凡工尺
 洵勻牽洵莖 莖鴛勻牽洵莖 莖荷也省 廛 藕莖 藕築弁池勻凶
 奚 惆 悵 而 獨 悲 悟 已 往 之 不 諫 知 來 者 之 可 追 識 迷 途 其



2-2- | 7 2 3 7. 6 | 5-5. 3 | 5. 3 2 2 | 2 2 6- | 5 3 5 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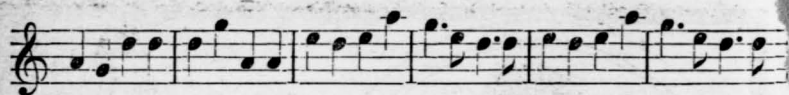
尺尺 乙尺工乙五 六六工 六工尺尺 尺尺五 六工六六
 荷莖洵勻牽洵勻莖 莖鴛勻牽洵莖 莖荷也省 廛 藕莖
 未遠 覺 今 是 而 昨 非 舟 搖 搖 以 輕 颺 風 飄 飄 而 吹 衣

二 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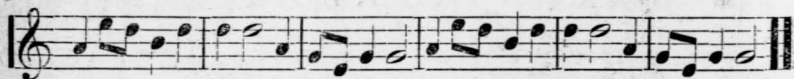
6. 3 1̇ 7 | 5. 1̇ 1̇ 6 | 5. 3 5 5 | 6 5 1̇ 1̇ 1̇ 5 6 6 |

工工尺乙六尺尺五 六工六六五六尺尺尺六五五
 鴛莖凶匹莖莖 莖也凶匹鴛莖 莖徑獨徑 鴛徑徑徑
 問 征 夫 以 前 路 恨 晨 光 之 熹 微 乃 瞻 衡 宇 載 欣 載 奔



6 5 2 2 | 2 5 6 6 | 3 2 3 6 | 5. 3 2. 2 | 3 2 3 6 | 5. 3 2. 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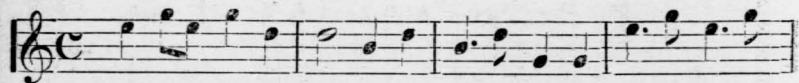
五六尺尺 尺六五五 工尺工五 六工尺尺 工尺工五 六工尺尺
 从匕斤乍 童僕歡迎 稚子候門 三徑就荒 松菊猶存 攜幼入室 有酒盈樽



6 3 2 7 2 | 2 2-6 | 5 3 5 5- | 6 3 2 7 2 | 2 2-6 | 5 3 5 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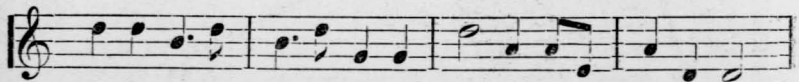
五工尺乙尺 尺尺五 六工六六 五工尺乙尺 尺尺五 六工六六
 獨比达匹獨 獨獨四 巨巨駕 从匕斤乍
 引靈騰以自 酌吟庭 柯以怡顏 倚南窗以寄傲 審容膝之易安

三 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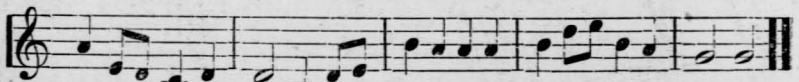
3 5 3 5 2 | 2- 7 2 | 7. 2 5 5 | 3. 3 3. 5 |

工六工六 尺尺乙尺 乙尺六六 工六工六
 勺旬勺旬 甸甸成 徑徑趣 甸甸雖 六六常 六六關 獨獨策 勺勺扶 勺勺老 勺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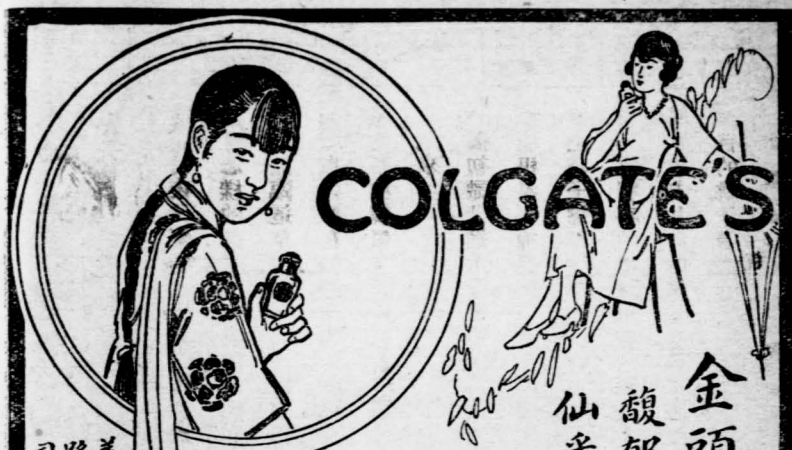
2 2 7. 2 | 7. 2 5 5 | 2- 6 6 3 | 6 2 2- |

尺尺乙尺 乙尺六六 尺五五 工尺尺尺
 甸甸獨獨 甸甸矯 甸甸首 而而退 觀觀 尺尺雲 尺尺無 心 尺尺以 尺尺出 尺尺岫



6 3 2 1 2 | 2- 7 2 3 | 7 6 6 6 | 7 2 3 7 6 | 5- 5- ||

五工尺上 尺尺乙尺 乙五五五 乙尺工乙 五六六
 獨獨達達 獨獨身 獨獨淘 獨獨將 獨獨入 獨獨孤 獨獨松 獨獨而 獨獨盤 獨獨桓



金頭香水

馥郁襲衣 日久不散
仙乎仙乎 人到香隨

本行備有樣品贈送如
荷函索請將下券裁
下填明姓名住址並附
郵票本埠二分外埠
六分由郵寄至總經
理或分經理處當即
將樣品寄奉惟如
不由郵寄或不附
郵票恕不奉贈
各處均有出售

美國
路街公
司製造

上海漢口路十三號城厘洋行
總經理天津信申公司分經理



茲由郵附上郵票一分請
賜金頭香水樣品一件寄交
收為荷此上
大鑒



淒涼的夜

楊小仲

啊！死的夜又蒙着了世界了，這淒涼悲秋的景象，鬱在心裏，是怎樣的難受呵。暗淡的月光，在灰黑的流雲裏，時隱時顯，照臨這草木連天的荒野，經過盛夏的樹，像蓬頭髮的野鬼，排擠在那裏，涼峭的風，碰在草木上，發出繁雜錯亂的微聲，攪亂了這靜寂的夜。露水無聲息的從空中跌了下來。

一個初識世途，敢戰善鳴的勇武的蟋蟀，從牠的家宅，——松樹根邊一塊石頭下面——跳了出來，立在草地上，伸伸脚，把身子撐了一撐，震張背上的翅膀，叫了兩聲：「囉……囉」這響亮的聲音，散在冷靜的空氣裏。牠吸了得意的露水，嗅着甘甜的香味，整齊了高曲的後脚，向着荒野，漫無目的跳了過去。

牠強健而幼稚，驕氣充滿了身體，除了自己，更不曉得有第二個。牠有一雙明亮的眼睛，一對靈敏的觸鬚，強有力的脚，另外還有天賦給牠的強權保障堅利的門牙。牠接一連二的，在草地上跳躍，在翠綠色的草葉下鑽走，美麗的環境環繞着牠，牠滿意牠的生活，牠讚美自然的勢力。

牠爬過了一塊瓦片，看見了一個螻蛄，在地上蹣跚的爬走。牠當時很驚奇比自己偉大，呆了半晌，但螻蛄見了，顯出畏縮的神氣，望後面退走。牠頓然恢復了固有的壯氣，驕氣和勇氣，從牠身上發了出來，猛然跳到前面，張開了翅膀，威嚇着叫了兩聲。螻蛄把頭低了，埋在泥土裏，牠見了這胆怯的對敵，毫不介意的走到牠的旁邊說：

朋友，你爲什麼這種模樣。」

螻蛄微微地抬起了頭說：「老爺呵，我們從來是這樣的，我們養成了這服從的習慣。」

蟋蟀揚動了牙齒，很得意的說：「那麼你們怎樣的生存。」

螻蛄說：「這個連我們亦不很明白。但我們却如此的過活了。」

牠說：「你們未免可憐吧。」

螻蛄說：「我們亦並不覺得。」

「哈哈」牠驟然發出放肆輕蔑的狂笑說：「懦怯的東西，我們沒有話談了。」他說了，跳了過去。

又走了一程，露水滴在草上，映着月色發出爛動的亮光。牠很適意的，一路歌吟着走去。一棵樹根的旁邊，一個寒蟬在那裏緩緩的走動。牠見了很敏捷的跳在蟬的身上，大聲說：「好貨，你有多少本事，拿出來比較比較。」

「哎！寒蟬在下面說，「少爺，不要欺我老年人呵！」

「哼！牠冷笑說：「你怎麼敢稱老，…你能認識我

麼？」

「噤，」寒蟬哀懇着說：請你下來，我駝不住你，我們好好的談談罷。」

牠果跳下來，立在蟬的面前說：「你真是太沒用了，我願意饒恕你了。」

「多謝，」蟬應聲說：

「終你的一身一世，就是這般的降服人家麼？」牠問：

「哎！蟬悲嘆說：「我的得意時期，過去了；現在這裏等死了呵！」

「你的得意的時期是怎樣呢？」牠問着說：

「少爺你從那裏知道，」寒蟬嘆喟着說：「在夏天，樹枝上生着碧綠的葉子，和煦的風一陣陣激蕩得微微搖動。我們歇在樹葉的背面，或者樹枝上，暖的陽光，曬在身上，夜裏甜蜜的露水，滴在我們嘴邊。終日不住聲的唱

悠長的歌調，傳播在空氣裏，現在西風起了，吹到身上，把我們的呼吸幾於塞住，飛也飛不動了，唱亦沒有聲音了，跌落在這裏，等待那最後的時期。眼見了你們耀武揚威的神氣，我怎能不羨慕而悲嘆自身的末日呵！

牠聽了，低一低頭，又看看寒蟬愁苦的臉說：「那末以前的日子，還再有來麼？」

「啊！寒蟬奮興着說：『得意的日子，都成已往了，已往的不得回還了。一絲亦沒有留下什麼，只留回憶裏的悵惘。』」

驕傲的小蟋蟀，鼓起翅膀，譏誚着說：「因為你們這樣的儒怯無能，所以有這般的境遇，如果稍為有些氣力，亦何致如此咧。」

寒蟬仍辯論說：「這個恐怕不是這種關係吧，強健勇武的，亦逃不出這個公例呵！」

牠暴躁說我「不信，——你看我，——再會。等候在這裏，睜着你的大而無光的眼睛，看我的將來。」

牠又跳了過去，不多路，遇見一個螞蟻。牠很奇怪問牠們，這般晚的時候，在外面忙的什麼，螞蟻回答說：「殘酷的秋冬天氣，快要到了，我們的糧食，還沒充足呢。」

牠很覺得感慨說：「可憐的蟲們，忙碌了一生，什麼時候，是你們的休息呵！」

月光被雲遮得昏暗暗地，風吹在樹林裏，發出像哭泣一般的聲音，露水像眼淚了。但牠毫不覺得，仍欣然跳躍過去，在一叢草的旁邊，一隻蚯蚓在自己做成的城牆上，探着頭張望，見了牠到了面前，連忙把頭縮了進去。牠叫住說：「不要怕，不要縮進去，我不是來害你的。」

蚯蚓把頭探出來一看，果然不是加害牠的。就很大方的走了出來，說：「老哥，今天很好的游興。」

「在家裏，悶極了，出來散散心。」牠回答，隨又接着說：「我很願意聽見你的歌聲。」

蚯蚓亦就不客氣，放大了嗓子，唱出悠長委婉的聲音。牠聽了很高興，亦張開翅膀，和着聲音唱了起來。末後

一齊停了。蟋蟀說：「你唱的真好我是比不上的。」

蚯蚓說：「你太謙了。」

牠接着說：「不過你有了這般的歌聲，爲什麼你的胆，如此的小呢？」

蚯蚓說：「這豈是得已的麼；各處都伏着禍端，我們沒有抵抗的能力，祇能以逃避爲保身的法子了。」

牠問說：「怎見得是要來加禍害於你們的呢？」

蚯蚓顯出愁苦的神氣說：「禍害亦並不是全是有意的，在無意的當中，亦會來了；尖嘴的雞，哥兒們拿着棍棒的挑弄，打魚的人，把我們截成多段，做那釣魚的餌，這都是他們有意來加害於我們的。粗莽人的腳底，可以把我們踏成粉碎，這是無意的。但是禍害降臨到我們身上，一次已經足以致我們的死命，有意與無意，在我們的結果，都是一樣的。禍害無時都潛伏在那裏，我們祇有逃避爲保護生命唯一的方法了。但是雖是這樣，一年的我們死於禍害的，又不知有多少呢，可見是防不勝防呵。」

防呵。」

蟋蟀忽然引動對於弱者的同情心，淒然的說：「你們著實是苦惱的了，這樣的生存，生存給了你們痛苦了。」

蚯蚓靜了半晌，嘆口氣說：「這亦沒有法想，祇得如此罷了。不過亦不單是我們這樣，各個的東西，都有各個的禍害。」

蟋蟀說：「一切都是這樣麼？我呢？」

「嘿，一蚯蚓帶笑說：「恐怕亦是不免有的罷。」

牠說：「我爲什麼不覺得？」

蚯蚓冷笑說：「也許你不會曉得，因爲你沒有遇過。」蟋蟀顯出不相信的神氣說：「那末什麼樣事情，是我的禍害呢？」

蚯蚓說：「這些我不大明白，你日後總不免要遇到我的呵。」

一陣風吹在旁邊的草上，發出聲響。蚯蚓吃了一驚，

縮了回去，蟋蟀很無聊的離開了。

在這裏，牠又遇到一個飛螢蟲，無精打彩的在草叢裏穿來穿去，尾上的微光，時明時暗的閃動，牠叫住說：「螢哥，你的燈要熄熄呵。」「是的。」飛螢應着說：「我的燈油將要盡了哪！」

暗淡的月光，被大塊的烏雲遮掩了，冷靜的荒野，頓時加了一層黑幕。牠又說：「螢哥，你能引導我麼，我的前程黑暗了呵。」

「好呀！」螢飛近牠身邊說：「我正覺着孤寂呢，我們結了伴罷。」

飛螢於是斂下了翅膀，依傍了牠，緩緩地飛去。

「你們究竟比別人強些，自己能照見自己的去路。」

蟋蟀稱頌說：

「噯，在先呢，我們原是很幸喜自己的幸福。到現在

呵，我們更是因此悲傷自己的末運了。」螢悲愁的說：

「爲的什麼呢？」蟋蟀問說：

「當我們最行時的時候，我們終日的無愁無慮，東

飛西走，各處有我們的食物，各處有我們的行樂，尾上的光，亦非常發亮，可以照出地下的路徑。哥兒們和我們玩耍，他們珍重而愛惜我們，因爲我們的光，可以使他們歡樂。沒有多少時候，我們都漸漸老了一批一批的死去。尾上的光，亦收斂了，像這樣的灰暗慘淡，我們還有什麼生趣，況且這無興趣的生活的末日，亦就到了目前呵。」螢說着，哭出眼淚了。

牠聽了螢哥帶哭的一般話，驟然想到寒蟬所告訴牠的，牠很詫異的大聲說：「你怎麼說的，和寒蟬一樣。」

「你遇見寒蟬麼？」

「方才遇見的，和牠談了許多話。」

「哦是的，牠的境遇，和我是相仿的呵！」

「怎麼你們不能逃免這殘酷的事呢？」

「這個不是我們權力所能抵抗的，無論什麼，就是至尊的人類，亦要受這樣的限制。生命原是脆弱的，經受

不起一絲的重量的壓制，那一個能自己主持自己的生命。哎！老兄，我們不過是時期的點綴，都是暫時的呵！飛螢很淒感的說：

牠聽了，低下頭，觸鬚委在地下，很喪氣的說：「螢哥，

我們這樣有氣力的生命，都是照你這樣的話嗎？」

「是的，」飛螢回答說：「恐怕這是你第一次覺得罷。」

蟋蟀忽又抬起頭說：「螢哥，你能告訴我的命運麼？」

飛螢搖了搖頭說：「我的壽命，沒有你長久，我不能曉得你的將來。但我很相信我從經驗裏說出來的話。」

「噯！」蟋蟀嘆了口氣說：「今天不幸的遭遇，給了我無數的知識，使我感受到憂愁煩悶。螢哥，你願意接引我再往下面去遊歷麼？」

「我極願意奉陪。」螢說：

他們一同向前走，螢飛得很緩，蟋蟀亦不像以前的精神。牠很想恢復高興的神氣，但是蕭瑟的觀念，占住

了他的心田了。

經過一棵矮樹的下面，飛螢忽叫着說：「老兄，我給你認識一個朋友。」說時和一個蚊子，飛歇在牠的面前。

「哦！蚊先生，我們是相識的呀。」蟋蟀說：

「蟋蟀老哥，你這樣的強健。」蚊贊揚着說：

「康健，那裏靠得住哪。」飛螢在旁邊說：

蚊子聽了，帶笑點了點頭說：「你我不是都到這種境地麼？」

「剛才正和牠說着呢。」螢指着蟋蟀問蚊子說：

「蚊先生，你不是爲人類的血而生的麼？終你的一生，得了他們多小供給哪。」蟋蟀問：

「哎喲，」蚊子失笑說：「老哥，你是錯誤了，我們雖是需要血而生，但是血却並不是因我們而有的。這些人們，完全是自私自利，鄙吝欺詐組合成的。他們重視他們的血，甚於我們對於自己的性命，他們不願捨他週身數十萬分之一的血，而撲死我們。在我們呢，明知是這樣的

艱難危險，但是要保持養活生命，亦祇得冒着險，向這些人求一點血了。我們謹慎小心，在黑夜的時候，乘着他們的不備，去喝一口血。他們却無時無刻，不是嚴重的提防，因此我們的同類，很多受傷害死了。他們還想盡了法子，要驅除我們，燒着一種刺激的香煙，使我們從空中跌落下去，重大的拂條，把我們打成粉碎。——你想，在這種的情形下面，我們怎樣生存，所以我們的同類，大多數經受不起這般的磨折，早就死了。餘剩的，都飽嘗了飢餓滋味。現在寒風起了，漸漸來收束我們的性命了。」

「哦，」蟋蟀顯出感觸的神氣說：「我起初以為你們吃的血，像我們喝露水一般。那裏知道是這種情形，你們比螞蟻又苦了幾倍了。」

「本來那裏有快樂的生存，誰不是在愁苦的境界裏過活。蚊子毫不介意牠的話，很灑脫的說：

「噓噓！」飛螢在旁指着蟋蟀說：「牠正在作快樂的夢呢，牠何嘗有些悶壓！」

「沒有悶壓的，誰能免去這種癡夢。」蚊子螢同飛螢所說的話：

蟋蟀很訝異牠們的話，看着牠們問說：「你們的話，含着什麼意思。」

牠們不同答牠的話，彼此對着笑了一笑。

「蟋蟀老哥，我來問你看一位貴同族。」蚊子說：牠們三個，一同從豐高的草裏，到了一處瓦礫堆邊。蚊子首先飛了上去，叫着說：「這裏來。」蟋蟀很迅快跳了上去，飛螢亦跟隨了去。

一個殘廢的蟋蟀，伏在一塊石頭上面，後腿失了一隻，觸鬚亦缺了，鬥牙歪在旁邊，翅膀失了震張的能力，牠正在那裏哭泣發悶。牠們一同走到牠面前，蚊子叫着牠說：「老哥，你又在發愁了麼？」

牠把頭緩緩抬起，看見了牠們，很舒緩的說：「你又看我來麼，真感謝你的盛情。哎！蚊先生，我願意死了，你看我還有一絲生趣麼？」

蚊子向着同來的蟋蟀說：「你看，這是貴同族，牠的年紀，總該比你大些。」

牠走到殘廢蟋蟀的旁邊，周圍看了一看，牠覺得訝異，問說：「這是什麼原故，爲什麼有這樣的可怕景象？」

蚊子答說：「我有意請你來會會的。」隨即轉過臉，問着躺在石上的蟋蟀說，「牠是你的後輩，請你把所經歷的告訴牠罷。」

牠伏在石上，看了牠一眼，直感觸到以往的影事，眼淚滴了下來，低聲帶着哭泣的音調說：「哎！青年的，你看不起我麼。自然像我這種傷殘的老廢物，那裏值得你們的一眼，但是你要明白，我以前原是和 you 一般的呵！哦，叫我從何說起呀！」

蚊子和飛螢在旁，顯出勝利得意的神氣，看着牠們。牠看着這淒慘的現像，聽着這悲戚的說話，牠心裏感受到異樣的難過，不禁神志頹喪，很低微的聲音說：「

……何致於如此呢？」

「嗚，青年的武士，我告訴你，實在又何用我訴說，這是一定的經程，你正望着我這樣境地走來呢。在我像你這個時代，和你同樣的得意，一切都和你相仿，我亦是祇知快樂，不曉得還有什麼憂愁的。一天我正在草地上唱着凱旋的歌，前後腳騰躍着，忽然一個鐵鏈罩置着周圍，我親被裝進一隻瓦泥製成的和天日隔絕的盒子裏，從此變成沉悶的囚徒，供給那殘酷的人們玩弄。雖然食物不缺乏，並且是很貴重的，但是在這個時候，怎樣的下嚥。這班人們，把我們的同類，移在一隻盆裏，用尖柔的草鬚挑撥我們發怒，利用我們的好勝心，使我們決鬥。我們的智慧，不能明瞭人們的欺詐，墮他們的奸計，我們捨了命凶鬥。勝了呢，他們以爲是自己的勝利，格外保重起來，敗了呢，他們就引爲自己的恥辱，就把我們弄殘廢，摔了出去。我被人們捉了去，在先亦曾戰敗了好些同類，後來遇到一個更大的敵人，將我打敗，同時就遭人們的摔棄。我於是變了平日的強健，成了現在的模樣。——變是多麼快

一剎時間，我完全變成兩個了。」這傷殘的蟋蟀，很悲傷的說着，眼淚同時流了下來。

悲愁傷感的意念，充塞在各個的心裏，使牠們都靜寂了。

「強健那裏足恃呵！恃強健的，受了強健的害了。」殘廢的蟋蟀停了一歇，嘆了口氣，緩緩地說：

飛螢和蚊子在旁，亦和着聲音嘆了口氣。

這個雄武的小蟋蟀，看看牠們，又看看自己，精神覺得錯亂，失了平時矜持的威嚴。牠感覺到自己的脆弱，寒蟬，蚯蚓，飛螢，蚊子，所訴說的話，確乎是前進而有閱歷的一切能力聰明，太不足恃了，太無益了，生活命運，亦不是自己主持的。牠覺得死灰色的幕，張在牠的前面，英雄勃烈的熱念上，澆了一桶冰點以下的冷水，豪興勇往直前的希望，盡被那惡神收吸了去。無聊和惆悵，填塞心懷，全身頹然無力，聲音亦噤住了。

空中吹了一陣猛烈的冷風，草木都呼嘯發聲，雲都

湧了上來，天空灑下了一陣雨點，牠們支不住寒慄，冷風仍繼續吹着，飛螢當不住，倒在地下，尾上的亮光，受水點的沾溼，亦暗滅了。蚊子口裏唱着絕命的歌，倒在飛螢的旁邊，傷殘的蟋蟀，亦爬到瓦片下藏匿了。

牠在這黑暗的曠野，失了飛螢的引導，蚊子的陪伴，牠當時感到孤寂的滋味。牠眼見着牠們的收場，在牠已經感受愁悶的心裏，更加了一層打擊。牠於是悲傷而厭惡自己的生命了。

牠離開了牠們，毫無情緒的走了過去，到了河邊上，徘徊了許久。一個小白魚在水面上很欣悅游泳着，抬頭看見了牠，喊着說：「少爺，你爲什麼在這裏發愁呀！」

牠受了一驚，看見了魚說：「魚伯伯，哎！我的心破碎了！」

魚很驚異地看着牠說：「你爲什麼說這樣的不高興的話。」

「哎！」牠嘆了一口氣說：「這世界，容納不下」牠

我，我不能把我的性命，寄託在這裏了！魚伯伯，你能渡我到對岸去麼？那邊或者安樂些罷。」

「唔，」小白魚微笑着說：「你厭煩你的生活了呀，你想必受了教訓了呵——那一個能在那已經覺悟的境地裏生存。哦！你想脫離這邊麼？」

「是的，」牠淒然答應了說：

「呵！」白魚慨然的說：「你是錯了，我天天在這裏，各方的情形，我都很明白了。那方面的，正日日要求我渡到這邊來哪。」

「那麼什麼是安樂的地方，以安放我們的生命呢！

發着愁說：

「安樂的地方麼？說起來是極遙遠了，但是却是極近的，各個的身邊，有各個的樂園呵！」白魚這樣的回答說：

「哈哈」一個青蛙，蹲在旁邊，張開了闊大的嘴，鼓的膨漲的肚皮，大着聲音，連聲笑着。

明天的早晨，這清澈見底的小溪水上，浮着一隻軀體完整的小蟋蟀。牠肚皮向着上面，肢脚很舒適的躺着，微風吹着流水，起了勻整的波紋，牠被那微浪，按着節拍，緩緩地送了過去。

(完)



兩樁大事

碎玉

颯颯地涼風過去，天已陰沉得十分黑了。一點微弱底殘光，白線似的緩緩地射進那林子裏，一會隱一會現，只是幌動。那樹葉哆囉底聲響，聽去十分淒慘，好像哭泣一樣……涼風一陣子又吹過來了，接連就跟着下了雨點，淅淅瀝瀝連綿不斷，那微弱底殘光，似乎看不見了。林子裏的蕭瑟聲，更是十分沉着。

雨點越來越大，地下已經有水流底聲音。恐怖的夜色籠罩着四面，林子裏面一線的光明也沒有了。——忽然一陣亂雜底足步聲，很快底傳出林子，一羣黑影，飛跑向前。後面槍彈底火光，星星地四面飛散，有的投入那一羣黑影中間，立刻有倒仆的聲音，同那慘痛的呼號，和槍聲夾雜着……一時，林子那面，熊熊底火光燃了起來，照

得遠近通紅。那一羣黑影的背面，全被火光映得很清楚。高的，矮的，肥的，瘦的，差不多幾十個，都沒命底往前飛跑。後面緊跟着十幾個持槍的，一面放槍，一面追趕。可憐那無辜的樹林，竟被那凶猛的火神，燒得斷的斷，焦的焦，雖然有雨水來撲滅，却也是無益的了……火勢越來越猛，那大雨也「退避三舍」了，漸漸就住了下來。一陣陣底烏雲，慢慢四散；天上的一些小星兒，很斯文地走了出來，排隊站着；只有那傷心底月兒，還是老不出來，大概是忍不住這一場慘况啦！

黑暗的林子里竟成了透明透亮，殘餘的焦木；零亂的死屍，完全看得清楚。那稀爛底泥土上，映住無數底足跡；慘痛底呼號聲，還可以遠遠聽見；林外底村落，也被那火

神佔據了，盡牠的力量，圍着燃燒。隱隱還有一些呼聲，從火地傳了出來，斷斷續續地時起時沒；但是有誰來管看呢？

一家子歡樂的人們，正團團聚着喫早飯。堂房裏紅燭高燒，香煙氤氳，像是正有甚麼喜慶事一樣。上面坐着的老頭，約莫有七十來歲。笑嘻嘻地說道：「稚兒也入了大學了；清兒又添了兒子，這是我平生第一件快樂事。不想我這個九死一生的老鄉勇，竟會有這樣幸福。唉！當初你們祖太爺的陰德，真積得不算冤呀！」接着就把他自己的平生，噯哩，咕嚕說了一大篇，說罷了哈哈大笑：立刻一堂的喜笑聲，嘈雜聲，鬧得個「不亦樂乎」。——早餐將完，只見一些高高矮矮的人們，長袍短褂，還有拖着辮子的前來賀喜。有的磕頭；有的作揖打躬。那個老頭子又命人把他孫子抱出來。大家看了，只是稱贊誇獎。

哎呀！老太爺……一個家丁慌慌張張跑進來說道：

「三少爺回到青田村，被土匪綁了票了。從縣裏打了一個電來……」——老頭子雙眼一翻，驚問道：「甚麼？」那家丁又道：「要四萬塊錢。」老頭子雙足一頓：「完了！完了！」放聲大哭。立刻一堂裏哭聲大震。親友們紛紛告退。只剩了這一家人們，悽悽慘慘哭得滿屋蒼涼。那兩隻紅燭，也迸出無數底血淚……這時，那老頭兒直殭殭躺在地下，人事不知，一夥人七手八腳，抬他上了床。只見他嘴唇微動，白沫子直望外冒。一陣喘聲，竟聽不出說了些甚麼話。擁擠擠滿屋的人，都只顧目前的垂死人。至於那被綁的那位少爺，生死存亡，疾病痛苦，一時也沒有那個想得起了。

諸位！現在我們這國內的那一省，大概每天都常有這「司空見慣」的「兩樁大事」……唉！可怕呵！「兵變」，「綁票」。

(完)



虜俘

(Les prisonniers)

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著

達觀譯

靜悄悄的樹林中，只聽見雪落枝上，微微作聲。雪從午刻落起：這美麗的小雪兒，散漫於冰凝的樹枝上，又在荒草的死葉上做一個銀樣的尖頂，又在地下鋪下了一張無邊無境，白而且軟的大地毯，使那深朦的樹林，更加岑寂了。

在那山村門前，有一位婦人，露出兩臂，正在一塊大石上用斧頭劈柴。她身量長大，單薄，却很強健，是在山

林中生長的女孩兒，小時是山村人的女兒，長大時，又嫁了一個山村人。

屋內有一種聲音喊了出來說：

——白丁拉，今天晚上，只我們兩人在家，你進來罷，天已黑了，也許有普兵或豺狼在外巡風呵。

劈柴的婦人正在用力劈一棵樹根，那上一下的動作，使她挺起前胸，抬起雙臂，當時回答說：

——媽媽，我劈完了。我在這裏，不

用害怕，不用害怕；天還早呢。

不一刻，她檢起那些柴細子，堆積在爐竈的旁邊，又走出去要將前門關上，這門都是橡樹心製的，她關過門之後，又走進來，將很沉重的門門插上。

她的母親在火爐旁邊紡紗，是一位皺紋滿面的老婦，年高膽小，她說：——我不歡喜你父親出門。兩個婦人是不濟事的。

青年的婦人答道：

——哦！我也能殺狼或普兵嘛。

她舉眼向鍋竈上掛的那一根大手鎗看了一眼。

她的丈夫在普軍初侵入的時候便投身軍隊去了，這兩位婦人僅僅同那位老者住着，這位老衛兵名李哥拉，混名「長腿」，他很堅決的不許離開這所住處，而搬進城去。

距那裏最近的城，就是借戴，此城建築在森嚴的大石上，歷年已久。據城內的一種傳說，說城中曾出過愛國男兒，那些市民都盡力抵禦敵人，閉城死守，城得不破。在亨利第四和路易十四的時代，共有兩次，這些借戴的居民，曾以守城不屈出了名。他

們此次又在作守城的預備了！不然，人已經將他們在城中燒死了。

因此，他們購置大炮，火鎗，操練戰術，編製隊伍，整天的在教場上操演。許多做麵包的人，開雜貨舖的人，屠戶，管賬的，訟司，木匠，販賣書的人，賣藥的，大家都按名冊，在一定的時間，輪流操演，全聽拉維令先生的命令，這位先生，先是騎兵的副官，現在販賣雜貨，娶了一位高年名借烏當先生的女兒，又承繼了他的鋪面的產業。

他做了大司令，那些青年的人都來投了軍，他又收這般慷慨從軍的人們，一齊都編成隊伍。那般胖人們走的是體操步法，為的是好減輕體

量並舒展他們呼吸官能，瘦人們便負着些重載，為的是使他們的勁力加健。

大家都等着普兵來。但是普兵却不會出現。那時，普兵們離那地方並不多遠；因為有兩次他們的游擊隊放哨，已經穿過樹林，一直抵到李哥拉，混名「長腿」的屋旁了。

這位老衛兵，跑得就像一隻狐狸似的，到城裏去報告。守城的人們將大炮對準了方向，但是敵人毫無動靜。

「長腿」的住處就是通阿維里樹林的驛站。每禮拜兩次，有人去搜集食糧，又帶了許多鄉間的新聞，報告城內居民。

他今天又去報告，說有一小隊普國的步兵，前天下午兩點鐘到了他那裏，不久就回去了。那位發號令的軍官，說的是法國話。

這位老者走的時候，帶了兩隻狗，是獅子大尾的兩隻狗，好教一般豺狼猜忌這兩條狗凶猛而生畏懼；他留了兩位婦人在家，叫她們一到晚上，就將房屋防堵好了。

那位青年的婦人到是一點也不害怕，但是那位老年的總是顛巍巍地，說了又說；

——那不很好，你看那不大好。今天晚上，他比尋常更憂愁些，她說：

候可以回來？

——哦！十一點鐘以前是一定不能回來的。他要在司令那裏吃晚飯，回來總是很遲的。

她將鍋放在火竈上做晚飯，當她歇了不動的時候，恰好聽見一種亂嘈嘈的聲音，這種聲音是從爐竈的煙筒中傳來的。她低聲說：

——這是在有人在樹林裏走動，至少有七八個男人。

老婦人嚇昏了，也不紡紗，結舌說：——哦！天呀！老頭兒又不在家！

她這句話還不曾說完，一陣凶惡的聲音衝到門來。

兩位婦人一句也不答腔，又有一種粗暴的喉聲喊說：

——開門！

後來，安靜了一刻，又是那種聲音說：——開門，不然，我便打碎了你的門！

當時白丁拉將竈上挂的那根手鎗藏到她的裙子的口袋裏，然後又走近門前側耳聽着，問：

——你是誰？

那種回答的聲音說：

——我是外國的軍隊。

那青年婦人又問：

——你要怎樣？

——我同我的隊伍，從早晨起就在這樹林中迷了道路。開開門，不然，我便打碎了你的門。

那位村婦，急不能擇；她趕快拔開門門，她從那灰白色的雪影裏看見六個人，六個普兵，就是前天到她那裏來的普兵。她很嚴厲的問道：

——你們在這時候來做什麼？

軍官答道：

——我迷失了道路，確是迷了路，我還認識這所房屋。我從早晨到現在不會吃，我的軍隊中弟兄們也不會吃。

白丁拉又說：

——今天晚上，祇有我同母親在家。

說：那個兵，做出好人的樣兒，又回答

——那沒有什麼要緊。我沒有惡

意，但是你給我們吃點兒罷。我們又餓又乏。

村婦退回去說：

——進來罷。

他們走進來，滿身是雪，軍帽上戴着許多軟和的小屑片兒，這些小屑片同蛋糕屑相彷彿，他們都現出那困憊不堪的樣子。

那青年的婦人指着大桌兩旁的長木櫈，說：

——你們坐下，我替你們收拾飯去。不錯，看你們確是疲倦的神色。

然後，她又將大門門上。

她又將鍋裏添些水，從新放些牛油和洋山芋到鍋裏去，然後又將竈上掛的那一塊鹹肉取了下來，割下

一半，放到開水裏煮去。

六個人的眼睛都帶一副饑涎涎的神色，只隨着她的一舉一動的轉個不了。他們將鎗和軍帽都丟在一邊，他們規矩矩的等着，就像小兒們坐在學校的長櫈上那樣的規矩。老婦又紡起紗來，却時時刻刻不住的用很失望的眼睛去瞟着那般侵掠的普兵。人家一點也聽不出別的聲音，聽見的不過是紡車的哄聲，火的爆裂聲，和開水的汨汨聲而已。忽然有一種很奇怪的聲音使他們吃了一驚，彷彿有一種很粗暴的呼吸聲在門底下發了出來，這是畜牲的哄哄的呼聲。

那位軍官一跳跳到那些鎗的旁

邊。村婦做了一個手勢止住了他，含笑說道：

——這是一羣狼。他們也正同你一樣，出外巡風，又受了餓。

那人不信，定要看，立刻拔開了門，遠遠看見有兩個灰色的大獸，很快的逃走了。

他又回來坐下，咕噥說：

——我有些不相信。

他等到飯食已安置停當了。

他們饑涎涎的爭食，那幾張嘴都裂到耳根，爲的是吞得爽快些，幾對眼睛睜得圓圓的，他們那喉裏的聲音就像滴水汨羅汨羅的聲音。

兩位婦人不作聲，只看着那些紅鬚不斷的掀動；那許多洋山芋都

陷入那些掀動的毛圍中去了。

但是他們渴了，那村婦下到地窟

裏去替他們取酒。她在地窟裏滯留了許久；這是一個灣灣曲曲的小地窟，據說，在法國革命的時代，曾用這地窟作過地獄的人。從一條很窄的轉心梯子中間進去，廚房後身有一個安着機關的出口，可以將這所地窟反閉得嚴嚴密密的。

及至白丁拉走出來的時候，她只是笑，她一人笑，她笑的那副神色很陰險的，她將她的那酒罈子送給了普兵。後來，她也同她的母親在廚房的那一頭吃晚飯了。

普兵們吃完飯之後，六個人都圍着桌子睡着了。漸漸的有一人，額頭

撞到木版上響了一聲，忽然驚醒了，又挺起身來。

白丁拉對軍官說：

——你們到火爐前面睡去罷，那裏恰有六個人的位置呢。我同母親到房裏睡去。

兩位婦人上了第一層樓。人聽見她倆關門上鎖，又走了一刻；後來她倆一點也不作聲了。

普兵們躺在石塊上，脚向着火，頭枕在衣袖上，他們六人立刻呼吸出六種不同的聲息，或尖銳，或響亮，但都是哄哄不斷，可怕人的。

他們睡了好一刻，忽聽一聲鎗響，響聲甚猛，好像是來打這所屋子的牆壁似的。那些兵立刻都站起身了。

鎗聲又響了兩下，接着又是第三聲。

樓上的門忽然開開了，村婦走了出來，赤着腳，穿着小衣，短裙，一手拿着燈，面色張皇。她咕咕吧吧的說道：

——那是法國兵來了，他們至少也有二百人，要是他們查出你們在這裏，他們一定要將這所房屋燒掉。你們趕快到地窟裏去躲一躲罷，一點不要作聲。要是你們透出一點氣息，我們就不得了呵。

那軍官驚惶失措，低聲說：

——我願意，我願意。應該從什麼地方下去呢。

青年的婦人趕快揭起那窄而方的出口，那六個兵從那轉心梯下去，一個跟一個，退退縮縮的用腳探着

路，鑽入地穴裏去了。

但是當看不見最後那個軍帽頂的時候，白丁拉又將那很重的橡樹木版蓋上，這塊木版同牆一樣的厚，同鋼一樣的堅，版上繫着鐵鍊和鎖監牢的鎖，她用鑰匙鎖上了兩道，然後她笑起來了，她不出聲的笑，喜歡的像瘋了似的要在那些俘虜的頭上跳舞。

他們被關在裏面，一點兒也不敢作聲，好像被人裝在一個石匣裏似的，僅僅從那鐵柵的小眼裏透一點空氣。

白丁拉立刻又將火點着，又將鍋放在上面，又做起晚飯來，嘴裏還咕噥着說：

——我父親今天夜裏要累壞了。她坐着靜等。祇有自鳴鐘的擺，在這岑寂之中仍照樣「踢刺，踏刺」的響着。

漸漸地那青年婦人向鐘的面部看了一眼，那種急不能耐的神色，好像要說：

——這鐘走得太慢了。

但是，不久她覺得有人在她的腳底下咕咕噥噥的說話。話聲很低，亂嘈嘈的，從地窟的泥穹窿傳到她面前來了。那些普兵已開始猜疑她的這種詭計了，不一刻軍官又上到小梯子上來，又用拳頭敲那出口。他又喊道：

——開門！

她站起來，走上前去，學着他的腔調說：

——你幹什麼？

——開門！

——我不開。

那人氣起來了。他說：

——開門，不然我要撞碎了你的

門！

她笑了，又說：

——撞罷，好漢子，撞罷，好漢子。

他遂用他的鎗把子撞那蓋在他

頭上的那塊橡樹板。但是橡樹却毫

無損傷。

村婦聽見他又退下去了。不一刻，

那些兵一個隨一個都走上去，用盡

他們的氣力，來試一試那木版的堅

實。但是，他酌定估量那種試驗不濟，

又下到地窟裏面去，他們自家又商

議着說起話來。

青年婦人聽了聽，然後又跑出去

將大門拔開，側耳在黑夜頭又聽了

一刻。

遠遠地有狗叫的聲音送到她的

耳邊。她自己打了一個哆嗦，好像獵

人打哆嗦一樣，立刻，兩隻大狗從黑

影裏跑將出來，在她身邊亂躍亂跳，

她用手捉住了兩隻狗的頸子，不許

她們跑。然後，他盡力的喊道：

——喂，阿父！

很遠很遠的有一種聲音回答說：

——喂，白丁拉！

她等了幾秒鐘之後，又喊道：

——喂，阿父！

回答的聲音又近了許多說：

——喂，白丁拉！

村婦又說：

——不要從窗戶眼前面經過。有

幾個普兵關在地窟裏。

忽然一個長大的人影，從右邊走

了出來，站在兩棵大樹之間，他很不

安詳的問道：

——有幾個普兵在地窟裏嗎？他

們幹什麼？

青年婦人笑一笑說道：

——這些人都是昨天來的。他們

在樹林裏迷了路，我將他們騙到地

窟裏去了。

她敘述那件事的始末，說她那時

放了幾鎗恐嚇他們，然後將他們關到地窟裏去。

老頭兒總是很莊嚴的問道：

——現在你叫我怎麼辦呢？

她說：

——去叫拉維令先生帶領他的

軍隊來。讓他將普兵們虜去。這位先

生定是歡喜得很。

老頭兒也笑了說：

——這到是不錯，這先生定是喜

歡。

他的女兒又說：

——你吃晚飯去，快些吃，吃了就

動身。

老頭兒坐上桌子吃晚飯，又放下

兩個盛着滿滿的盤子在地下給他

的狗吃。

普兵們不作聲，聽他們說話。

過了一刻多鐘，「長腿」又走了。白

丁拉兩手支着頭，靜等。

俘虜們又亂鬧起來了。現在，他們

發喊，呼喚，向那不可搖動的木板撞

個不了。

後來，他們又從那窗戶眼放鎗，那

一定是希望，假使有普國軍隊在附

近經過時，好讓他們聽見。

村婦仍一點不動；但是這種攘攘

不息的聲音使她厭倦，使她生氣。她

動了一種惡念；她想將他們殺掉，好

叫他們不嚷。

後來，她實在有些耐不住了，她看

看鐘，數着鐘的分數。

老頭兒去了已有一點半鐘。他現

在應該已經進城了。她心裏摸着，眼

睛好像看見他似的。他向拉維令先

生報告這件事，拉維令先生勃然變

色，又叫他的僕人拿軍服和兵器。她

覺得彷彿聽見街上擊鼓聲。居民驚

惶失色的都從窗中探出頭來。那般

義勇兵都從屋裏跑出來，急急忙忙，

穿齊衣服，繫着皮帶子，走着操步向

司令家裏去。

後來，「長腿」在前，軍隊在深夜大

雪之下向樹林前進發。

她又看一看鐘。說：「他們一點鐘

之內該可以到這地方了。」

她着實忍耐不住了。在她覺那分

針走得慢了。時候真長！

最後，時針已指到她所認定他們可以到的鐘點了。

她又重新開開門，聽一聽他們來

了不曾。她遠遠看見有一個黑影踮着向前來。她怕起來了，因喊了一聲。這就是她的父親回來了。他說：

——他們叫我先來看看有沒有什麼變動。

——沒有一點也沒有變動。

於是，他在黑夜裏發出那銳而長的警笛聲。不一刻，看見從樹林底下，慢慢地走出一陣棕色的東西：這乃是六個人組成的前鋒隊。

「長腿」一再的叮嚀說：

——不要從窗戶眼前經過。

那些先到的兵，又將那可怕窗眼

指給後來的兵們看。

最後一大隊兵到了，共有二百多人，每人都帶兩百棵子藥。

拉維令先生命兵散開，將這所房屋圍住，只在地上小黑洞之前，留一個空隙，那個小黑洞就是地窟中通空氣的地方。

後來，他走進屋裏去，審察敵人的戰鬥力和情形，而那般敵人却一點也沒有聲音，令人差不多要以為他們從窗眼飛了出去，不見了似的。

拉維令先生用腳蹬着木版，叫道：——普國軍官先生！

普兵不答應。

司令官又叫道：

——普國軍官先生！

這樣也不成功。又過二十多分鐘，

他逼那啞口的普軍官投降，說可以允許他和他的兵士們的生命安全，及保守他們原來的官職。但是他既不會得到應許的表示，又不會得到反對的表示。當時的情形困難極了。

那些義勇隊的兵們在雪地裏只是蹬腳，又自己在自己的胳膊上亂打，就同馬車夫寒冷的動作一樣。他們又向那窗眼注視着，想冒險從那前面走過去。

他們中有一人，名鮑德維的，身體輕捷，一心要冒險。他向前一衝，跑了過去，就像一隻牝鹿跑的那樣快。這一場試驗成功了。那般俘虜好像是全死了。

又是一個聲音說：

——裏面沒有人。

又是一個別的兵穿過那危險的窗眼前一片空地。於是這已變成一種玩意兒。人不斷的從這邊軍隊裏向那邊軍隊裏跑，就像小兒們玩似的，他的腳跑得很快，激起許多雪和泥在身後面。他們用死木燒起火來，煖煖身體，那位義勇兵正在從右營跑到左營的時候，火光照見他閃爍的半面。

有一個人喊道：

——臨到你了，馬羅松！

馬羅松是一個胖大的麵包匠，他的肚子可以引起他的同伴們發笑。他猶疑着。大家都發慮他。於是大

着膽子向前走，走的是一步一步的體操步法，使他的大肚皮顫動不已。

一大隊的兵們都笑出眼淚來了。

大家又喊着鼓勵他：

——奮勇啊，奮勇啊，馬羅松！

他差不多走到三分之二的路程，

那時忽然有紅而且快的火星從窗眼射將出來了。劈拍一聲響，那胖麵包匠已鼻尖貼地倒將下去，發一聲喊，可怕得很。

沒有一人跑上去救他。那時大家看着他四肢在雪地下顛巍巍地支着，當他從那可怖地方出來之後，已神昏意亂的了。

他的大腿上中了一個鎗子。

他們驚怖之後，又從新笑起來了。

但是司令官拉維令站在村莊的門限上。他要實行他進攻的計畫。他用一種顫動的聲音發令道：

——白鉛匠白浪蕭同他的同行工人來！

三個人走向前來。

——將屋裏的水管取來。

過了一刻鐘，他們帶了二百適當長的水管送到司令官的面前。

於是他驚心着意的在木板旁邊，掘了一個小眼，又將水管安在那開口的地方，他現出一種快樂的神情說：

——我們請這些普國先生們喝水罷。

那種驚奇的呼聲和歡笑聲一齊

爆發。司令將他的軍隊分作許多組，每組輪流着做五分鐘的工。然後他發令道：

——澆水。

鐵柄搖動不已，水聲溜過水管，直達地窟。

大家等着。

一點鐘過去了，兩點鐘又過了，又過三點鐘。

司令急燥得很，在廚房裏散步，時常側耳貼着地下，想看看敵人有什麼動靜，自言自語的說，快要投降了。現在敵人已亂動了。人已聽見他們說話，撲水聲。

到了早晨八點鐘時，從窗眼裏發出一種聲音說：

——我要同法國軍官說話。

拉維令在窗戶外面答應着，却不敢太露了頭。他說：

——你願降嗎？

——我降。

——那末，你們將鎗繳送出來。

果然立刻一件兵器從洞裏拋出來，落倒雪地下，接續兩件，三件，以及所有的兵器都拋出來了。先時那種聲音又發話道：

——我沒有兵器了。你快一點罷。

我淹的不得了。

司令發令道：

——住手。

澆水器的把子果然歇下不動了。

滿廚房裏都是兵，列隊在那裏等

着，司令慢慢地舉起那橡樹的木板，出來了四個頭，頭上水淋淋的，頭髮都是淡黃色，只見一個隨一個，六


個普兵戰慄，混身是水，爬將出來。普兵都被捉住，捆起來了。後來，他

們恐怕被敵軍襲擊，立刻動身回城去，帶了兩輛大車，一輛車上載着一般俘虜，那輛車上戴着馬羅松，他躺在車板上舖的皮褥上面。

他們得勝回倂載城。

拉維令先生加了勳級，因他征服了普軍的前鋒隊，而那位胖麵包匠也得了軍士的獎牌，因他在敵軍前受了傷。

(完)



最後的安慰

何心冷

從詩裏給我的遏不住的情緒，
像浩渺的大海裏的怒浪般，
直湧到我這爲岑寂而枯萎的心上來！

我不知道應當怎麼？
我祇覺得心裏似乎有東西堵着，
喉頭有東西梗着，
這神妙的滋味浸了我的性靈，
我也任憑牠去浸了！

心裏熱烘烘的燒着，
我把這關不住的愛，
贈給了玫瑰罷？
可是等我伸手去撫牠時，
枝上的刺，札了我的手了！
並且花枝被那誘惑的春風，
引得掉過臉兒去了！

我怎麼能削平我心裏的愛之浪呢？
我將牠贈給了清水池塘裏的小魚吧？

小魚兒自有牠們的伴侶，

甜蜜的親熱的相傍着，

在水面上游過，

可是始終不敢唐突。

不一會，

伊一聲不響地躲在山後去了！

牠們斜着小眼珠兒瞧着我，

竟撥刺的一聲鑽到水底裏去了！

可是我又怎麼耐得住這種驕慢的諷刺的打擊
呀？

我不信我的愛沒有承受者，

肯來安慰我「夜之孤寂」的月姊，

一定可以來補我的缺憾了！

伊用慘淡的光華，

表示伊心裏的悲哀。

這麼吧！

天邊的晚霞正籠着輕紗，

羞澀澀地向地下望着。

看伊那薄醉的微紅的龐兒，

多分伊的心絃在那裏動盪着呢。

我幾次想將愛贈給了伊，

——世間惟有同病者格外相憐。

那麼我拼着這管逼酸辛的心，

去戀着月姊吧？

可是一轉眼，

月姊被戀着伊的雲兒摟抱了！

偌大的世界裏，

能容得下我的身，

誰知竟找不到一個和暖而溫柔的腔子，

來熨熱我這已冷的心。

玫瑰的無情，

小魚的譏諷，

霞晚的羞澀，

月姊的冷淡，

已往的景象似轆轤般的在心裏轉着，

但是我不信我竟這麼的枯寂而死了！

我鬱結着排遣不去的情思，

我驅除不掉環繞着的悲哀，

我只得盡情的嗚嗚的哭着，

誰知躲到了沒有生物的荒原裏，

還有呼呼的風將我不住的咒詛着。

一個女郎珊瑚地來了！

伊用仁慈的眼皮瞧我，

伊用嬌脆的聲音喚我，

伊用柔軟的雙手攙扶我，

伊用溫馨的情意安慰我，

我在無意中祛除了心底裏的悲哀，

極誠懇的報伊一笑。

伊將肥嫩而潔白的手撫我，

我的精神的痛苦消失了！

伊將紅潤而香甜的脣吻我，

我的心頭的酸楚減少了！

我這顆由痛楚而甜蜜，由破碎而完全的心，

如今安安穩穩地嵌在伊的熱騰騰的心坎裏了！

(完)

員會會公行銀海上

行銀明四海上

本行開設以來歷有年所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手續簡捷利率優厚如承 惠顧無任歡迎茲將營業種類分列於下並裝有 英國最新式避火之保管箱專候顧客租藏貴重物品保管完密租費極廉欲知詳章函索即寄



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 信託存款
 貼現放款 押匯匯兌 信用放款
 兌換貨幣 定期儲蓄 代理證券
 活期儲蓄 特別存款
 代理收解

其他各通商大埠均有委託代理機關

總行上海北京 中國電報滬36 大北電報34 電話98
 路二十六號 電報局掛號碼為09 掛號碼為333 中央 6399
 分行漢口 蘇生路八號 甯波 江北岸 溫州 城中 6399 6400

小又(108)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會員公會 上海銀行



新華儲蓄銀行

本行為勸儲儲蓄起見辦理各種優利儲蓄存款詳章繁細茲摘舉數例如左

三種儲蓄

一次存洋三十七元六角八分八厘十年期滿可得本息洋一百元

戊種儲蓄

一百元以上存款定期五年者可得息一分二厘每滿半年付息一次

己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九角八分三厘

庚種儲蓄

每月存洋一元一角七分四厘滿十五年可得本息洋五百元

以上相舉一班數目多寡期間長短各有規定任存戶選擇詳章函索即寄

總行 北京廊房頭條
 分行 天津法租界
 分行 上海天津路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兒童食品中之最佳者 0-2

兒童必須有七種之礦質以強骨利齒助長發育桂格麥片中所含之礦質較米穀多三倍又三分之一兒童所需構造身體之原質桂格麥片較米穀多二倍又三分之一而其壯氣增力之元素較肉類亦多二倍

所有以上之原質均為兒童健康之所必需并亦壯年衰老者之切要者故凡人至少日食一次之桂格麥片

此麥片裝於鐵罐之中而又曾加高壓密封所以其原有之質味永遠不變

本行印有詳細食法函索即寄

各埠大百貨店均有出售

總經理 上海廣東路二號 貿勒洋行

分經理

天津信中公公司 香港同益洋行
漢口喬亨洋行 香港和記洋行





風雨之中

顧訓賢

東亞睡獅國裏自從改革了政體以來。國運一天不及一天。世界上的友邦起初以為這千年的睡獅是醒過來了。倘若是抖擻起精神。猛吼一聲。他們便多了一個勁敵。不免懷了幾分懼怕之心。那裏知道這個睡獅不過伸了一個懶腰。打了一個呵氣。依然回到那黑甜鄉裏。尋他的生活。這一來可叫他那旁邊的矮子國動了染指之心。要乘他這遺遺的清夢的當中。把他宰割起來。天天想出刁鑽的手段來制他的死命。可憐這龐然大物。赤縣神州的所有。便好像是服了安眠藥水。打了麻藥。任憑人開腸剖肚。也是不關痛癢的了。

中國有句俗話。說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何況這睡獅國

裏領土有四百萬方里。人民有四萬萬。雖然是鼾聲嚙語。鬧個不休。然而總免不了有幾個衆睡獨醒的人。這幾個人雖然不能發生特殊的効力。却只要有持久的精神。堅決的毅力。自然也可以喚醒他們的同胞。後來這睡獅國居然有完全清醒的一天。他們那先知先覺的功勞。是永久不能泯沒的。

在這些人當中。賈意雲要算是最傑出了。意雲是江南人氏。自小就在學校的讀書。生性通脫開朗。識見超明。功課也很注意。小學裏的教師都誇讚他。說是將來大有作為的。從小學裏出來便入了陸軍預備學校。他早已看出亡國的危險就在目前。徒托空言。不能補救。所以他除了

操練陸軍知識。便拿這些話去警醒他的同學。論到歷史上亡國的慘劇。和現在外交的緊迫。常常聲淚俱下。他那些少年的同志被他感動的着實不少。一個個都誓共患難。効死沙場。後來畢竟踐了他們的期約。挽回了已死的人心。就是賈意雲在這短短的幾年當中。所散佈的種子。開花結實的徵驗。唉。意雲可以算是睡獅國頹運復興的功臣了。

意雲這個人雖說是素懷大志。然而他本是一個活潑青年。最容易墮落的一流人物。他居然如此決心。如此勉力。無怪旁人看起來覺得奇怪。原來這却另有一個緣因。意雲愛國的由來。果然有一半是被動的。也可以說為愛情而愛國。却又為愛國而懺情。這就是他人所不能及的一點了。當他在小學的時候。結識了一個女同學。名字叫做李慧珠。慧珠的父親是湘軍的宿將。半生在那槍林彈雨之中度生活。在五十歲的上頭。纔生了慧珠。六十歲時便已死去。他一生雖是不離行伍。却最有遠識雄心。從幾次

戰役的結果。他已經知道家國的情形。真是無可救藥。當他臨死的辰光。握住了慧珠的手。含淚和他說道。女兒。我止生了你一人。我一向當你當男孩兒看待。我看你年紀雖輕。志氣很大。不愧是我的女兒。我死之後。你除了好生侍奉你母親以外。却要知道愛護祖國。因為我們的國家。是快亡的了。不過無論如何。他是不會沒有生機的。在這生機與死運交戰的當中。祇要有些人把死運挽回把生機促進。努力振作起來。這黯淡的愁雲。依舊可以變作了光明燦爛的世界。你雖屬女流。不能十分為國盡力。然而我盼望你以後能把我這番意思和希望宣傳出去。就是不能像中國的梁紅玉沈雲英和法國的貞阿德真去助戰。我也就狼滿足的了。

慧珠那時年紀雖輕。却狼能領畧他父親臨死的那幾句話。把他深深的銘諸肺腑當中。到了十四歲就入了小學。在歷史地理上特別留心。因為他父親從前和他說過。沒有歷史和地理觀念的人。是不會真實愛國的。並且在家

裏請了武術的教師練習柔術。後來遇見了意雲。和他閒談。覺得意雲磊落崑奇。是一個敢作敢為的男子。甚是傾心於他。意雲也覺得慧珠雖則是娉婷嫵媚。嫵媚可人。却另有一種豪邁不羈的真性情。流露在那眉宇之間。也深深的敬愛。每天夕陽西下的時候。總見他們兩小無猜。坐在那棲鴉流水的柳岸上頭。談論一切。慧珠便那他父親臨死的話。講與他聽。還鼓勵着他去從軍。說現在不是死讀書的時候了。必定要實實在在作出一番事業來。纔是大丈夫。意雲聽了。時時傷心墮淚。因為他是沒有父母的。他父親在甲午的戰爭。便已作了沙場的戰鬼。連這幾句遺言都不曾留得。他想慧珠是女兒。他父親還這樣囑付他。何況我是個男兒。要是我父親臨死的時候。我在眼前還不知道要怎樣期望我呢。從此以後他便抱了一個報仇雪恥的心。所以纔有投入陸軍的一番舉動。

意雲二十歲的這一年。已經授了陸軍上校的官職。慧珠也十八歲了。在頭兩年裏慧珠的母親已經死去。臨死的

時候。便把慧珠許字了意雲。算是從了他們心願。却是慧珠和意雲說。你我的婚約是定了。但是實踐的時期。必要拿你的戰績為準。那一天你在戰場上殺敵殲仇。我那一天家嫁與你。並非我有虛榮的心。不過我深知室家之樂和進取之心是不相容的。意雲雖不願意。却不肯回駁他。因為怕慧珠說他怯弱。所以也就停頓起來。

恰好這一年那矮子國等得不耐煩。要想實行吞併他的西鄰。這一次來勢更凶。簡直要把印度朝鮮的先例。來加在他先進的大國的上頭。這睡獅國的首領。招集了許多戰將謀臣。商量對付之策。但是既無可用之兵。又無可籌之餉。也祇得束手無言。眼看着那一紙降書。就要發出。這時却憐了一員老將。拍起棹子來。說你們這些人也太無心肝了。就是亡國也沒有這樣容易的。無論如何。必定要與他背城一戰。一決雌雄。就是亡了國也是甘心的。他也不等回話。就出去調了幾旅精兵。開到國邊防戰。這統兵的官員就是賈意雲。

意雲的希望快實現了。他一向雖是懷抱非常。悉心研究。然而總不過紙上談兵。無俾實際。不想頭一次出馬。就稱了他的心願。和他心目中的國仇對敵。何況還有慧珠期許之言。時時的鼓勵着他。就抱定了一個馬革裹屍的志願。不立殊功。矢不生還。就是回去了。也無面目見慧珠的。到了邊界的第三天。戰爭就開始了。接連戰幾天還沒分出勝負。却是意雲早已看出這戰爭是無用的了。除了他自己和幾個前來投効的同學。是真的有經驗學識。勇往直前。至於那些兵士們。都是膽小如鼠。祇要聽見槍聲。就要倒退十步。如何能當得起這羣矮子的快槍大砲。勇將雄兵。這幾天沒有大敗的緣故。不過因為沒有正式的接觸罷了。意雲雖然看出。却也知道無法挽回。祇是自己奮死前驅。多殺一個矮子他就多快活一分。至於全局的輸贏。也只好付諸度外。

開戰的第四天也就是這次戰爭末了的那一天。兩方面互相接觸。激烈的戰鬥起來。幾十里的地方。砲飛彈發。人

馬亂嘶。又值天氣濃陰。彤雲四佈。分外顯出那砲火的凶光。但見那枯草上頭染了無數的腥紅之血。有時那火星飛下。便連那仰翻的屍首。燒將起來。真是令人心驚膽落。這時可憐那睡獅國的兵。七零八落。死的死。跑的跑。剩下不多幾人。祇有意雲和他兩個同學。還坐在戰馬上頭。從砲火當中簇了前去。這時天又變了。大風四起。猛雨狂傾。那槍彈夾著些飛沙走石。滾到意雲的身邊。也不辨是沙是彈。那雨淋下來。也不知道是雨是血。他連頭也不回。還是奮命的前奔。後來不聽見馬蹄聲響。纔回過頭來一看。可憐他那兩個同伴。已經在幾十步外臥在血泊當中。遇著流彈死了。這時他早已越過了兩軍的防線。正遇見那矮國的統帥在那裏檢點軍容。猛然給他個冷不防。就是一槍。把他從馬上摔下來。結果了性命。他自己也就被矮兵四下裏圍住。短刀相接。畢竟寡寡不敵。後來前胸中了一彈。纔倒了下來。這就是意雲的結果。這就是他報國的成績。唉。好不可慘呀。

在意雲遇難的時候。幾個矮子的軍官。押著一個白衣的女子。進入營中。說是獲住的間諜。在戰場上刺探軍情的。那女子毫不分辯。却向四下裏張望。一眼瞥見那營帳外邊睡著那垂死的英雄。便飛跑出去。到了他的身邊。含著熱淚。叫了幾聲意雲。意雲這時已經快要斷氣。神思却還清楚。慢慢張開了枯目。忽然看見了慧珠。狠悲痛的說道。呵。慧珠你如何也跑到這裏來了。快快回去。遲了就来不及了。慧珠悲慘的答道。唉。意雲。我一向沒有離開你。在戰爭開始的時候。我就投身在看護隊中。一同來到了前敵。不過我不會告訴你。恐怕勾起你的兒女情腸。誤了你的英雄事業。今天我正在戰場上頭。運護傷兵。遠遠的看見你在那裏督戰。我不由的向著你跑來。高聲的喚著你。誰知道那陣狂風暴雨。把我的聲音掩蓋了去。等我追到了這裏。可憐你已遇難了。雖說國家的大事已去。然而你個人的期望已酬。戰爭的責任已盡。你的英名是永垂不朽的了。唉。意雲。你還記得我答應你的事麼。今生你我雖

然不能踐約。然而我也不能讓你獨行。你好好的安慰你的心。無論你的魂靈是升天入地。我李慧珠是不離你左右的呀。說著看了一看意雲。但見他雙手抱緊了前胸。臉上似含笑意。早已絕了氣了。這裏慧珠慘叫了一聲。從那袖間拔出了一把救傷用的解剖尖刀。便向喉間一吻。傾刻間香消玉隕。血濺桃花。連那些冷血的矮兵。看著也不由的肅然起敬起來。

戰爭是終結了。可憐那老大的睡獅國。快要和地圖上脫離關係了。却是當他將亡國的時候。出了這一雙兒女英雄。給他點綴了亡國的哀榮。好教世界上知道睡獅國人心未死。必有復興的那一天。不要太小覷了他。那麼意雲和慧珠的死。就很值得了。

再說睡獅國大敗的頭一天。那京城裏早已得到了不祥的消息。因為意雲知道全軍覆滅。就在目前。所以連夜的打了一通電報。告訴國中。把他那以身許國的心表白出來。末後便接著一篇很沉痛的文字。叫國人臥薪嘗膽。誓

復此仇。說要是國人無此決心。這臥獅國就是永無翻身之日。不如集合起這四萬萬人民。同蹈東海而死。還可以借着那長風巨浪。掩恥遮羞。這封電報到時。傾刻間傳遍了全國。任是木石之人。見了都要傷心隕涕。後來那些睡獅國大臣便趕緊派出了全權專使。與矮子國議和。許多嚴酷的條件。祇得甘心忍受。並且要回了意雲的屍身。預備給他葬埋。誰知道打開了他的衣襟。只見五彩斑斕。光華眼照。原來是一幅睡獅國的國旗。把他渾身裹緊。知道他是不願落與敵人之意。國旗低下又發現了一張小小的像片。那像片裏是一個霧鬢風鬟的女子。斜睇送情。下邊還有幾行細字。原來是李慧珠在他出征的時候送了他。叫他以身許國的意思。所以意雲這段情史。就隨着他報國的行爲。一同傳播出來。睡獅國裏的人以歌以泣。是沒有不知道的了。

睡獅國的人自從這次打了敗戰。受了這種激刺。便把意雲和李慧珠的偉績遺言。深深的印進腦筋裏去。居然大大的振作起來。那些貪官污吏。劣將驕兵。漸漸的知道識羞。怕人家說你做不起一個頂天立地的賈意雲。也不應當跟不上一個弱質紅顏的李慧珠呀。從此就生聚教養。釋忿捐仇。上下一心的捍外禦內。果然不出十年的工夫。大吼一聲。山搖岳振的把那矮子國打了一個落花流水。算是報了前仇。現在這睡獅國居然在國際上占了很高的位置。執了亞洲的牛耳。不再作他千年的古夢了。他們時時想起了那先知先覺的兒女英雄。就揀了一個湖山幽勝的所在。把他們兩人合葬起來。樹了一塊豐碑。到了春天。總有無數的游人。前來憑弔。祇見那墳上。開滿了杜鵑花。一縷猩紅。好像是他們的血染成的一般。(完)



二個崇拜小說家者

張舍我

美麗和婉的太陽。穿過了格子玻璃窗注射進來。照在黃色寫字桌的左上角。臺角上的陽光。反射在向桌上一本書注視着的臉上。伊的目光被比較強烈的陽光攪亂了。再也不能看書了。伊也覺得有些疲乏了。因為伊今天一吃了午飯。別的都沒有想到時。第一個思潮便是「讀那部新出的小說。」星期六的下午。是每個少年最寶貴的光陰。無論是他或者是伊。所以一定要慎重地選擇能使他或伊最滿足。慾望而有興味的事情或玩意兒。才肯將這光陰消去。現在伊以讀那部小說為最能滿足慾望而有興味。可以推想到伊對於那部小說的重視態度了。伊

放下了飯碗後。差不多就坐在寫字桌旁。將那部小說展開在桌上。俯着首專心的讀。伊愈讀愈覺有味。沒有休息的讀了二小時。眼睛也酸痛而帶模糊。因借着陽光的攪亂目光而休息了。伊將那最後讀過的一節。用鉛筆劃了一個記號。好好的將書闔了。

伊伸伸手。打了一個懶腰。彎兩臂在背後抱着頭。兩眼注着承塵板。但伊的美目中。並不看見什麼承塵。伊正在那裏回味伊方纔讀的一部小說中的情節。伊覺得在伊的智識區域裏。伊一定批判那部小說是最近五年內最善於描寫下等階級的小說了。這部創作小說的好歹。並使

伊聯想起了那個作者。伊想那作者一定是個具有天才容。而且他的想像、理解、經驗。一定是非尋常的人們可以及到的。又想作者費盡了他的精神能力。創作一部小說出版後。一旦大受社會的歡迎。有「不脛而走」洛陽紙

貴」之勢。不但受社會的歡迎。而且蒙社會加以讚美的頌揚的批評。大家說這個作者。簡直是天生的驕子。作者而達到這個地步。不知他中心的愉快。要到何種程度。他所得人生的慰藉。也一定不是尋常的人們所能求得到。尋常人們所不能滿足的慾望。他一定可以滿足。譬如——

——伊自己設想——伊若能創作一篇小說而風行於世。伊一定毫無別的希冀的了。因此伊又想到那部小說的作者。伊那易受刺激的嫩美的心裏。忽如發狂般的欽佩他起來。仰慕他起來。崇拜他起來。伊放下了環抱着頭的兩手。俯首用伊水盈盈的美目。直瞧那部書面上印着的「黃文濟著」四字。其實伊只看見「黃文濟」三字。那個「著」字不是伊所必須見的。伊見了那部小說作者的姓

氏。更欲親見那作者的容貌。舉止。親聆他的聲款。在他面前老實宣布伊心中的隱祕。傾吐伊心中的積憤。他必誠懇地傾聽而重視伊的坦白。引伊為文字上的知己。歡喜和伊交友……

伊忽然轉念。「我可是瘋了嗎。我何嘗知他。他亦何嘗知我。我固然為着他的藝術而欽慕。然而他何嘗知讀他小說者之中有一個我呢。即使他知道了。也有什麼意義……」

伊的思潮斷了。伊美目中的光。泛泛注着空際。伊連自己也不知道。伊還是在那裏沈思。還是在那裏靜看。

沁園裏的藝術展覽會散會了。笑語盈盈的青年男女。三三五五的走出園門。有的跳上電車去。有的忙喚着人力車。有的是富家子弟。他門坐着汽車馬車來。汽車馬車停在園門外。等着迎接他們回去。在人聲、招呼聲、馬蹄聲、汽車放警號聲的擾亂混雜聲中。伊也站在園門的左首。揮手招伊自己的汽車。因為伊的汽車。已不在伊來時停駐

的地方。但伊揮了幾次手勢，仍不見伊的汽車駛來。伊很覺不耐煩。站在脚尖上，向四面探望。忽園門的右面，一女子向伊招手。伊一瞧，暗暗喜呼道：「君芳姊也在這裏。」想着提步走去。那女子也向伊笑盈盈的過來。先開口道：「怎麼你一個人出來，好姊姊，我如何思念你呀！」

小鶯也笑着答道：「我也正尋你不得哩。」一面緊緊握住伊的手。兩人都覺得似沸熱般的情感。無異電流似的從兩個手掌裏往來傳遞於各人的身心。

於是兩人臂交着臂，同步走到道旁人少之處站着。那時園門口的人，已散去了大半。馬車也稀少了。小鶯的汽車還不見。伊只得一面等待伊的汽車，一面和君芳細談近狀。談至中間忽然問伊道：「你可是獨來的嗎？」

君芳微笑，緩聲道：「我們賞覽藝術，得到一種意見時，若無可以與語之人，總要使人覺得悶損不吐，似有物在喉的一般。所以一定要有伴侶，要有明白什麼是藝術的伴侶。或者就是藝術家……」小鶯搶着問道：「那麼你一

定有你的「藝術家」做你的伴侶了。」「被你猜着了。」那是一個伊或是一個他。」

君芳雖是個坦白者，至此却忸怩說：「是他罷。」

小鶯跟着問伊得交新友，為甚不肯告訴伊。君芳說那朋友不肯多交新友，也不許他的朋友，未經他的許可而宣布他的名字。所以伊不能無端地將他的姓氏告訴伊的朋友。

小鶯一面聽君芳的話，一面留心那向淞園馳來的車馬。等得有些不耐煩時，想拉着君芳走了。忽見伊的汽車夫走到伊面前說道：「鶯小姐，汽車送老爺到總會裏去了。請小姐另喚一輛汽車回去。」小鶯道：「你去罷。」說畢拉了君芳的手同走。並道：「我們還是緩步回去罷。」兩人走着又繼續以前的談話。君芳道：「他今天和我一同來看展覽會的。他在會場裏遇見了朋友，便和我分開。他原說場中尋不到他，叫我在園門口等他的。此時不來，想來又是什麼報館裏的編輯，逼着他去做稿子了。」小鶯道：

「要他做什麼稿子？」小說稿子。「他是個小說家麼？」

「他是一個有些聲名的小說家。」

小鸞崇拜藝術的天性，頓時湧現出來，很誠懇的問道。

「他叫什麼名字，你真闊綽呀。友朋一覽表中，竟有「小說家」三字，我真羨慕你和那些描寫人生戀愛，痛苦，悲慘的各種景象的藝術家。我是人中最崇拜藝術家的。一個。你可以給我介紹和他認識麼。芳姊，你可以麼？」

伊說時竟停了步，凝着目光注視君芳的兩眼，靜待伊的答復。君芳先是驚奇，繼又變作無謂的恐懼，就是女性常有的怯懦心，和妬忌心。伊囁囁着答道：「我自然可以的……但是……他很喜歡……交友。剛纔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麼。」

「你那朋友，是不是現代有名的小說家黃文濟嗎？他不是主張社會的文藝的作者麼？」小鸞一面問，一面很熱誠的望着君芳的答復。但是伊的熱誠，益使君芳恐怖。疑惑，不敢老老實實地說出來，但伊也不能不故示鎮靜。

所以答道：「我那朋友，雖不及黃文濟的有名，但是他描寫社會人生的能力非常偉大。他同黃文濟是很好的朋友。黃文濟常稱讚他的天才，批評他的思想是超人的……他的名譽雖尚不及黃文濟的五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但終有像黃文濟的一天。其或勝過黃文濟，也未可知。」

但小鸞已搶着問道：「那有希望的作者是誰？」君芳又囁囁着說道：「他……叫做陸……陸家驥就是陸驥。」陸驥嗎？「正是。我想你也必知道他的名字，我必竭力替你介紹好了。像姊姊這樣的醉心於藝術，沉浸於藝術的潮流之中，那一個藝術家不願引你為知己，引你為有同情的伴侶……我們別在這路旁談癡話，路人要說我們是瘋子了。我們各喚了車子坐着回去罷。」

二三天以後，小鸞接到君芳寄來的一封信，信內說，伊已和伊的朋友陸驥說過，他很願和伊相識，並且非常敬佩伊的重視藝術家，他極願早日相見，祇因文債累累，恨無

分身之術。所以不能趨前晉謁。如有便惠臨他的小舍。實不勝歡迎之至。小鶯看了。心中自然愉快。並覺得這是伊有生以來。因為伊想伊可以由此陸君認識那大名鼎鼎的黃文濟了。第一次的真愉快。當時便寫了一封回信。請君芳於星期六的下午到伊家裏。坐着車子同去訪晤小說家陸驥。

到了星期六。君芳準時到伊家裏。伊請君芳同坐着自己的汽車去。君芳微笑道。「我們不必坐汽車去。因為汽車不能直接開駛到陸君寓所的門口。」小鶯道。「爲什麼呢？」他的寓所並不直通馬路。「那麼我們就在馬路上下車便了。」君芳知道伊的性情。是歡喜表示闊綽的。想也不能勸阻伊。便不說什麼。表示同意。然而心中怎樣呢。無緣無故的恐怖心。和因為介紹一個女友於自己好友的妬忌心。更強烈了。忽想不應該介紹一個醉心藝術的女子於一個藝術家。而那藝術家是自己的至友。更不應該介紹一個處處勝過自己的女子於自己的密友。此

時的君芳幾乎要不肯領小鶯去會那小說家陸驥了。然而又有何詞可以推諉呢。兩人已坐在汽車裏了。汽車也開駛了。君芳還裝着沒緊要的神情說。「我想我們還是不要去罷。陸君或者到文學社裏去了。我們改去遊公園罷。」小鶯自然反對此議。君芳暗想「幸虧此中還有一個秘密。可以做我的保障。」

汽車夫依着君芳指點的地方。開駛了三十分鐘以下。到了一條很狹隘而高低不平的馬路的盡頭。君芳便叫小鶯一同下車。並道。「我們只能走了。」小鶯道。「坐人力車罷。」你別誤會。陸君的寓所。是在這條橫街裏的小街裏。人力車也不能通行。」小鶯不覺呆了。半晌。纔無精打彩地說。「難道陸君竟住在這樣的……唉……誰說不……」那麼我們走罷。」

馬路旁的那條橫街。是碎石子鋪砌而成的。多年不修。高低不平。地上多是窪。有的還積貯着穢水。小鶯是穿着粉紅緞子的高跟皮鞋。走時屢次顛躓。有時幾乎要仆倒。伊

心裏非常的懊惱。那街的兩旁。又都是些舊貨店、破布店、收買頭髮店……等等的小店。店中各種破舊什物堆積

不了。大一半堆放在街上。所以街上走路的容積。就這樣

縮小了一半。路旁沒有公廁。路人可以隨處小便。街中充

滿着一種如臭非臭觸鼻奇癢令人欲嘔的空氣。許多面

目混俗、驚黑枯黃、而衣服襤褸的人們。就在這空氣裏談

笑叫囂。怡怡然自尋他們的樂趣。使伊見了。益發難過。伊

想伊從不曾走到過卑田院裏。和那些貧民爲伍。自損伊

高貴的身分。不料今天果然走到貧民窟裏。受那些厭惡、

可鄙、難堪、令人欲嘔的……嘻笑、驚奇。伊恨不能兩脅下

立時生出兩翅飛上天。……着地上裂開一個大口。伊可

下去躲避。伊因恨變怒。由怒成羞。傳得很細白的粉頰。頓

時泛得通紅。伊忍耐不住。恨聲道。『作孽。作孽。』在伊前面

走的君芳。回頭向伊一瞧。見伊的耳頸都赤了。已明白伊

心裏的思潮。但伴做不覺。仍往前走。一面說道。『小鶯姊。

你穿着高跟鞋子。走這條路真難爲你了。』鞋子和絲襪

上都濺滿了污水了。真可恨。……不久可到那……裏了麼。』

小鶯又想。那個小說家爲什麼歡喜要住在必須經過這

樣街道的屋子裏。那闊大的馬路上。不是有許多高爽的

石庫門房子空着。門上貼着召租麼。我想他定有怪僻的

脾氣。喜和貧民爲伍。借着可以觀察下等社會的生活狀

態。以便懇懇切切地寫入小說裏面。忽又想到和描寫人

生的藝術家交際。是人生第一件快活事。更是我個性的

最快活的事。我決知我和那小說家晤談了以後的所獲。

要比因走這狹街而受的損失大幾千倍。以至幾萬倍。因

此伊的忿怒退去了。希望和幻想的快活。便佈滿了伊腦

筋中的區域。

不知不覺間。這兩個女郎已走過了四五十家東洋式房

屋的門面。左首裏有一條二丈左右長的小街。那小街的

寬度。至多祇有三尺。街口放着一隻破碎的垃圾桶。桶的

容積太小。而垃圾太多。桶的外面。或者可以說。全街裏都

心裏非常的懊惱。那街的兩旁。又都是些舊貨店、破布店、收買頭髮店……等等的小店。店中各種破舊什物堆積

不了。大一半堆放在街上。所以街上走路的容積。就這樣

縮小了一半。路旁沒有公廁。路人可以隨處小便。街中充

滿着一種如臭非臭觸鼻奇癢令人欲嘔的空氣。許多面

目混俗。顰黑枯黃。而衣服襤褸的人們。就在這空氣裏談

笑叫囂。怡怡然自尋他們的樂趣。使伊見了。益發難過。伊

想伊從不會走到過卑田院裏。和那些貧民爲伍。自損伊

高貴的身分。不料今天果然走到貧民窟裏。受那些厭惡、

可鄙、難堪、令人欲嘔的凝視、嘻笑、驚奇。伊恨不能兩脅下

立時生出兩翅。飛上天去。或者地上裂開一個大口。伊可

下去躲避。伊因恨變怒。由怒成羞。傳得很細白的粉頰。頓

時泛得通紅。伊忍耐不住。恨聲道。『作孽。作孽。』在伊前面

走的君芳。回頭向伊一瞧。見伊的耳頸都赤了。已明白伊

心裏的思潮。但佯做不覺。仍往前走。一面說道。『小鶯姊。

你穿着高跟鞋子。走這條路真難爲你了。』鞋子和絲襪

上都濺滿了污水了。真可恨……不久可到那……裏了麼。』

小鶯又想。那個小說家爲什麼歡喜要住在必須經過這

樣街道的屋子裏。那闊大的馬路上。不是有許多高爽的

石庫門房子空着。門上貼着召租麼。我想他定有怪僻的

脾氣。喜和貧民爲伍。借着可以觀察下等社會的生活狀

態。以便懇懇切切地寫入小說裏面。忽又想到和描寫人

生的藝術家交際。是人生第一件快活事。更是我個性的

最快活的事。我決知我和那小說家晤談了以後的所獲。

要比因走這狹街而受的損失大幾千倍。以至幾萬倍。因

此伊的忿怒退去了。希望和幻想的快活。便佈滿了伊腦

筋中的區域。

不知不覺間。這兩個女郎已走過了四五十家東洋式房

屋的門面。左首裏有一條二丈左右長的小街。那小街的

寬度。至多祇有三尺。街口放着一隻破碎的垃圾桶。桶的

容積太小。而垃圾太多。桶的外面。或者可以說。全街裏都

積着一尺多厚的垃圾。近垃圾桶的陽溝裏。滿溢着人尿。並且有大人或小孩子的糞。垃圾桶就在小街口。却占據了街寬的三分之二。人走的路祇占一尺。這小街是一條窄街。街底是最低舊的破門。

君芳走到小街口。站着回頭呼道：「小鶯姊。要轉彎了。你留心着。累了污穢。」說着不待伊的回答。便自低着頭。目注着地。一隻手提高了裙角。很謹慎地慢慢走過了垃圾桶。便直望那扇破門跑去。似乎伊已忘掉了一切了。

然而小鶯怎樣呢。當伊聽得君芳說要進小街。伊一見了這小街中的情形時。幾乎恨得要立時回身飛奔出去。可惜伊還沒有這般勇氣。伊兩目呆呆的注着街裏的君芳。站在難堪的街口。茫茫不知所措。

君芳把破門推開了。回首不見伊在身後。便遙呼道：「小鶯姊。快進來呀。呆在那裏做什麼。」小鶯還是呆着不答應。君芳連呼了幾聲。小鶯暗想既已到了這裏。不如勉強走進去。便一手拿手帕掩着嘴。一手提起了裙角。十分留

心的走進小街。隨君芳跨入那破門。

破門裏面。是一個長方形的泥地天井。天井裏都是些破椅破棧破鉢等一切廢物。橫七豎八的堆積着。只有中間三四尺寬的一條空道。爲天井裏各家住戶出入之用。面破門的是一排四間朝南低矮的舊平房。東西兩間。這六間平房裏。望去黑鬱鬱地不知住着多少人口。這時適有二個蓬頭垢面。衣服襤褸。赤腳露腿的小孩子。在那廢物堆裏攪混。忽見這二個如天仙般的少女走進貧民窟裏來。都不覺拍掌狂呼道：「俏姑娘來了。大家快出來看呀。」那黑鬱鬱的低屋裏的男女老幼。頓時如潮湧般的衝出來觀看。有的是白髮婆婆。有的是蓬頭少婦。有的是短褐赤足的勞働家。都是笑嘻嘻伸長了頸子。向君芳小鶯兩人的上下仔細打量。其中有一個小孩子指着君芳道：「那走在前頭的昨天也來過的。伊是到第二家去的……」

這時小鶯修飾得非常美麗動人的粉臉。泛得通紅。連耳

根頭頸都漲滿了血液。恨不得立時退出去。或者有個地洞時鑽到地下去。但是伊的朋友君芳不肯原諒伊。拉住了伊的手。只管往裏走。到了東首第二家的門口。也不管擠在左右的男女。向裏呼道。後間陸先生可在裏面嗎。我們特地來看他。那站在門口的袒着胸餵乳於懷裏孩子的蓬頭婦人。笑嘻嘻露開着一口從不洗刷的黃牙齒。

代答道。『你們要找後客堂裏的先生嗎。他正在寫字……』話還未完。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子。在客堂後的房門口一望。跑出來插嘴道。『先生睡在床上。現在那裏起來了。』君芳便拉着小鶯進去。指着小客堂中央一隻白木檯子旁的一隻長檯。說。『我們就坐在這裏等陸先生罷。』

擁擠在門外門口觀看這二位美婦人的。正在交頭接耳紛紛議論時。客堂後的陸先生出來了。他是個清秀而微瘦的少年。年事約在二十五歲左右。因為衣服平常的緣故。外貌似乎不甚振作。但是他炯炯的目光。一望而知含着堅決的精神和毅力。君芳見他出來。便立起來指着小

鶯微笑說。『這位就是傾倒於藝術而最欽慕大小說家的穆小鶯女士。』——又對小鶯說。『這位就是青年派小說作者陸驥先生。』陸先生向小鶯鞠躬。小鶯也從容不迫的還了一禮。站在門口的。有幾個竟忍不住笑了出來。陸先生回頭向他們一瞧。沒氣力地說道。『這真所謂少所見而多所怪了。』

陸先生就對兩位女郎的一隻板凳坐下。先抱歉了一番。然後對小鶯說。『小說在文學上原占極重要的位置的。但中國人認錯了。以小說為消遣品。沒有文藝的價值。所以不為社會所重視。小說作者也被視為無賴文人之一。常被人家加上種種惡名和咒詛。今女士因重視小說價值之故。而垂青於嘔吐心血的作者。以鄙人的藝術論。自然配不上說是小說家。』——君芳笑說道。『你何必客氣。』誰說客氣。像穆女士的因醉心於藝術之故。而企慕小說家之為人。實為吾輩做小說的一生莫大之榮光。天下讀小說的能有一二個如女士的人。吾輩雖為藝術而

死也是甘心的了……」

小鶯俯首靜聽着。不敢抬頭看他。伊聽見他讚美伊。自然歡喜。但一見那室中的情形。和站在門口的人——這時漸漸散去了。——和伊的理想衝突。伊的熱望早已退去。失望、怯懦、恐懼。却湧上來了。所以伊口邊欲吐的言語。又吞下喉嚨。默默地不作一聲。

君芳向陸先生望了一望。陸先生沒有覺得。問道：「據君芳女士說。穆女士非常欽佩黃文濟先生的作品。可是的嗎？」小鶯低聲答道：「非常的欽佩。」女士如欲鄙人介紹。自當……小鶯續道：「不勝感銘之至。」說時臉頰都紅了。似乎羞澀得很。陸先生大為感動。誠懇懇地說道：「女士也欽慕黃先生的爲人嗎？呀。蒙你點首稱是。要是我將這句話。告訴了他。我不知他要怎樣的感激零涕呢。君芳縱聲笑道：「我說他——黃先生一定要五體投地哩。伊的言語裏。很有些不自然的聲調。然而小鶯怎會覺得呢。陸先生雖然明白。但依舊說下去道：「黃先生的小說。我

們沒有一個不欽佩他到極點的。他的克享盛名。也有那一個不企慕豔羨他。現在社會那一個不和他相識引爲榮耀。可惜他深居簡出。不肯和外面交接罷了。但我和他是摯友。我若……」黃先生住在那裏。哈哈。黃先生嗎。他的寓所。離此約有一里之路。『那麼我們今天還可以去拜訪他。』陸先生又笑道：「而且他也住的平房。屋的高低。和這裏差不多。也只租客堂後的小半間。屋臨一條小河。河水骯髒。到了夏天……」什麼。什麼。有名的小說大家。住在那種屋子裏。竟住在那個地方。叫我……怎能相信……誰能相信……黃文濟……小說名家。唉。陸先生的話。出乎小鶯的意料之外。所以伊不禁驚呼出來。伊會想：「陸驥是小說界中的無名小卒。所以連清潔整齊的衣住也沒有。若是那黃文濟。是博得社會頌揚讚歎的文學家。他精神上有這樣高貴的態度。他物質上決不致像這位陸先生的。誰料依陸先生的話。竟也是個貧民窟裏的一份子。卑田院中的老主顧。唉。我上了當了。伊

很懊惱伊此來的孟浪。

「女士願於何日與黃先生相見鄙人當……」陸先生話還未完。小鶯的臉上已露不欲之意。陸先生也不說了。小鶯吞吞吐吐的說「停幾天再談罷。」

但是伊怎覺得坐在伊身旁的君芳向陸先生撇嘴。以目示意。嫣然微笑。自鳴得意呢。

三人各自無言。低矮的小室中。沈靜了一會。連得那站在門口的也不發聲。

「這裏沒有好茶。也沒有好的茶杯。所以二位茶也沒得喝了。還請原諒。」這自然是陸先生說的實在話了。

小鶯立起來告辭。陸先生自然不能強留。君芳也隨着出去。陸先生送二人到天井的破門口。一鞠躬而退。二人也回身鞠躬。然後舉步仔細走出那污穢狹隘臭氣難聞的小街。

二人回身鞠躬時。他覺得二人的容色。給他二種感想。既使他中心愉快。又使他五內悶損。有一種可喜可悲的情素。縈繞於這位小說大家的腦筋裏。

明天下午。君芳到他家裏。告訴他說。「小鶯曾說。伊只肯和小說家交友。不肯和卑田院中人往來。小說家既是卑田院中的產物。伊死也不肯和小說家做朋友。自貶身價了。你道好笑不好笑。」那麼你也不必光臨卑田院了。」

「小鶯是欽慕一個藝術家的虛聲。我是愛慕你的爲人。你的盛名和你的卑田院的形式。有什麼關係呢。」

「要中國的小說家。不做卑田院中的人。除非在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後不可。」這是陸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黃文濟先生說的。——陸驥是黃文濟的假名。這是黃先生的摯友楊君芳女士要求他臨時假用的。

在小鶯一方面。雖然因爲着反動。企慕藝術家的心冷淡得多了。但於那黃文濟先生。究竟未能忘懷。花晨月夕。時作幻想。結果只有恨中國的小說家爲什麼不值錢。

到明年菊花盛開的時節。伊先從報紙上得到消息。小說黃家文濟和伊的朋友楊君芳女士不日結婚。又得到君芳一封信。信內有一句說「我將嫁於卑田院中的黃文濟爲妻了。高貴的姊姊。別笑我愚昧呀。」



祖 國

錢唐邨

傷心呀——怎能不傷心呢。大好的——一個錦繡河山。一旦淪亡於他國手裏。做他國的奴隸。受他國的凌辱。唉。這種慘無人道的情狀。加到我們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身上。使我怎能不傷心呢。——傷心呀。

祖父啊。你不是八十二歲的人嗎。爲什麼還要拿了旗子。到街上去大聲疾呼呢。等到彼國警察來干涉。你還不肯中止。唉。偌大的年紀。這樣慘死。可憐啊。

你死後的笑容。和五年前我從學校裏回來。你在門口接我時的笑容。有什麼分別呢。唉。

這兩次笑容。深印在我腦筋裏。就是十年百年之後。再也不會淡下去了。——祖父。你不是立在我前面嗎。你不是在這裏對我笑嗎。

父親。你現在曉得我已經離開祖國五千里了嗎。你每天有多少食料進口。唉。不知要到何年月日纔能會見呢。亡國奴。無家的狗。……這種聲音。入到我的耳中。和用幾千萬枝燒紅的針。在我心上亂刺。有什麼分別呢。但是我並不恨他們。恨只恨自己做了亡國奴不好。你想祖國已經滅亡於他人手裏了。還要活在世上做什麼呢。難道

還有廉恥麼。還有生趣麼。受這種罵聲。也是應該的。唉。其實我也是一個錚錚男子。昂藏七尺。與別人有什麼不同呢。我也何嘗不想自殺。不過……唉。一幅獄中訓子圖。又很清淅的映在我的眼簾上了……父親。你面孔爲什麼這樣瘦呢……你的頭髮爲什麼這樣長呢……你爲什麼只是哭着不響呢……來了一番訓子詞。又很清朗的入到我的耳鼓裏了……「……你想到這樣地步。還要勉強的活着。究竟爲的是什麼……還是怕死嗎。……你難道忍心使祖國就是這樣滅亡嗎……恢復祖國的責任。在什麼人身上……假使大家像你這樣要自殺。要那個來恢復呢……你還記得你祖父死時的情形嗎……」

唉。我現在雖然離開我的祖國了。但是我的心那一時那

一刻不在祖國裏呢。唉。那許多父老兄弟姊妹們。現在正不知在那裏怎樣的受凌辱打罵的痛苦呢。

傷心呀——怎能不傷心呢。一個大好的錦繡山河。一旦淪亡於彼國手裏。做彼國的奴隸。受彼國的凌辱。唉。這種慘無人道的情狀。加到我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身上。使我怎能不傷心呢。——傷心呀。

鄧君明俊。韓國人也。辛酉秋。同客金陵。午夜聚談。爲述彼國慘史。各觸心事。相對默默。蓋已哭不成聲矣。翌晨。起草是篇。稿竟視之。不知其爲淚爲血也。卮註。是余二年前舊作也。久置書笥。未嘗出視。乃者。二十一條交涉。旅大收回。呼聲日高。偶爾憶及。因檢寄勳風先生。請刊諸小說世界。國人其亦知余之用心乎。卮又註。

萬能術

卓 呆



一 記憶着年月日

他一陣的搖頭說道。我不信。我不信。諸君。這搖頭的人。乃是一個纔出商業學校門初次就職的青年。姓陳。名通光。年二十二歲。正是什麼事也空想當先的時代。他對那對面坐的朋友說道。我不信。無論你怎樣說。我總不信。這世上有什麼奇蹟。陳通光只是很熱心的辯駁着。諸君。我要記這議論的原由。不可不先把發生這議論的年月日。正確的記他出來。若是沒有年月日。那是無論如何實在。人家

2 + 2 = 5
? ? ? ?
豈有此理

總容易當他小說咧。這樣實際的怪事實。我總得要確實詳細的把年月日與時間等。一一記載出來。請讀者諸君曉得世上真有此事纔對啊。諸君也可以把自己所記得的這年月日的事實來一對照。方始恍然大悟。不錯。世上當真有這種奇蹟存在的啊。其時正是民國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正午時分。就是上海各報載着米價達到十八元的一天。此刻第一要請諸君別忘掉這民國十一年八月十三日的這日子。我這裏所記述的大奇蹟。諸君別怕我太囉嗦。乃是民國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午前十一時五十五分發生的事實。這年月日和時刻。是正確的。你們且牢記着。那麼場所呢。發生這奇蹟的地點在那裏呢。這倒有些不能清清楚楚說了。然而又不能不說。但是爲着保證事情的正確

與否。換一句說。要世上的人承認這奇蹟確是在這世上。衆目昭彰之下發生過的。那我詳細記出某街某號門牌來。不是有人要受累了麼。然而也是不得已。只好說了。北京東城半條胡同八號。這一所屋子。是一個事務所。這陳通光青年議論家。是在他裏頭一間房子內住着。所以又像是事務員。又像是看屋的人。他的位置如此。與陳通光一同議論着的對手。叫做萬自新。是與他年齡差不多的學友。此人曾在一個什麼宗教學校中肄業過。現在在那裏代理宣

教師的職務。這位宗教家的議論。不問什麼事。總脫不了宗教腔調。動輒把奇蹟奇蹟等話說着。他又說。你看。近來米價貴到如此。若是沒有奇蹟。萬萬不會有低落的希望的啊。陳通光反抗似的口氣答道。什麼叫奇蹟。我倒要請

你說明一下。萬自新便說明道。基督向着立不起來的人說。你立起來啊。他便能立起來行走。一言以蔽之。是把意志之力來活動外界的。

二 不思議

陳通光說。我不信。隨便你有怎樣偉大的意志之力。到底



長 總 飯 喫

不能違背着物理的原則來使物體變動的啊。萬自新道。你說出這句話來。真還不明白奇蹟是何物咧。物體照着物理的原則會變動。乃是當然

之事。既不是奇蹟。也沒有什麼不可思議。奇蹟就不同。也沒有什麼物理原則。也沒有已往的先例。單單依着發命令的人的意志。會起變動罷了。陳通光一聽。雖明知是個毫無意思的問題。不過出於自己的意思以外。倒不免高

與起來。便道。你且聽了。要違反物理的原則。那是事物一分一釐也不能變動的。萬自新聽着笑道。一分一釐麼。這一點兒。你自身已經是非科學的了。若是有一分一釐會變動。那是物理的原則。早被這一點兒破壞了。就是一尺。

一寸。一丈一尺。或是萬里千里。也可以動咧。要用科學的來議論奇蹟之時。實在談不到什麼一分一釐一尺一寸等問題的。陳通光忙應道。是啊。就是一毫一線。若是外物可以跟從着人的意志會動。那就全天地全宇宙。也可以

斷定說能由人的意志去動他了。我的議論。並不是非科學的。越是科學的。越要說定沒有奇蹟。萬自新說。你雖說得似乎很定。這又是非科學的啊。非科學的人。終究會成爲奇蹟的信者的。陳通光又說道。什麼終究。非科學的



的人。就是奇蹟的信者。奇蹟的迷信家啊。你自己便是迷信家。即奇蹟的信者。又是非科學的。反要說我是非科學的。那真矛盾了。萬自新忙應道。不然。真的科學家。便是不可思議主義。決不必斷定到科學證明的以外的。你

斷定說沒有奇蹟。那是走在科學還不能證明的所在。在那裏下斷語啊。要指奇蹟爲不可能。那是非將宇宙一切事物一切變動。盡行調查之後。不能夠下斷語的。陳通光節道。什麼。我在此地。立刻可以證明啊。譬如我向這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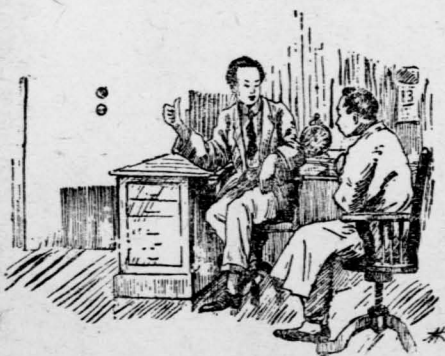
的時辰鐘。聚了我全身的意志。命令他動這麼一分一釐。或一線一毫。那是這時辰鐘連微動也決不會有的。萬自新說。那不過證明你自己的意志。要發生奇蹟。是不適當罷了。斷不能就此證明奇蹟的絕無啊。凡是能夠發生奇

蹟的。非像基督釋迦那麼有特別意志的人不可。陳通光聽了。要想消滅他這說明。便對桌上的時辰鐘。裝做喚起奇蹟來的態度。下命令道。時辰鐘啊。你快從我的命令。動

這麼一分一釐。或一線一毫啊。他宣告之後。說也奇怪。真是不思議。實在不思議。其時那時辰鐘。真是一分一釐。一線一毫。差不多在人目所瞧不出的程度內。似乎略為動着。與其說他似乎略為動着。不如說似乎看見略為動着罷。

三 不思議以上的不思議

果然是時辰鐘動着麼。那麼動起來。也不過照陳通光的命令。只有一分一釐。一線一毫啊。人目所瞧不出的。或者並沒有動。在陳通光的眼中看來。像是動過的。在陳通光的心裏想來。像是動過的。不過這一點兒罷了。所以陳通光雖覺得時辰



鐘動過。那萬自新一點沒有注意。反很不高興的說。我極正當的議論。你往往用這種滑稽態度來譏嘲我。算是什麼呢。二人談到這裏。恰巧聽得一聲午磬。響聲直達到二

內閣總理與喫飯總長會話

人的空腹之中。萬自新立起來道。半天工夫。消耗完了。我要去咧。說罷。就

此出門而去。留着陳通光一人在室內。臉上似乎非常懷疑。默默想着。那時辰鐘。當真動了麼。不對。決不會動。那麼怎麼我眼睛中像看見動着的呢。一定是我誤會了。不然不然。斷不是誤會的。確那時辰鐘。雖不能說定是一分一釐。實在微微的動的。一定動的。我眼中看見他好像動着。當真看見的。為什麼會看見呢。陳通光疑惑不解。他種種的想着。或者是自己的神經不正確。不動的東西。由着一種幻覺。也當他動着麼。不對的。並非如此。我一向無論在那裏

試驗體格。都是優等合格的。那麼難道我昨夜睡眠不足麼。也不是。多睡倒還有。萬不會不足。或是食物消化不良。

積聚在胃中了麼。也不對。從前在學生時代。却是飲食物很粗劣。現在那裏有這種事呢。不過每每瞧着人家天天宴會。夜夜酒席。却不免有些羨慕。有些不平。就算這不平之氣。能夠有神經失去常識的力量。那是這結果。也應當在數年前就出現的啊。他千思萬想。毫無頭緒。忽然大悟起來。心中暗暗叫道。何必如此亂想呢。我只是疑着做什麼。我只消現在再向這時辰鐘來命令一下就好了啊。倘使方纔當真動的。那麼此刻也會動。此刻若是不動。那麼可見方纔的動。實在是錯誤



了。他想到這裏。又覺得室內別無他人。獨自去對那時辰鐘下命令。不是像發瘋麼。不免有些難爲情起來。陳通光

到底是個有幾分科學性癖的人。所以打算要再行試驗啊。他很羞恥的先對四面瞧瞧。自然門窗都開着。只得將窗帘拉好。不拉雖沒有人看着。似乎形式上總要做得無人可以偷看。門也掩好。於是對着那時辰鐘。這一次膽大些了。很清楚的下令道。時辰鐘啊。你向前進這麼一寸。他說罷。真是不思議。豈但不思議。竟是不思議以上的不思議。那時辰鐘居然進了一寸了。陳通光這一驚。真非同小可。

張開着口也閉不下去。反疑惑起自己的目光來了。既有一分一釐可動。那是理學的原則已破。竟全天下全宇宙

也可動啊。不是方纔萬自新說過的麼。此刻時辰鐘果然能够動了。那實在不是尋常的事啊。奇蹟。奇蹟。現在這裏竟有根本的推翻理學原則的奇蹟本身出了現。

四 驚倒全球的大趣向

當真時辰鐘進了一寸。因此說。支配全宇宙的物理大原則也就破壞。並非過分的話啊。陳通光十分的奇怪。自然要疑到有沒有人在那裏惡戲。所以環視室中一回。又瞧瞧桌子下。然而沒有什麼可怪。於是他又向時辰鐘道。往後面退二寸。這命令一下。更不思議了。那時辰鐘真宛如活物一般。退後恰巧二寸。他的顏色不禁大變。他只是包圍在怪異之中。成了一個什麼也想不出的人了。歇了一回。又換了一個念頭。兩手



將時辰鐘捧起來看看。也沒有什麼變異。把他搖動。仍舊沒有什麼奇怪。再在擺時辰鐘的地位上摸摸。也不見什麼可疑。最後將桌上的毯子提起來。連連振動。也沒有什麼異狀。他暗暗訝道。奇了。我

向深信奇蹟是沒有的。難道果然有的麼。竟不能說有的麼。實在有的。在我眼前出現了。啊。這麼看來。人的意志。竟能夠自由自在。去變動宇宙物質的關係。這就是奇蹟。能够發生奇蹟。那麼的強意志。從古以來。只有釋迦基督等極少數的人罷了。想不到這稀有的不思議之意志之力。我竟有的啊。唉。怎麼我一向沒有知道呢。竟一點也沒留心過。陳通光又生出一個怪訝的念頭來道。我心中所有的這力。不知究竟有多

少量啊。又暗道。時辰鐘既經可以動得。其他的東西。也能夠使他動了啊。萬一單單會動這時辰鐘。那便太不中用咧。但是一個時辰鐘既能使他動。那是可見意志之力。已能勝過物力了。自然什麼東西也能夠動他咧。真如萬自新所說可以去動全宇宙了。陳通光這麼想着。更打算把試驗延長些。向着自己面前的椅子道。你跳舞一下給我看看啊。命令一發。椅子自己動了。他看得呆咧。說道。好了。仍歸原處。說罷。同時椅子還原不動了。於是他滿腹的怪訝之念。變成了一種喜悅。想道。這麼奇怪的力量。既含在我心中。那是我即使做一個變戲法的。也一世不必愁沒飯吃了。陳通光真是個志氣不大的人。他有了這可以動全宇宙的奇妙大魔力。竟僅想做一個變戲法的。可見他平日是個想像力極貧弱的性質了。他心裏實在沒有驚倒全地球的大趣向。他又想道。這不是夢麼。於是他試驗起是不是夢來了。恰如像戲劇中一般。抓抓自己身體。或頓頓脚。又把窗開開關關。然而並不是夢。當真是事實。



命一令發椅子自自動了



畫吳石僊

黃賓虹

白門吳石僊。畫山水初喜爲秋山。丹黃點綴。破碎淒迷。似有得於雲間派之末流。雅與沈子居陸曰爲相近。其功力多未建也。及來滬上。見諸家作家畫法。師承授受。各有門戶。憬然思爲之變易舊習。不欲依附他人。踟躕於尋常樊籬之下。時當各國通商。外域之人。來我中國貿易者益多。工巧藝能之夫。雜沓於其間。有攜日本國人應舉。栖鳳諸筆。攝影畫片。流行市肆。石僊心竊喜之。朝夜揣摩。旣而若有所悟。乃自獨居樓上。擯絕交游。雖家人不獲見。不啻晉代顧駿之登樓去梯焉。樓上徧置大小罍罍。及盤杆之屬。滿貯清水。當作畫時。噴噴楮素之上。浸透全濕。繼以乾筆醮墨。區其陰陽凹突。依樣摹之。層層加累。由淡而濃。由淺而深。務求形肖而止。如是者有年。其腕愈熟。其技愈工。而醉心歐化之士。以爲其畫藝之獨絕。恆與泰西攝影相

類。衆口交推。莫不爭先快睹。求者戶限爲穿。乃復於樓板鑿爲小竇。長可寸餘。視戶外有剝啄聲。就而窺之。苟非持金帛索畫者。又使其持門健婦。卻之而去。閱又數年。境益漸饒。遂於邑城隅置隙地。構建新築。爲營菟裘。然一磚一石。嘗出其躬所自勞動。日雜作於工匠傭保之間。豈不勤哉。論其畫者。賞其融洽。厭其模糊。往往不見愜於好古之士。昔荆浩撰山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無筆者。筆乏抑揚頓挫之法。無墨者。又缺陰陽向背之觀。古人墨法之妙。無不以筆顯而出之。所惜互市以來。滬濱諸人。錙銖競逐之習多。而風流儒雅之士良寡。藝術之徒。不獲知有文學。以求進於筆墨。如石僊者。徒有思力。而隘於見聞。遂使故步自封。不能進於高明之域。惜已。



快樂人

靜影女士

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鐵道，其中經過一站名波羅哥。這次火車正是從那裏動身奔跑，在二等車裏吸烟的地方，有五個旅客坐在隱處打盹。他們才吃過了飯，這時候正是在他們的座位上靠着睡，昏昏迷迷，差不多將要睡熟。閑靜得很。

車門剛開着，走進一個又長又瘦的人，如同一支土槍似的，戴一頂薑黃色的呢帽，穿一件很漂亮的新外套，好像是求羅斯浮乃裏面的一個新聞記者，含着很希奇的深意，或是像戲劇裏面出來的人。

這位瘦長漢子站在車中間，好久不動，喘着氣，眼球的四處瞻望，找他要坐的座位。

他自言道：『不是的，又錯了！遇到了什麼鬼！真可惡！』

又不是，又錯了一次！

旅客中間有一個人瞧見了他很高興的大聲喊道：

『愛文！什麼風吹你來？這是你麼？』

這位土槍也似的先生吃了一驚，望着這位客人，認清楚了，才很快樂的拍手。

他道：『唉！巴德，過了多少次夏天，多少次冬天！我終沒有料到你在这車子裏。』

巴德問道：『一切好麼？』

愛文答道：『我很好，親愛的朋友，不過有一件事不利；就是失搭了我所要乘的車，我單單找不到他。我真傻了！要挨鞭打才好！』這位土槍也似的先生左搖右擺的有些心不定，好像有什麼事情一樣。

他接着道：『遇到了希奇事！我正是打了第二次鐘
跳出去喝杯酒，喝了一杯，當時我想等到第二站，中間
還有很長的路程，不如趁着再喝第二杯罷。那曉得我
邊想一邊喝着的時候，第三次鐘可就打過了……我就
像瘋了似的亂跑，以致跳錯到第一節車裏。我是傻子！我
成了雞蛋！』

巴德言道：『但是好像你神氣很好來，坐下！這是房
間也很舒服。』

愛文答道：『不……我要跑去我的車，再會！』

『外面黑暗，倘是你看不清楚，會掉到車縫裏去的。
請坐，等到了了一站你再去你自己的車子。請坐！』

愛文嘆了一口氣，躊躇不定似的對着巴德坐下。他
很現着不安，像神不守舍樣。他自己覺得如同坐在針氈
之上。

巴德探問道：『你往什麼地方去？』

答道：『我往開處去現在我腦中有這麼一種擾亂，

就是我不能告訴你我自己到什麼地方去。隨我的命運
帶我東就東，帶我西就西。哈哈！親愛的朋友，你終沒有瞧
見過一個快樂的愚人麼？沒有好，那你看。你看那人類的
快樂。不錯，你在我臉上能瞧出些什麼來？』

巴德道：『看出來你一點……真真一點點兒。』

愛文道：『我敢說我這時候正是非常的愚蠢。可惜
沒有一面鏡子，我恨不得到我的辦事室裏去照照。親愛
的朋友，我覺得我變成了一個傻子。哈哈！你相信麼，我在
度着蜜月呢！我是不是一個雞蛋？』

巴德驚道：『你麼？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已結過婚？』

愛文道：『親愛的小朋友，今天才結過婚，我們成了
婚禮以後，一直往外來的。』

恭賀了幾句，接着又問了一些平常的話。

巴德笑道：『好啊，你是做大人的人了！故此你裝扮

得同花花公子一樣。』

愛文道：『是，確是的……成就這個幻想。我自己還

洒了香水。我的頭腦是空浮的，不注意，也不思想，沒有什麼事，不過有件感觸的事或是別的……鬼曉得那是什麼……福社或者別的事情麼？我一生從來沒有覺得有這麼的重要！

愛文張大他的眼睛又搔搔他的頭。

他說道：『我是昏昏沈沈的快樂，一想着了，恨不得一分鐘裏就跑到我的地方去。』

在那裏靠近窗子的座位上，坐着一個伊，可如此說伊無倚屬於我。小小的白面金髮藍眼同一個小小的鼻子……小小的手指……我那小小的最摯愛者！我的安琪兒！我的靈魂！伊小小的脚！上帝啊！一雙小小的脚不像我們的這麼重大。無論那一件都生得小，真像一位天仙女神。我恨不得拿起伊的脚來吃哦，但是你不懂啊！你真是一個講真情實理的人，凡是一件事或是別的什麼事，自然你立刻就要解清楚他。你沒有娶過親，也無愛情，你就是那種人等到你結過婚你就要想到我了。你便道：

「這時候愛文在什麼地方？」不錯，如此在一分鐘中我往我的地方去在那裏伊很耐性的等候着我……我面上預先現出快樂的樣兒。伊向我笑笑。我坐在伊的旁邊。用兩個手指捏捏伊的下頷……」

愛文擺擺頭，就此快樂了。接着說道：

『於是將我的頭枕在伊的肩上，我的手膀再圍抱着伊的腰。四面都闕靜，你知道……詩意的微光。在這一個兒工夫中，我能圍抱全世界。巴德。允許我來抱你！』

『我真真頂快樂。』兩個朋友正互相緊抱的時候，衆旅客一起都高聲大笑，於是快樂的新郎接着又道：

『成了傻子，或是如同小說家所說的成功那樣的幻想，往休息室去一連喝個兩三杯酒，於是在你的頭腦中間同你的心裏，有些快樂了，比較你去讀神怪的故事還有味。你不是一個重要的人。但是我想起來覺得好像我是極大極大的：能圍抱着全世界！』

旅客們都瞧着這位酒醉了的有福新郎，也都像受

了他高興快樂的傳染症，不再去想睡。本來只有一個聽愛文演講，現在有五個人了。所以他談得愈加高興，身體幌着，口沫四射，一邊還做着手勢，高談得滔滔不止。他自己笑了，他們也都笑了。

他道：「諸位先生們，你們不要去多想物理學是可咒咀的！倘是你要喝酒，就去喝，不必去推究理學喝好呢？還是不喝好……理學同心理學都是可咒咀的！」

稽查員正走過這個地方。

新郎向他道：「親愛的朋友，若是你經過二百零九號車的時候，看見了戴灰色帽子插白雞毛的那位夫人，請你告訴伊我在這地！」

「是，先生。沒有二百零九號的車，只有二百十九號的！」

「好，就二百十九號的罷！橫豎都一樣。告訴伊伊的丈夫還好！」愛文突然抱着他自己的頭嘆息：

「丈夫……女人……都在一分鐘裏！丈夫……唔

唔！我是自負的人！實在該挨鞭打，我還是丈夫，唉！傻子！只是想念伊……伊昨天還是一個小女郎，一個小小的人……所以實在不可相信！」

乘客中有一個人說道：「近來這個時代中若是要看這麼一個真真快樂的人，如同要看一只白的象差不多。」

愛文伸出了兩只長腿，又將他兩只腳尖擱出着，口裏說道：「不錯，但是那個的錯呢？倘是你不快樂就是你自己的錯，是一個人的幸福也是他自己所造的。倘是你要快樂就會快樂，假使你不要就不會快樂了！你們簡直不去就快樂的幸福。」

有一個旅客問道：「請問你還有什麼，如何證明呢？」愛文道：「簡單得很。自然已經預備了人的一種階級，等到了那個階級，就會發生戀愛。若是你到了發生戀愛的時候，就如一所房屋放了火一般的利害，但是你不聽其自然性，你就要等候着。其他還有什麼呢，就是

規條，規條就是成人照規矩結婚。若是不結婚就沒有幸福，到了吉利的時候於是成婚。用不着畏縮……不過若是你不結婚，還是等候着！聖經上說酒能使人心裏快樂……倘是你要覺得頂快樂，那末你可以往酒樓上去喝杯酒。不過是要緊的事是不要太過分了，總要跟着常例走，常例是最重大的事！

又有一個旅客問道：「你說人們是爲自己造幸福，但是一個患牙痛的，或是一個性情很壞的丈母難道是魔鬼分散了他們的快樂麼？無論什麼事全是靠機會。倘是我們這時候遇了不幸的事，那你又是一種話了。」

新郎於是反斥道：「胡說一陣，沒有意思。火車就是遭險一年也不過只一次。我是不怕遭險，也絕不會有那種事。不幸是難得有的事！不要驚慌他們！我不要再說那種事情哦，我相信我們到了一站。」

巴德問道：「這時候你往那裏去？往莫斯科呢，還是往南方呢？」

愛文道：「唉！祝福我這時候正往北方走，怎麼可以往南方去呢？」

巴德道：「但是莫斯科不在北方。」

愛文道：「我知道我們是往彼得堡走。」

巴德道：「唉，上帝祝福！我們是往莫斯科。」

新郎大驚道：「往莫斯科麼？你是什麼意思？」

巴德問道：「奇怪……你買到那一站的票。」

答道：「彼得堡的。」

巴德道：「這事我恭喜你，你上錯車了。」

靜默了一分鐘。新郎站起來很憂愁似的望望四周的旅客。

巴德又道：「是，你定是在波羅哥跳錯了車……」

你喝酒後接着跳上了下行的車。」

愛文的面孔變灰白色，搔搔他的頭，在車中走去走來，走得很快。

他非常恨怒的樣兒說道：「唉，我是最蠢的人！流氓！」

魔鬼吞了我！這時候我怎麼辦法呢？我的妻子還在那個車中！伊一個人在那裏很冷靜的，望着我，等着我，頂着急。唉，我是一個非常愚蠢的人！

這位新郎於是坐將下來，歪歪扭扭的很不安，好像有什麼人用脚踏了他的難眼似的。

他嘆道：我是一個不幸的人！唉！怎麼辦法呢，怎麼辦法呢？

旅客們都勸道：不要緊……你可以打一個電報給

你的妻子，一面你再跳換往彼得堡的快車，那樣你可以趕上伊。

爲他自己造幸福的新郎流淚道：「彼得堡的快車！我怎麼能得到乘彼得堡快車的票呢？我的錢全在我妻子那裏。」

旅客們一起都笑着，交頭接耳的搗搗鬼，大家才爲他湊了一筆費去買車票。



燭蠟牌孚美老點

本行最上蠟燭融
度甚高冬夏皆宜
燃點長久光極明
亮每包六枝分九
兩十二兩二種均
白色

行孚美





快樂之敵

無我女士

一天的暑氣，被這微微的晚風吹散了；從那片片浮雲裏，露出朦朧的月兒；那點點星光，繞着她好像衆妃擁着個皇后似的。這是人人可以領略，可以藉着消除一天暑悶的夏夜。我似睡非睡的，躺在樓頂小園的那張藤椅上，忽聽一陣悠揚的簫聲，發在鄰近。「欸！好個良夜的點綴品。」我的好奇心戰勝睡魔，隨着簫聲探望——從晶瑩的月光下，給我一個美麗而甜蜜的影片——小小一座院落，滿種着紅綠花木；在那天然的涼棚，藤花架下，坐着個文雅少婦。原來我追求的簫聲，就從她那如蘭的吹氣，如笋的指尖，裊繞出來的。傍她坐着，是個與她年相上下，的青年；他仰望天空，口裏低低的吟着。這時上房裏忽

有小孩的哭聲，她忙把簫放在花台上，匆匆進房去了；大約有十分鐘的光景，端了兩個玻璃杯，似乎是汽水果露之類，一杯遞給他；然後倚在他的椅背上，他倆細細的談着。「好快樂的家庭。」我祇願稱讚他們，竟忘了窺人秘密的罪名。

在這天以前，我不知我們有這樣好個佳鄰；因我每星期僅只回家一次，而且每次都很快，除了料理自己的事，實在無暇注意別的；但從這天以後，我却不知不覺的，時刻留意，對於這和樂的家庭。

一次，我同紫馨到農事試驗場去玩，走到賞音橋上，望見遠遠來了一隻遊船；我知紫馨是近視眼，有意難她

道：「你猜猜這船上坐了幾個人？說中了，我請你飽吃一頓冰激凌。」她眯着眼睛望了半天道：「連船夫一共三個人。」我道：「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也要你猜猜呢？」她搖手道：「罷了，罷了，我也不想你請客，我也沒那好的眼力，你能說得一個不差，我就請你也不妨。」這時那船已繞着一片蘆荻，漸漸來近，我道：「不算船夫，還有一男一女，一個小孩。」她笑道：「又來糊說了，那又有個小孩呢？」我用手指道：「瞎子……那女人旁邊，不立着個孩子嗎？」說話之間，那船愈來愈近，她們下船了。我心裏早料到，紫馨今天要破鈔；但再定睛一看，不由叫奇！原來就是我那曾在月下的一面佳鄰。他倆慢慢的走着，那活潑可愛的孩子，拿了個皮球，隨跑隨拍的在前面跳着，直把我們望癡了。

樹搖秋聲，風旋落葉，這正是爽感盡退，爽氣迎人的時候。星期六，我從學校回來，道經他家門口，只見門道裏，放着許多未種的菊花。傍晚時，我家小姪笑嘻嘻跑來道：

「雪姑，快去看開壁那個，正被一問費解的代數題，福園藝實習圖，她錫，她……令人醉心的孩子，拿了個……有幸，有不幸，幸而落在愛……落在俗人手裏，便任意……陣秋風，送下了幾滴秋……上洗手呢！」

節序循環，轉眼又到了不免戰敗在玉龍爪下；這……談心，時而見他，燈下課……水遠是溫和的春日。

我到別處去了幾年……一座高樓；一時迷糊，幾乎……那個快樂家庭的舊址……但是太可惡了……

道：「你猜猜這船上坐了幾個人？倘說中了，我請你飽吃一頓冰激凌。」她眯着眼睛望了半天道：「連船夫一共三個人。」我道：「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也要你猜猜呢？」她搖手道：「罷了，罷了，我也不想你請客，我也沒那好的眼力；你能說得一個不差，我就請你也不妨。」這時那船已繞着一片蘆荻，漸漸來近，我道：「不算船夫，還有一男一女，一個小孩。」她笑道：「又來糊說了，那又有個小孩呢？」我用手指道：「瞎子……那女人旁邊，不立着個孩子嗎？」說話之間，那船愈來愈近，她們下船了。我心裏早料到，紫馨今天要破鈔；但再定睛一看，不由叫奇！原來就是我那曾在月下一面的佳鄰。他倆慢慢的走着，那活潑可愛的孩子，拿了個皮球，隨跑隨拍的在前面跳着，直把我們望癡了。

樹捲秋聲，風旋落葉，這正是炎威盡退，爽氣迎人的時候。星期六，我從學校回來，道經他家門口，只見門道裏放着許多未種的菊花；傍晚時，我家小姪笑嘻嘻跑來道：

「雪姑，快去看間壁那個太太自己在種花呢！」當時我正被一問費解的代數沉悶着，聽了忙擲筆就跑。呀！好一幅園藝實習圖，她鋤，她種，還有那大約不滿六歲的孩子，令人醉心的孩子，拿了個小噴壺，隨着噴水。「原來花也有幸，有不幸，幸而落在愛護的人家，便如此的珍視；不幸落在俗人手裏，便任意踐踏……」我只顧癡想；不覺一陣秋風，送下了幾滴秋雨，再看他們花已種完，正在曬廊上洗手呢！

節序循環，轉眼又到了嚴寒的冬日；那傲霜隱者，也不免戰敗在玉龍爪下；這時碧紗窗上，時而見他們圍爐談心，時而見他，燈下課子；總之他們那被愛包圍的家庭，永遠是溫和的春日。

我到別處去了幾年回來，一進巷口，就望見巍巍然一座高樓；一時迷糊，幾乎連家都尋不着了。「哦！這不是那個快樂家庭的舊址嗎？想必是被那個大財東買去了；但是太可惡了……」偌大個北京城，怎的端端看中這塊

地呢？她家又遷到那裏去了呢？不幸呀！我們失去了如此一個佳鄰。」這時那一般俗人注意的高樓，我不願作二次的回顧，把行李交給老張，匆匆的往我那數椽小樓上跑，聰明可愛的小姪，竟不因久別面生，口裏叫着「娘娘，雪姑回來了。」直撲向我懷裏。見過衆人，我忙問道：「怎麼間壁起了一座大樓了？那黃太太他們移到那裏去了？」伯娘接口道：「默姑娘不要小看人罷……別人門上不釘着個銅牌，大大的寫着「黃公館」嗎？告訴你……現在的黃太太却同從前判然兩人了。住的是高樓大房，食的是海味山珍，著的是綾羅綢緞，戴的是珍珠鑽石，在家是呼奴喚婢，出門是汽車馬車……唉！也算是苦盡甜來；比較以前真是登了天堂了。」說完嚕嚕嚕嚕一大套，扶着拐杖各人回房去了。「難道她家發了甚麼暴財不成？但是她們還有從前那樣風雅，那樣快樂嗎？」我很懷疑的問阿嫂。阿嫂一面叫人給我弄飯喫，一面向我道：「在你走後第二年，她家黃老爺就走了；聽說因爲大學堂領不

到薪水，幾個朋友從南邊寫來約他一同辦甚麼交易所。唉！自他走後，這位黃太太，更辛苦了，把個于媽也辭了，每天除了到學校教書，回來燒飯，洗衣，那樣不是自己動手；可憐勞了一天，有時還對着燈在那一針一針作針線呢！但是雖然這樣，我們每次望見她，總是滿臉堆笑，從沒一點怨色……」這時一個女僕，托着個漆盤，給我端了幾樣菜飯來。阿嫂指道：「這不就是黃家用的那于媽嗎？」她忙放下盤子，給我請了個雙腳安。我看看她那蒼老的神氣，倒也還有幾分面熟。這時我舉起箸來飽我的饑腸，阿嫂續言道：「前年夏秋之間，黃太太忽然搬回娘家去了；同時這個小院，并間壁的裁縫店，後面的大醬園，大興土木，改建了這座洋房。當時也曾託出人來拿金錢的勢力，運動我們這塊地皮；但我們却不同那圖重價的店鋪，把先人的遺業賣給他家。這年年底，房也造成了，黃太太也搬回來了，不久她家老爺也回來了；但同時帶了兩樣東西……」這時阿嫂笑向我道：「是甚麼東西，却要你猜

猜呢？我很爽快的道：「金錢，同勢力，還有什麼呢？」這還用你說嗎？告訴你罷！是兩樣有生機的東西，是兩位姨太太。」我不由驚道：「他家也有這樣事嗎？她能受他這種待遇嗎？」那還用問；當時尋死覓活，離婚起訴，鬧得天翻地覆，真是一齣全武好戲。也算黃老爺手段高滑，請出許多親友調和，把內務，財政，全權交給太太；又想了個頂好的房屋分配法……」這時阿嫂用手指着他們那座樓道：「太太住最高層，老爺住下層，大姨太太再下層，二姨太太末層。唉！我看她不是住高樓，直是住牢獄！後來不知誰獻了個政策，說黃太太身子弱，喫鴉片可以養身。黃老爺忙給她買了一付烟具，許多烟土，可憐個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的黃太太，竟上了這個圈兒。現在雖然穿着得怎樣時式，怎樣闊綽，那烟容滿面的神氣，實在看了叫人酸心！」我聽到這裏不禁長嘆道：「可憐！可憐！」

這天夜裏，那萬古不改的月華，依舊照徧大地；我仍舊納涼在我們樓頂；但是四年前悠揚的月下簫聲，已變作一榻橫陳，一燈如豆，彷彿洞簫吹徹，付與那玉人迴腸

盪氣呢！這時一片烏雲，蔽了可愛的皓月。「噹！噹！」忠實的鐘打了兩下；在這沉悶的環境裏，我們的腦子也要沉悶壞了；當我懶洋洋往房裏去的時候，那探頭探腦的月兒，又露出一點光明；更有一種微弱的咳嗽聲，擊動我的心弦。呀！傷心的人影——在阿嫂指着告訴我的，那最高層的樓上，亂髮蓬蓬，高聳兩肩的是誰？這時我不忍再看，只恨恨的嘆道：「財富呀！快樂之敵！」

十年後，社會上有個頂特別的少年，他的學問才幹都很好；但他無論到那裏，只求衣食住的供給，多一個錢都不要，人問他，他很淒楚的答道：「唉！人說金錢是萬事之本，我看直是萬惡之源！不見世人賣國，賣家，偷盜奸詐，失廉喪恥，無惡不為，只弄得社會不安，家庭不寧，甚至父子離異，夫婦反目，骨肉操戈，殺身滅族，那樣不是受了金錢的驅使呢？」人們聽了他這番議論，有說：「這是生就要受窮的命。」有說：「這是假清高。」只有我能了解他的心；而且常常回憶到，十五年前，在河岸拍球那個爛漫天真的童子；并聯想到，他們那被金錢驅除了快樂的家庭，同月下，窗前，前後的兩個人影！



險的環循

程小青

從那地下車站的出口中。彼得凱泊緩緩走到那下午美麗的陽光中來。他已七十歲了。他的家產。若用百萬計算。應在五倍以上。他走上了車站的出口。便把他的一張三等車票授給那收票員。隨手將一根挾在臂下的堅粗的手杖支在地上。預備步行回到他半哩路外的家裏去。在那車站出口的對面。有兩個還沒有發育完備的少年。站在街沿石上。一個挾著一束晚報。還有一個。懶懶把身子靠在一根電線杆上。兩手插在褲袋中。他的下唇角上。粘著半支紙煙。頭上戴著一隻布帽。却歪斜不正。並且已穿了幾個孔洞。當凱泊隨著許多乘客。從出口裏走上來時。這兩個少年。一眼便已瞧見。他們見這樣一個富翁。竟會趁地下火車。並且用他自己的足步行。不禁暗暗詫異。他

們的眼睛。跟隨著彼得凱泊進行的方向。忽而發出一種異光。那眼光真像一隻禁在籠中的餓虎。忽見一個肥白的女孩子。在籠前走過時發出來的兇光一般。他們一面瞧著。一面低低說道。「我很願將鐵鉗子鉗著那老頭兒的頭。那時他一定肯拿出錢來贖命。否則刮的一聲。他的頭立刻就可以箱破了。」還有一個答道。「很好。我也可以幫你一臂。在那鉗子上旋一下子。事成以後。如果有一千磅的報酬。我也滿意了。」他們談話的聲音。無意中却提高了些。那時凱泊和他們的距離。只有六七步光景。他突的停了脚步。略略回過頭來。在一片店鋪的櫥窗玻璃上。便現出兩個想發財而有謀殺心的少年的面貌來。凱泊對於他們的談話。雖然聽得清楚。但當下並不發怒。他

早知道他的家產。往往引起人家的嫉妬。他覺得人們雖個個都拼著腦力和體力。竭力想積聚他們的資產。但有時他們見別的人獨擁了巨大的資產。他們却又不免發出嫉妬心來。這原是一種普通的心理。並不足奇。現在那兩個孩子。忽對他發出一種謀害的意念。這不是和他素來有什麼怨嫌。也無非是嫉妬他的金錢罷了。凱泊取出一隻賤價的表來。瞧了一瞧。見這時還來得及往他的銀行裏去。因此他就回身轉來。重新打從那兩個少年面前經過。凱泊向他們啾了一眼。他們也毫無畏懼的回目瞧他。當他們的眼光分離時。那賣報人忽然作聲道。「刮——刮。」他的同伴忽道。「梯狄。再來一下子。」那賣報的梯狄重複作聲道。「刮——刮。」凱泊一壁緩緩前進。一壁把嘴唇絳了一絳。喃喃自語道。「那刮刮的聲音。就是形容我顛殼的破碎聲啊。」他進了銀行。親向一個支款的書記說道。「你在明天收市以前。可否給我預備五千磅每磅一張的鈔票。」書記忙應道。「密司脫凱泊。可以的。」

富翁道。「那麼。明天下午三點鐘時我自己來取。」凱泊從銀行中回家。仍舊要向那兩個少年經過的。那時他又聽得那賣報少年作「刮刮」的聲音。他的同伴。忽又加著一種聲音道。「鋪——鋪。」凱泊又暗暗自付道。「這鋪鋪的聲音。大概是形容我的腦漿的迸裂了。」

第二天下午的三點鐘。彼得凱泊果然依約往銀行中去。他手中提著一隻皮包。預備容納五千張的一磅鈔票。他本準備自己提著皮包回去的。後來因著銀行中書記的好意。特地差一個人替他提了皮包。送他回去。凱泊和銀行的役夫。經過地下車站的出口時。他瞧見那兩個襁褓的少年。仍舊像昨天一般的站在那裏。他們倆一見凱泊。面上頓時露出異色。他們的嘴唇。也在那裏絳動。分明又重新發出那「刮——刮」「鋪——鋪」的老調來了。凱泊暗想他們竟把他當做一個目的物了。未免有些可恨。他走近去時。他們又露著牙齒。張著眼睛。現出一種兇狠狠的形狀來。凱泊突的住了脚步。把一隻手撫摸他的額角。彷彿

霎時間他想起了一個疑難問題。他向那兩個少年呆瞧了一回。便走近一步。開口道：「今天晚上。你們兩個人。能給我做一件事麼？」他們一聽這緩和的聲音。臉上的



兇狀。頓時變做很注意的神氣。忙答道：「先生。可以的。我們現在就可以給你做。」凱泊道：「不要現在。我還沒有預備好。你的報紙什麼時候可以賣完？」賣報的答道：這

沒有一定的時候。但賣報並不是要緊的事。我們如果有什麼賺錢的事。可以儘先做的。」凱泊道：「很好。你大概知道我的屋子的。今晚八點鐘。你們可以到我家裏來。你們只須在前門上掣一下鈴。我就會得出來開門。凱泊說完。就離了他們回去。這時直到他走得聽不見時。那兩種「刮——刮」鋪——鋪」的聲音。方才從那兩個少年的口中出來。

那個賣報的梯狄和他的同伴。在凱泊的門上掣了兩下子鈴。凱泊果然自己出來開門。凱泊用一種鎮靜的聲音說道：「我就是我自己的管門人。須知今天晚上這屋子中只有我一個人進來罷。」兩個少年跨進了門。那富翁又道：「請跟我走。」他領著二人。推開了一扇右向的門。穿過廚房。走進一條甬道。那裏有一隻燭盤。凱泊燃著了蠟燭。又走下一隻短梯。兩個少年在後面跟著。一同進了一間地窖。凱泊點亮了兩盞煤氣燈。就將蠟燭吹滅。向地窖一端的一隻長桌指著道：「你們坐下來。」兩個少年

果真走到桌子面前的椅子旁坐下。那富翁開了抽屜，取出兩把笨重的手槍來。他執著槍管受給二人。二人接著不由的顯出詫異的神色。凱泊說道：「這手槍是給你們的。」又從地上取起一隻皮包。放在桌上。他順手將皮包打開。從包中倒出來一大堆一磅的紙幣。他取了一把。向二人道：「你們瞧著。這都是真的鈔票。他把鈔票攪亂了一回。越發見得蓬鬆。好似票的數量。已加了一倍。兩個少年只在鈔票上瞟了一眼。便都呆怔怔注著凱泊的嘴唇。凱泊向一個距離較近的少年說道：「現在姑且試試你的手槍。這槍中已裝滿了彈子。你但瞄著那邊的屋角。在機關上扳一下子。你不必撥那錘子。他自己會撥動的。你但扳那下面的機關好了。」那少年照著他的說話發了一槍。在這緊閉的小室之中。槍聲越發震耳可怖。等到槍的回聲漸漸消滅的時候。彼得凱泊又很鎮靜的說道：「我已經試驗過了。你們不要怕。你們雖覺得這槍聲特別響大。但在這堅實的地窖中。決不會傳到外面去。所以

除了我們三個人外。決沒有人會聽得我們的槍聲。」他說完。就坐在一隻靠壁上的椅子上。他把他的頭支在壁上。兩手插在褲袋裏面。又翹起兩足。擱在別一隻椅子上。他靜悄悄的在那兩個少年的臉上。不住的打量。他們也把詫異的目光回他。兩把手槍。都放在他們面前的桌子上面。這樣靜寂了一回。兩個人覺得非常難堪。彼得凱泊才開口道：「你們聽著。我是彼得凱泊。本是一個著名的富翁。也是一個著名的吝嗇漢。此刻却完全在你們權力之下。這桌子上有五磅鈔票。但不是容易兌換的五磅鈔票。却是每磅一張的零星鈔票。你們取了。不但到處可以兌換。不會使人疑心。也不怕顯露你們的蹤跡。你們各人。又有一把最厲害的手槍。這時除了我們三個人外。沒有別人。並且至少在四個鐘頭中。不會有第四個人進來。在這四點鐘中。你們儘可以有從容不迫的機緣。逃出倫敦。再也不必怕被人家發覺。我知道你們抱著一種發財的希望。這五千鎊大概足以使你們滿意。你們想怎麼樣呢。一

兩個少年的舌子彷彿都被什麼東西結住了。他們只一眼不雲的瞧在那富翁臉上。凱泊繼續道：「我來解說給你們聽。昨天下午我從地下車站出來。當我在你面前經過時。」他向近旁的一個少年點點頭。「我聽得你說。你願意把我的頭鉗在鐵鉗裏。那時你如果向我索取金錢。我一定會允許你的。」說時又向另一個少年點一點頭。繼續道：「你也說你願意助他一臂。說如果你能夠得到一千鎊。你也就滿意了。這一次談話。你們一定還可以記得。後來我第二次從你們面前經過。又聽得兩種「刮刮」和「鋪鋪」的聲音。分明形容我顛殼的破碎和腦漿的迸裂。現在你們二人已到了你們想像中所希望的地位。你們又打算怎麼樣處置呢。」凱泊略停一停。但那兩個聽客並不開口。凱泊又道：「你們兩個人。難道一個都沒有把那鐵鉗旋一下子的勇氣麼。」兩個少年仍舊沒有一句說話。凱泊又道：「此刻我已在了你們的權力下。並且我已把你們所希望的一千鎊增加了五倍。但你們要取得這

五千鎊的現款。嘴裏的恫嚇。當然不夠。必須把你們的理想實行出來才是。換一句說。你們應當殺人。你們應當幹一件小小的謀殺勾當。況且你們進來時。沒有一個人聽見。這屋中也沒有第四個人。你們的眼前。明明有五千鎊現款。每人又各有一把手槍。真像我的頭進了你們的鐵鉗。聽憑你們擺布一般。我此刻正等死。你們又何必疑慮呢。」室中仍舊完全靜寂。沒有一些聲響。過了一回。凱泊繼續道：「你們到底怎麼樣。莫非你們想五千鎊的數目太大。只希望得到一個較小的數目。却不願意犯謀殺罪麼。這却不允許你們。無論多少。你們必須先把我打死。然後可以取錢。你們快動手罷。」又過了一分鐘。仍舊沒有一個開口。彼得凱泊從褲袋中伸出兩手。立起身來。緊靠著桌子的邊。伸了鬚頭似的頸子。向兩個少年厲聲道：「什麼。你們竟一個沒有胆力。把你們的鉗子旋一下麼。」這時凱泊的形狀。非常可怕。兩個少年依舊呆木木的坐著。他們面前的兩支手槍。始終沒有觸動。眼光並不瞧那

紙幣。却只釘在凱泊的臉上。不由的顯露出一種恐怖狀來。他們呆瞭了一回。又互相瞧瞧。似乎彼此要知道他的同伴。有沒有這種實行的勇氣。他們的眼光一接觸間。都知道不但大家沒有犯罪的勇氣。並且對於他們的主人。都有些兒畏懼了。他們不約而同的把桌子上的手槍推遠一些。表示他們倆實在不敢犯罪。凱泊見狀。便重新坐下來。點點頭說道。「唉。我早料到的。你們二人。實際上本沒有犯罪的能力。你們不過幻想罷了。現在我想你們一定明白。你們無意識的幻想。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原來你們的幻想。只是耗費你們的腦力和思想。實際上却沒有一些利益。這兩天之中。你們的幻想。希望把一個富翁彼得凱泊的頭。鉗在你們的鉗子中。這不是虛耗你們的腦力麼。試想此刻一切的布置。都依著你們理想中的希望。彼得凱泊既然孤單單在你們的權力下。五千鎊現成的款子。又在你們的手邊。你們却不能得到一辨士。唉。現在你們可明白了。幻想和事實。究竟是不同的。但就反一

面說。你們中間一人。如果交著了惡運。真個實踐了你的幻想。結果却就要把你引到絞首臺上去。絞罪的繩子。也就要套到你的頸項上來了。」說著。就取了一握紙幣。向著一個少年一丟。又道。「孩子。你數一數。這裏共有幾鎊。」那少年伸出顫動的手來。果真數了一遍。答道。「先生。十八鎊。」凱泊道。「很好。現在我要把你們試一下子。是否有改善的意念。這十八鎊你們可以平分。每人得九鎊。九鎊中的四鎊。可以聽你們各人的喜歡。隨便使用。其餘五鎊。都應得存到儲蓄銀行裏去。每隔三個月。你們可把存摺取來給我瞧。那時你們若使在這五鎊以外。增加若干。我一定使那增加的數目。加添一倍。這樣延續下去。你們如果不背著我的意志。擅自取款。我也決不停止。現在你們出去罷。願你們晚安。」凱泊等到那兩個領受教訓的來客。走上了地窖的梯級以後。便也緩緩立起身來。搓著兩手。向桌子上去收拾雜亂的紙幣。那時候他咯咯的笑了一聲。似乎表示他今夜的舉動。十分滿意。可是他的笑

聲的停止。非常突兀。原來在這個當兒。有一種清晰而冷澀的聲浪。突的打動他的耳膜。那聲音道：「你如果動一動。我立刻打碎你的頭顱。」彼得凱泊果然不敢彈動。他的身體彷彿凍僵了。他但聽得脚步聲音。走近他的身旁。又覺得有一隻手。在他身上搜索。接著他便知道他胸口藏著的一支手槍。已被那不知誰何的人取得去了。那聲音又說道：「我早已料到了。」接著格格的笑了一笑。真像幾秒鐘前凱泊的笑聲一般。那聲音繼續道：「你還有什麼祕密的兇器麼？」凱泊搖了搖頭。那聲音答道：「很好。哲學先生。現在聽我警告你。你假使想逃走。或和我抵抗。我立即開槍打死你。你明白麼？」凱泊道：「明白的。」那聲音道：「你能夠說話了麼。那就更好。你的口才本不錯。方才把那兩個孩子嚇得要死。我真佩服你的本領。老實說。你剛才的一番恫嚇說話。我都聽清楚了。這時凱泊瞧見一個短小身材的人。眼睛上戴著一塊黑狹的面罩。他一步跨到先前那兩個少年的座位面前。舉動很是矯捷。他

伸手在桌子上。取起了兩把手槍。順手旋開槍膛。把膛中的彈子倒在他的掌中。他瞧了一瞧。便連連點頭道：「這也不出我所料。果真都是空彈。方才我聽得那孩子所發的一槍。本來不像實彈的聲音。並且若使真是實彈。我也早已死了。當時我見那孩子舉槍直瞄著我。我以爲不能逃免。不禁跳了一跳。不料你竟沒有聽見。須知我就藏在那屋角裏啊。但你這自己的一支槍中。我想一定都裝著實彈罷。」那人說完。也一樣將槍腔旋開。倒出來一瞧。果真都是實彈。他第二次咯咯的一笑。便瞧著凱泊說道：「你佈擺的計劃真好。那兩個孩子。現在果然已被你制服了。但當初他們如果大著胆子。聽從你的計劃。舉著這兩支空槍打你。我料你一定裝做假死。再設法使他們就範。即使不然。你自己本有一支實彈的槍。儘可以保護你自己。他們到底也逃不出你的掌握。你的計劃真是好極了。現在你坐著。」凱泊勉強坐下。恐怖的目光。一眼不雲的瞧著那暴客。那暴客又說道：「你還記得你方才對他們

個所說的那話麼。你自己說是一個吝嗇漢。但對於他們二人。倒很慷慨。你情願把五千鎊的巨款。作為代價。教他們舉槍打死你。這個意志。你現在可以成全了。」那人自己也坐了下來。把一隻手支在桌上。一隻仍執著手槍。向老凱泊注著。又說道。「你現在可要我打死你麼。」凱泊搖搖他的頭。暴客道。「那麼。可是你只願意給我五百鎊的酬勞。作為我發槍的代價麼。」那富翁又搖了搖頭。暴客又道。「這不是你的意思麼。唉。你可是說情願給我二千鎊。教我留著你的性命。就這樣悄悄出去麼。不。我却不容你。剛才你幾次教那兩個孩子開槍。這說話你當然還記得。此刻快對我說罷。」凱泊又搖搖頭。那暴徒的嘴唇繃了一繃。繼續問道。「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你可是願意將四千鎊做你性命的代價麼。不。我仍舊不贊成。我老實說。我若不能得到四千鎊以上。還是殺死你的好。你可願意再加增些麼。唉。你是一個吝嗇漢。若使單靠著恫嚇。要你拿出錢來。原是不容易的啊。」那人且說且將手

槍的槍口。在老人的頭部和胸部上下移動。一回兒又道。「我可曾聽得你說『開槍』麼。」彼得凱泊依舊搖了搖頭。那人又笑著說道。「我們此刻的情狀。人家見了。未免要覺得好笑。幸虧那兩個孩子已不在這裏。否則他們聽了你的意志前後不同。未免要莫名其妙。唉。現在我猜你諒必已情願將這桌子上的五千鎊完全給我。但不要把你看死。這可是你的意思麼。」凱泊忽開口答道。「正是。你猜想得果真不錯。」那人笑道。「我當初的幻想。本料到這層。現在我的幻想。已成了事實了。這五千鎊已屬我有。我的希望果真不曾落空。其實我的生平。落空的事很少。須知我當初一見那銀行中的差役。將一隻皮包送到這裏來。便料定有巨數的現款。因此我就破了窗門進來。伏在地窖裏面。原準備等到半夜過後動手。誰知你這一來。竟使我容易得多了。」那暴徒說完。從椅子上立起身來。伸手整理那桌子上的紙幣。他的眼光仍舊瞧在富翁面上。正像剛才那富翁瞧著兩個少年一般。暴徒又說道。

放在桌上。」施達克不敢不依，只得將手中的槍放在桌子的中央。那背後的人又發令道：「現在把你的手伸到後面來。」兩分鐘後，老賊施達克的兩手已被一副手拷鎖住在他的背後。大偵探白克也就緩緩的走到施達克的面前。白克向那人瞧了一眼，唇角上微微露出一種笑容。白克本來認識施達克的，並且知道他是一個可怖的暴徒。他方才所說他願意殺人或是被人所殺，實在不是謊話。這時却輕輕的被他捉住，自然禁不住露出得意狀來。施達克見狀，便作輕鄙狀道：「你只是乘我的不備。」偵探答道：「是啊，但你也乘密司忒凱泊的不備啊。」老賊又道：「那麼，你怎麼樣進來的呢？」白克答道：「這也是偶然的事。我見你尾隨著一個人，我就就尾在你的後面。後來見你破了窗子進來，我也就依樣葫蘆進了這所屋子。」施達克作恨恨聲道：「你真可惡，竟始終尾在我的後面麼？」白克微微笑道：「是啊，我還要跟你到警察署裏去哩。」彼得凱泊慢吞吞立起身來，身子不住的顫

動，面色也越見得慘白。原來在剛才的局勢之中，老人已飽受了驚恐。他伸著顫動的右手，向偵探白克說道：「這些紙幣現在都屬你的了。」說時，他向桌子上點了點頭。他似乎再要說幾句話，但他的聲音和咽喉，竟都不聽他的命令。於是他只乾咳了幾聲，就緩緩的上樓去了。三個鐘頭以後，大偵探白克口中啣著他的煙斗，沈沈思想。他身旁坐著他的同伴哈命，靜悄悄在那裏閱報。一回兒，白克忽打破了靜境，說道：「哈命，你可要聽一件故事麼？」哈命把報紙放下，說道：「什麼事啊，我很願意聽。」白克道：「我此刻覺得神經上非常震動，假使不說出來，我知道今夜決沒有安寧的希望。哈命，你可知道我今晚做了一件生平沒有做過的愚蠢的事麼。我把施達克捉住了。」哈命詫異道：「施達克麼，不就是那個兇狠老賊麼。你可是一個人把他捉住的麼。那怎麼說是愚蠢的事。我還應當向你道賀哩。」白克道：「當我方發令喝住施達克的時候，他手中正執著手槍，你大概知道他是一

個怎麼樣兇悍的暴徒。兩年以後，他從四個警士手中逃去。你諒必還記得有過怎樣一回惡鬥。那梯濼爾的一足至今還跛著呢。」哈侖答道。「不錯，還有兩個警士中了他的槍彈。也在醫院裏臥了好久。」白克點頭道。「因此可見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當我捉他的時候，我發令教他把槍放在桌上。又將他的手伸到後面承受我的手拷。他竟一一聽從我的命令。」哈侖道。「白克，這也足見你的勇敢。但你當時一定也用手槍嚇住他的。」白克忙道。「就在這一節上。現今回想，還使我不寒而慄。須知當我將手槍抵在他的頭後，發令喝住他時，我忽然記得我的手槍中沒有裝彈。因今天午後，我曾往童子軍操

場裏去教練演集手槍的時候，我特地把彈子取去。後來我順手將槍納在袋裏，竟忘却重新裝彈。這種遺忘，自從我當偵探以後，還是第一次哩。我起先沒有覺察。等到覺察以後，雖知道彈子還在我的袋中，却斷斷來不及裝置。我只得堅握著空槍，繼續發我的命令。但那時我的面色，勢必禁不住變異。如果施達克有機緣回轉頭來，瞧見了我的面容，我此刻便早已進了別世界了。」哈侖道。「但這一齣假戲，到底沒有瞧破麼？」白克點了點頭，把口中的烟斗取去，又回復他沈思的狀態。不一回，忽又抬頭說道。「哈侖，你瞧我的頭髮變白了麼？還沒有麼？唉，大概不到天明，一定要變白的。」

(完)



唐拾義咳丸

為肺癆咳嗽疾之救星

此丸出世三十年前向各國政府註冊通銷承中國
 黎大總統贈額表揚又經各國醫院試驗均認為實
 驗良藥以故風行全球名聞中外凡患各種咳嗽若
 久不能除根者不可不注意焉 定價每瓶一元

上海三馬路父子大藥房發行





誤

原名 La Surprise d'Isidore
著者 Victor E. Francios

(滑稽獨幕劇)

江顯之譯

登場人物

亞多而夫比嘉 瘋科博士

蘇莎兒 博士的妻

意西多 博士的友

狄花夫人 博士的丈母

若妮 博士的侍婢

(台上佈病院旁邊底一間

醫室)

第一場 博士 若妮

博士 (走進醫室，將手杖與帽子

遞給若妮。) 若妮，同我去預備一

間小房間；早晚就有一個新的病

人來咧。

若妮 曉得了，先生。(她向房門走

去，又退了回來。) 請問你，這要來

的一個病人，是不是同那天……

(她摸摸頭。)

博士 你問他作甚？

若妮 我不得不問問啊，先生。你要

曉得，上次來的那個主顧，可把我

嚇死了。我一到他病房裏去，他就

一味同我胡鬧……糾纏個不止

……我的脈息跳的速度，就比平

常要加上幾倍……他還要和我

大講其自由戀愛……

博士 (笑着) 要來的這個新主

顧，神經已經昏亂了，難保不瘋呢，

你可要留心些才是；不要又被他

談起自由戀愛來咧。

若妮 曉得了，謝謝先生。(又要走

出去。)

博士 (叫她回來。) 夫人在那裏？

若妮 她進城去買東西了。

博士 一定又是去買帽子啊。(若妮退下。)

博士 (坐在寫字台旁邊的旋轉上。)

讓我來把這樁事了結罷，就擱下去，總不是事。(他安安靜靜地做了一會生活。)

(若妮顫巍巍地跑了進來。)

若妮 先生……先生……不好了！……瘋子來了！……哎天啦！……

博士 那個瘋子……在什麼地方？

若妮 就在樓底下。

博士 (望望桌上放的錶。) 未必是他罷……隨便他如何快，一小

時之內決不會到。

若妮 明明在樓底下，我還同他講過一大段話呢。

博士 怎麼……他一個人來的嗎？……沒有人陪他來嗎？……

若妮 沒有啊，先生……就是他一個人……手裏還拿了一只提箱。

博士 你講夢話吧？

若妮 的確的確的，先生，我並沒有講夢話。先頭我聽見電鈴響，就下樓去開門，就進來了一位很漂亮

的客人，問我道：「比嘉博士是住在這裏嗎？」我回答他道：「是的，先生。」——「他在家嗎？」他問。

——「在家，先生，你的房間已經預備了。」他說。——「我的房間嗎？」……誰同我預備的呢？」——「我

同先生預備的。」我再說。——「你呀你真可愛啊，梅妮！」他又對我

說。——「我不叫梅妮，我叫做若妮啊。」——「若妮！」他叫道，「這是我祖母的名字哇。讓我來代表她親親你罷。」——我對他說：「不

先生，這是犯罪的事。」——「不要緊，我是代表我祖母啊……」他笑嘻嘻地說。先生，你想想看，我和他還是初次見面，他就同我胡鬧，還不是瘋子嗎？……這怎樣辦呢？……

博士 (笑着) 他告訴你他的名字沒有？

若妮 沒有，先生。

博士 去請他上來罷。

若妮 是。(她走向房門，立刻就旋了轉來。) 他上來了……我要逃走啊……(她從另外的一扇

門)

門)

門)

門)

門)

門逃走。

第二場 博士 意西多

(博士躲在房門背後，看看來客的舉動。)

意西多 (對逃走的若妮說) 我

又不會吃你……何必逃呢……

哈哈……怎麼！這間醫室，倒像是

亞多而夫的咧。他呢……他在那

裏去了呢……(喊道)亞多而夫！

亞多而夫！

博士 (走出來)什麼事……(仔細認明來客) 意西多……親愛的意西多……

意西多 亞多而夫！(彼此緊緊的握手)

博士 我們倆有好幾年沒有見了！

那一陣風把你吹來的咧……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意西多 誠然……你一點還沒有老……還是同我們在學堂裏讀書的時候一樣啊……

博士 你呢……好像昨天才分別似的……脾氣絲毫沒有改變……

……我聽見侍婢這樣說。

意西多 (微笑着) 哈哈！她告訴你的嗎……年紀青青的人總是這樣的……有什麼法子呢……

博士 (微笑着) 最有趣的是她把你當做瘋子。

意西多 (微笑着) 總而言之，這並不是第一次……

博士 想必你也曉得她弄錯了。這

也難怪她。你想我既是個瘋科醫生，總有瘋子跑來，求我醫治的……

意西多 (恐懼貌) 怎麼……你這裏有瘋子嗎……(四周圍看一遍)

博士 是的。就是今天還有個瘋子要來的，我已經叫那個侍婢，去預備病房了。你來的時候，有點顛頭簸腦，神氣不大很自然，所以她把

你當做了……(他摸摸頭)

意西多 呵！怪不得她先頭對我說，什麼房間已經預備了……我還以為你有先見之明咧……你這裏真的有瘋子住着嗎……

博士 旁邊的那個瘋人院裏，現在一共祇有兩三個瘋子，不過他們

博士 想必你也曉得她弄錯了。這

博士 想必你也曉得她弄錯了。這

並不失却自由，我答應了他們，可

以隨時到我這裏來的。他們完全

是文瘋，並不是武瘋；所以不會打

人。譬如他們那當中有一個婦人，

自以為是沙巴國皇后；她一定要

別人稱她做陛下，萬歲，她還要別

人吻她的手，她纔肯罷休；否則就

要動怒了……還有一個自己以

為是瞎子而且……

意西多（懼怕貌）而且大家都

會跑來看你的，對不對？

博士 對的。

意西多 那末，老友……我可能

留在此地了……我就要坐頭班

火車回去。

博士 這也什麼害怕？同我到病院

裏去罷。診病的時候到了，那裏很

有些希奇的形狀給你看看。

意西多 不必了，不必了，謝謝你。我

的身體很覺疲倦。我要回去了。下

次有空我再來望你罷。

博士 你既然很覺疲倦，我們是總

角交，也不用客氣，就在這張沙發

上躺一會罷。我去一下，立刻就回

來的；我們還可以譚譚別後的情

形呢。你過兩天再走罷。

意西多 你以為……我能安安逸逸

逸地在這裏等候你嗎？你出去之

後……沒有人來看你嗎……

博士 不會有人來的，你可以安安

逸逸地在這張沙發上躺一會。病

人都在瘋人院裏等我。我立刻就

回來的。（退下）

意西多（一個人）既然沒有什

麼危險，我倒不妨等亞多而夫回

來；橫豎沒有什麼要緊的事。讓我

來靜靜地休息罷。（坐下）走

了這們許多路，實在有些支持不

住了……（打呵欠）我還想小睡

一時咧。（閉上兩眼，口中噉咕不

已）這……裏……倘使……沒

有……瘋子來……（睡着了）

第三場 意西多 若妮

若妮（手中拿着意西多的提箱）

我真有點怕這位先生……先生

……先生……你的房間豫備好

了……假使你要進去……（望

望四面）他到那裏去了呢？怎麼

不答應我……他逃走了嗎……

(看見意西多睡在沙發裏)呵他

原來睡着了……睡得倒很濃咧

……(放下提箱)白白地害我忙

了一陣。(輕輕地走近前去)他睡

得就像一個小孩子……睡得真

甜啊……真舒服真快活!(推推

意西多)睡死了哇!

意西多 (被她推醒了,抖的跳了

起來,很害怕的樣子)嘎!

若妮 (嚇得直楞,叫了一聲嚶嚶,

望房門口跑)不好了……

意西多 (睡眼惺忪地說道)別

人睡得正好,是誰跑來推醒我?

……(擦了擦睡眼)呵是你嗎……

過來……不要害怕……我不是

瘋子……來呀……

若妮 (還是站在門口) 凡是瘋

子,總是這樣說的。

意西多 (上前兩步) 那末……

你以為……

若妮 (退後兩步) 我不以為……

……我決定你……

意西多 怎麼……你決定嗎……

(他做出要追她的神氣,她嚇得

便望外跑,險些撞着要進來的狄

花夫人)

第四場 意西多 若妮

狄花夫人

狄花 (帽子歪戴着,滿臉狐疑不

決的樣子) 這是鬧的什麼把

戲……當着我的面,居然敢這樣

放肆嗎……(向意西多這面走

來,洋傘揚起來)你是誰……你

跑到這裏來作甚……快講……

不然,我就要打你了。

意西多 (抖着) 瘋子來了……

這怎麼好……

若妮 (低聲對狄花說) 夫人,留

心些……這是個瘋子。

狄花 怎麼……是個瘋子……(顫

巍巍地要躲在若妮背後) 哎!天

啦……這怎麼好……

意西多 (私自說) 這怎麼好……

……(他要想逃走,那兩個婦人也

想逃走)

狄花 (對若妮說) 快點保護我

若妮 (對狄花說) 我還要你保護

我呢！……

意西多（私自說）我怎樣逃呢？

……（他向門跑，狄若二人亦然）

這怎麼好……呵……是了她一

定就是那個瘋子了……（向着

狄花高聲說道）陛下……

狄花（對若妮說）你聽見沒有？

……他說「陛下」……

若妮 我先頭不是對你說過，他：

意西多（抖着）請陛下賜臣片

刻工夫……讓臣說一句話……

臣先頭睡在這張沙發上，等候博

士回來……陡的被這位姑娘推

醒了……

狄花（對若妮說）好好的青年，

竟會發瘋……哎！可憐……

若妮（對狄花說）我先頭不是

對你說過，他……

意西多 臣斗胆敢請陛下……放

臣出去……並且許臣吻一下聖

手。（走近狄花身邊）

若妮（對狄花說）小心點……

他要咬你的手咧！……

狄花（嚇得發抖）救命呀！

若妮（照樣喊道）救命呀！

意西多（身體尤其戰慄）到底

是回什麼事……哎……天啦！

……我怎樣這們倒霉呀……（對

狄花說）臣並不敢侵犯陛下……

……臣祇請陛下開恩放臣……一

條生路……讓臣出去。

若妮（對狄花說）他要想逃了。

狄花（對若妮說）真的嗎？……

（對意西多說）先生，假使沒有博

士的憑據，你是不能離此寸步的，

實在是萬分抱歉……

意西多（私自說）她這是嚼的

什麼蛆？……（對狄花說）但假使

陛下命臣……

狄花（對若妮擠眼睛）你瞧着

……（對意西多說）朕命卿……

（對若妮說）對付這般瘋子，不得

不如此。（對意西多說）朕命卿……

……應該等候博士的命令，先生……

……候爺……（對若妮說）說得好

不好？

意西多（做手勢給若妮看，意思

是告訴她狄花是瘋子。私自說）

她稱我做侯爺……又自稱爲朕

……一定是她了……就是那個

瘋子……（對狄花說）謹遵聖命，

但……務必請陛下……聖駕回

宮……讓臣一個人……在這間

醫室裏……等候博士回來……

死罪……死罪……

狄花（對若妮說）我們走罷，不

犯着在這裏擔心受嚇了。（對意

西多說）朕準卿的請求，侯爺（對

若妮說）若妮，走罷。（她們倆在未

退下以前，向意西多深施一禮，意

西多也恭恭敬敬地回敬一禮。）

侯爺……

意西多 萬歲……（狄若二人退

下。）

意西多（一個人倒在沙發上，深

深地嘆了口氣。） 咳……這是

從那裏說起？……她們兩個人原

來是同黨……咳！這個女人真利

害……初次見面，就要打我……

亞多而夫還說她是文瘋，不是武

瘋咧……這個當上得實在不小！

……（忽然有個小小聲音，他嚇

極了，向四面看看）不得了……

只怕那個瘋子又要來呢……（看

看他的提箱）那個丫頭把提箱

送來了……我還是溜之大吉罷

……不能再等亞多而夫了……

讓我來寫個字條，留在此地……

咳！我可嚇昏了……怎麼這樣熱

呀……（找手巾）手巾呢……這

失了不成……（打開提箱，上下

亂翻。）我的那些手巾呢……我

記得放在提箱裏的。怎麼會不見

了呢……哈！有了……（拿了一

條揩額上的汗。）現在，我要寫

個字給亞多而夫了……（他寫

了一會，才念道）

「親愛的亞多而夫：

我不辭而別，抱歉之至！但是我

叫做不得已，假使我不走——在

這裏等你——我一定會變成瘋

子的；請你原諒。至於你我會面

之期，大約要在你不做瘋科醫生

之後。雖然不知道在那一年，但是

總有這一日的，請你安心候着罷。

你的老友意西多留言。」

「再：沙巴國皇后已經親見過
了，感謝莫名！」

信寫好了，現在可要寫個信封咧

……（拉開抽屜亂翻）信封並不
值錢，這位大博士放在那裏去了
呢？

第五場 意西多 蘇莎兒

若妮 狄花夫人

蘇莎兒 （很奇異的樣子，看見幾

個抽屜都翻亂了；還末看見意西

多；低聲喚道）亞多而夫……亞

多而夫……

意西多 噢……誰在這裏……（看

見蘇莎兒，嚇了一跳）天啦……

又是一個瘋子……真倒霉……

蘇莎兒 （以為他是賊）有賊有

賊……

意西多 （也發急叫道）有賊賊

在那裏……

若妮 （手裏拿着一把雞毛掃帚，

匆匆的跑進房來） 快來捉賊

呀！快來捉賊呀……

狄花 （手裏拿了一把若帚，匆匆

的跑進房來） 捉賊！捉賊……

這個強盜在那裏呢……

意西多 （混身發抖） 從那裏逃

走呢……（他正要想從房門口逃

走，但被狄花夫人用若帚攔住）

狄花 立定！不許走。

若妮 （用雞毛掃帚恐嚇他） 這

個人不是瘋子嗎……

蘇莎兒 （害怕） 瘋子……救命呀！

狄花 （同樣） 救命呀！

意西多 （也叫道） 救命呀！救命

呀！（又想逃走，又被狄若二人攔

住）

蘇莎兒 你叫博士來罷。

若妮 夫人，我去。

狄花 （阻擋若妮） 你就在這裏，

讓我去罷。

蘇莎兒 還是我去。

意西多 （向房門走去） 你們都

不必爭，還是讓我自己去叫他來

罷……

若妮 （叫道） 不要放他走！他想

逃走啊。

蘇莎兒 攔住他。不許他出去。（看

見他要奪門而走時，她們三個放

聲大叫，正在這鬧雜不堪的當口，

博士到了。

博士（走進來）你們在這裏幹

什麼？

意西多 蘇莎兒 狄花夫人（三

人不約而同地奔向博士，失聲叫

道）亞多而夫……

若妮（照樣）博士先生……

博士 到底幹什麼？……（四人同

時說道）

蘇莎兒 我來告訴你……

狄花 你想……

若妮 博士先生……

意西多 老友……

博士 你們四個人一路講，叫我聽

那個的好？……鬧成一片，叫我聽

也聽不清楚……不知道的人們，

還以為這裏是瘋人院咧……（對

意西多說）我以為這都是你……

意西多 怎麼……我嗎……這都

是你的那般瘋子……跑來和我

胡鬧……這都是你不好，為什麼

放她們這般瘋子出來呢……還

要說什麼沒有人來的……

狄花 蘇莎兒（同時說）他是

個瘋子……他是個瘋子……（她

們倆低聲講話。若妮退下。）

博士 老友，這裏一個瘋子都沒有

呀……

意西多（詫異貌）怎麼沒有……

……（指着狄花低聲說）這個婦人

真厲害，一見面就拿起洋傘，要打

我！難道不是瘋子嗎？……

博士（笑着）輕點……

意西多（詫異貌）她是誰？

博士（低聲說）是……我的……

……丈母娘……

意西多（一呆）什麼……你的

……丈母娘……我還以為她就是

是沙巴皇后咧……

博士 假使被她曉得了，她還要恨

你……

狄花（對博士說）這個人不是瘋

子嗎？（博士大笑）

蘇莎兒 不是的，他不是瘋子……

是賊……

意西多 什麼！現在又是賊了……

（低聲對博士說）這個婦人難道

又是你的丈母娘不成？還是另外的一個瘋子呢……？

意西多（深施一禮）我先頭已經

要鬧幾多呢？（大家都笑）

博士（大笑）不是的……她就
是我的妻子。

與夫人交談過了……

若妮（跑進來說）先生，那個真

意西多 尊夫人……嫂嫂……你

博士（指着意西多和她們母女
倆說）這位先生，就是我一向談

的瘋子，現在果真來了；還有一個
人陪着他；現在在樓底下。

已經娶了親嗎？……幾時娶的呢……

不通音信已有好幾年了，恰巧今

博士（對意西多說）老友，你等
一會，我去看看就來。

博士 來，來，我來替你們介紹介
紹……這是拙荆。

天他來，就大誤而特誤……

蘇莎兒（對意西多說）我們到

意西多（向蘇莎兒行禮）嫂嫂

也想不到你已經娶了親……（望

客堂裏去談罷。這裏地方太小了，
不足以容貴客。（對若妮說）這只

……你幾時娶的呢……怎麼連
喜酒都不請我吃……

望蘇莎兒）我一見尊夫人的面，
我就……

提箱，諒必是客人的，你把牠拿到
來賓室裏去罷。（他們都退下。）

博士 我和她結婚得剛剛六個月，

蘇莎兒 先生，真是抱歉得很！你如

若妮（提着提箱，望着意西多走

因為不知道你的地址，所以沒有
通知你，請你原諒……（指着狄

沒有要事，可以在這裏盤桓幾天。
意西多 我第一次來就鬧了一場

出他如果真的是瘋子，這種差事
也就沒有了！哎（閉幕）（完）

花）這位是家岳母，狄花夫人。

大笑話，假使住個幾天，還不曉得



神之魔力

李伊涼

杭州八十箇有九箇的心眼裏。有一個朱天菩薩。這朱天菩薩。却總在各廟宇的偏殿。雖然虔信的人多。可也從未給他造箇專祠。在四月二十四日那天。便傾城傾巷的去祀朱天聖誕。各廟宇凡祀朱天像的。莫不香火鼎盛。街市上賣蔬菜的。也得着比平常三倍的利市。却因為那日齋戒的人多哩。即使平日非肉不能飽的富商大賈。也要茹素一天。希望贖他一年來的罪惡。所以屠門肉鋪。到那天頓然冷冰冰的了。有人考這朱天菩薩的來歷。說就是明末的思宗崇禎皇帝。當思宗殉難煤山的消息傳到南方的時候。浙江方在歌舞昇平。做那國泰民安的好夢。噩耗傳來。便一個個收拾歡天喜地的笑容。而震悼君亡之慘了。那時明社已移。江南版圖。盡歸清有。有志之士。為光復故國的原故。為崇禎塑像。託為神道。以四月二十四為神

誕。原來這日正是消息傳來的亡國紀念日啊。後來志士一個個得不着光復的機會。達不到光復的目的。漸漸的老死病廢。而一些亡國之熱血。也被清廷的威權嚇冷了。於是這一段君死國亡的傷心紀念品。被人以訛傳訛的。作為祈福禳財的傀儡了。

我們學校對面。有一個廟祀着朱天菩薩。在四月二十四日那天。熙往攘來。老老少少。數也數不清。有些人手上捧着香燭。口中喃喃念着毫不相干的阿彌陀佛號。有的提着草籃。走三步。跪下來拜一拜。更有些個衣服麗都。乘車乘轎的。自清早起至夜半止。從不間斷過。

在廟左的小茶店裏。生意興隆極了。那些香客。都來休息。或者隨意用點點心。那些點心店也各幹着投機事業。門上用黃紙寫着「淨素一月」等字。小茶店屋角的一張桌

子來了一個老婆婆。接着又進來一個少婦。便由侍者招呼到一起坐下了。那老婆婆便很客氣的招呼道：「少奶奶尊姓？」伊還未得伊的答言。又繼續的很快的說道：「今天天氣真好。你也來拜菩薩的嗎？啊啊。朱天菩薩真靈呀。你也來拜菩薩的嗎？啊啊。朱天菩薩真靈啊！當年我兒子得了傷寒大病。已經昏昏不省人事。嘴裏胡說八道。眼睛也往上翻。不認得人了。可憐我老母親走近他的身邊。他竟含糊的問我是誰啊。後來我在朱天菩薩面前。許下了吃三年長齋的心願。方才一點一點的起來。簡直是朱天菩薩把他的性命從閻王手上奪下來的咧。啊。你爲了什麼事。求子嗎。哈哈……青年人拜拜菩薩。吃吃素。也是好的……」老婆婆接連連。一口氣不斷說了一大堆話。那少婦也聽呆了。如今乘伊住口喝茶的時機。突然問道：「老奶奶！朱天菩薩真的如此靈嗎？」那老婆婆一口茶還未下嚥。聽了這話。要答話。嘴裏說不出。只在喉間格格響。費了好大的力氣。才想起把茶噴在地上好講話。伊

匆遽的道。阿唷……阿唷。你這話怎麼會問出來的。天下那裏有一位菩薩不靈的。這朱天菩薩尤其是……你當心點。謹防朱天菩薩生氣。不但你這踹白來。恐怕還要受罪。我前年親眼看見一個學生。嘴裏頭纏裏纏。蹣跚菩薩。一轉眼會好好的走着。跌在地下。頭腦子險險跌破咧。」少婦聽了。也着嚇道：「那怎嗎好呢？其實我也是無心。我剛才聽你老人家說菩薩的聖蹟。不由得脫口說出這不倫不類的話。要是朱天菩薩降罪給我還好。要是降罪給我……我們那少爺。可了不得了。他本來有病着。那如何是好呢……」老婆婆急急問道：「是是是……什麼病？」伊答道：「是……虛弱病。」老婆婆道：「有沒有請郎中……啊。郎中簡直可惡。請他他擺了十足的架子。待人家求菩薩保佑好了。他偏說他的本事大。是他醫好的。少奶奶。我看你還是別請郎中。多多在菩薩面前許下心願。那病自然會由菩薩保佑好的。少奶奶。我看你還是再到廟裏去許下吃三年素。病好了。三步一拜地拜到廟裏酬神。

你。你趕快去。東西我替你照顧去。」伊果然神經質似的去了。

一會兒少婦回來。見座上又多了一箇中年婦人。那中年婦人正和那老婆婆談得起勁。伊道：「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隨你想盡了法子。也和石沉大海一般。一點影響都沒有。他現在更加不像樣了。兩邊頰頰。瘦得像一層紙包着骨頭。接連連地咳嗽。沒有一分鐘休止。一口口的痰。都是鮮紅的血了。當初時他不過受了一點意外的勞苦。又受了點感冒。微微的有點噎。誰也沒有留意着。後來不多時。竟痰中帶血了。我們便大大的恐慌。延醫服藥。錢也不知用掉多少。唉。可憐他還是安慰我說。這病並不十分要緊。不過肺葉略為受點傷。醫生很有把握答應我。在兩個月間治好呢。可是我何常不曉得他是託詞安慰我。我時常聽見他背地裏一個人嘆氣啊。真是如何是好！我們一家。老小五口。都靠他一個人賺錢過活。現在他病着不能辦事。錢一個沒得進來。倒又須開鎖一大筆醫藥

用費。開門七件事。又一件省不掉。天天當當。也快完了。借錢的地方。也借遍了。人家討厭你了。他時常問我。我總說還可以勉強支持。可憐他何常不明白呢。現在我們只好靠菩薩了……」伊說到這裏。眼睛紅了。老婆婆也像很關心的嘆了口氣道：「你寬心點。菩薩是救苦救難的。只要你誠心。菩薩總在暗暗中保佑的。像我從前我的兒子。生傷寒病時。何常不急得要發狂。後來有人告訴我。說求菩薩便會好的。我便如夢初醒。連忙在菩薩面前許下了一個大願心。果然他的病。一天一天的好起來。旁人都說那新換的郎中手段高。我却總相信菩薩靈。依我是連郎中都不請了……方太太。菩薩是救苦救難的。你別急——」這時一個女學生粧束的女人走進。眼光向四周望了望。便在伊們旁邊的桌子空位上坐下了。這三個女人覺得伊來得奇突。伊手上並未拿着什麼香燭盞。不像是燒香的。但是一個人爲什麼跑到這種地方來呢。這三個人便各止住了談鋒。來注意於伊。伊一個人很傲慢地坐着。靜

靜的喝茶。也不招呼同桌坐的人。低着頭似乎在想什麼。末後伊從衣袋內掏出一張紙條來。那老婆婆便微微的一笑。似乎告訴伊同伴說。「神戰勝了。」原來那女學生掏出來的。是一張籤條哩。

於是伊們又繼續的談了。那少婦道。「方太太。菩薩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我們只要誠心。菩薩便會保佑的。老奶奶究竟是老人家見識多。我剛才被伊一說。竟自把聰明孔都給伊說開了哪。……菩薩是有的。……菩薩是靈的。」那女學生忽然站起來問少婦道。「菩……菩薩果然有的麼。果然靈的麼？」那少婦也用着莊嚴的精神。操着嚴厲的口吻說道。「你說什麼啊……你不怕菩薩責備於你麼。菩薩沒有。我們爲什麼來的。間壁的廟。爲什麼造的。你不相信菩薩。你靜等着。菩薩就要罰你來了。」那女學生平白受伊一場搶白。坐在椅子上發怔。後來伊才

緩緩地道。「並不是這樣說。我這回來不怕朋友們的笑。不顧我平常的主張。我原來是求神解除我的憂愁。替我們打退魔鬼。因爲這次我的愛人旅行北方去。在臨城地方。被土匪擄去了。我被我那頑劣的父母。阻住不許我去營救。後來我一想。我一個弱女子去也無用。聽說他的家屬已經去救贖去了。正不曉得交涉如何。我記得很。他的飲食如何？他的起居。適意不適意？他不害病嗎？土匪沒有虐待他麼？他總沒有信給我。我這一顆心懸起來無着落了。我偶然聽人家說神能幫助不幸的人。所以我今天來求拜他。將才掣得了一條籤字有「行人至」一語。我心裏安慰了。」

老婆婆。中年的婦人。和少婦同聲勸伊道。「小姐。你別急……菩薩是救苦救難的……」

(完)



沁蘭

李素秋女士。這一天接到一張請柬。上面寫著王白瑄博士和葉亭秋女士。定六月十七日在西單報子街福賢堂結婚。恭請觀禮云云。心中一想。這王白瑄三個字。十分耳熟得很。一時記不出來。第二日上學校裏去。就和同學提起。纔記得就是那在五卅運動最熱心的那位王白瑄。聽說他隨後得了什麼人的扶助。到美國留學。得了一個博士的頭銜。現在學成歸國。在暑假期內完姻呢。最近社會上報紙上面也時常發見他的名字。實因他是一個極有辯才的人。喜歡演說。又因他在外國時代所攻的社會經濟學。回國以後。又是一個麥克思主義的宣傳者。所以每遇著熱鬧的場合。就都是他發表高論的機會。因此報紙特載欄內。差不多沒有一天斷得了他的演稿。就這一點來觀察。就可以推想到他的聲望了。他的結婚消息傳布

以後。社會上崇拜和欽仰他的人。都想前往觀光。雖然趕不上蔡子民先生和周女士結婚那樣哄動一時。比尋常文明結婚總要傳播得遠一些。王博士觀察輿情。逆想那日觀禮的人。一定十分擁擠。只得取半解放主義。除戚友另東延讌外。其餘要到場觀禮的人。一概來者不禁。準備茶點接待。這是他在結婚制度上新開的放任創例。這且按下不提。

日子真快。一眨眼早是六月十七了一般要瞻仰丰采的人自然要先時趕到。李素秋女士也就是這當中的一分子。和同學們聯袂齊臨。距離成禮時間。還有四十分鐘光景。早有許多招待員分別招待而去。此時賀客心中不約而同的有一種懸想。對於尙未到場的新娘的態度。大概都打好底子。這無非用二五一十的推想。以王博士做單

位。早把未來的新娘畫了出來了。大家腦中各映著一個美麗龔佻的女子。穿著巴黎婦女最時髦的禮服。帽上堆著無數的翠翎。罩上一重水紅紗幕。一步一步的盈盈而來。一手挾著博士登上演台。行那最時式的結婚禮。一會更開合櫻口。演誦答詞。在那裏邊簫上許多生硬的新名詞。以表明她是新人物的夫人。智識階級的女子。所應當具有新學問。答詞既畢。鼓樂喧天的響起來了。原來賀客們性子太急。大家在那裏做一場觀禮夢呢。其實新娘還在娘家。沒有向做太太的路上走。頃間的鼓樂。是由禮堂裏打發的樂隊。到女家迎接新娘的。李素秋和賀客一樣的做了一場觀禮夢。不過她的夢景。比人家還要加長一些。她彷彿認得那個理想中的新娘。像是同校的一個先輩。前數年畢業後赴美求學的某女士。她這樣想著。心中愈覺高興起來。索性把自己的前途。也來描想一番。假使我他日也有力量到外國去。不知回國以後。能否得到一個有聲望有學問比王白珣強。至小限度要和他相等的

一個如意郎君否。想到這個問題。不免有一點心猿意馬。臉上早發燒起來。好不焦灼。恰好又是一陣軍樂喧嘈的聲響。把他的夢景打斷。正是新娘臨門的時候了。這時候萬頭齊動。目光全射向門口。辦歡迎。一個個把兩個手握緊。準備及時鼓掌。把新娘新郎的靈魂。趕上歡樂之場。不到五分鐘。那些迎親的人們。早把觀客們所望穿秋水的新娘。擁擠擠地捧進來。在理在這時候。新娘的情影已經送到觀客的眼簾。應該立時發一種轟動驚人的掌聲纔對。孰知那觀客們。雖然早作準備。不知道大家同受了什麼暗示。竟不約而同的反把已經握好的掌兒分開了。把手也垂下了。萬籟俱寂。極熱鬧的場合。反顯得極冷靜起來。這是什麼緣故呢。其實是新娘發的命令啊。因為這個新娘的尊容。委實太不高明。身材又極矮短。背上還背著一個肉的包袱包。完全不是觀客們理想中的模樣。尤其不是李素秋女士心目中那所懸想的那個新娘。在觀客們極熱烈的時光。忽然地受了這個打擊。大家說不盡

的失望。更替新郎失望。尤其不敢鼓掌。恐怕新郎怪他們的。這鼓掌是調侃的。惡意的舉動。所以不約而同的默認取消了。觀客當中最多心的要數是李素秋了。她這時候竟然發癡了。她心中替新郎萬分的難過。以爲一個人到了學成名就。這的確不是容易的。怎麼連一個稍爲完滿的小家庭。都組織不來。憑他的才幹和聲望。難道沒有個才貌相當的對偶嗎。虧他還天天說新文化。怎麼連一點自決的精神都沒有。若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難道不會走離婚之路。或是至小限度的逃婚方法嗎。咳這也忒無用了。放著這些個辦法不用。竟甘心犧牲畢生的幸福。和這怪物爲偶。我料想他一定很懊悔的。想到這裏。猛然記起去察一察他的神色。這纔抬起頭來。恰好看見他在台上和新娘換證物。他的臉上堆著許多的笑容。絲毫沒有失意的表示。而且極其天然。一點兒沒有矯揉造作的痕跡。恐怕比尋常結婚的人。還要得意十倍。這種觀察的結果。叫她十分疑惑。不但沒有把胸中的疑問解決。反添

上許多疑雲。不知如何撥開。同時其餘的許多觀客。與李女士也同樣懷著疑團。由是大家同想在證婚人所宣讀的結婚史當中。尋個理由來判斷。孰知他們的結婚史的說明。又極其簡約。無非說些如何由證婚人介紹定婚。已經若干年云云。沒有什麼可供參考的。只得暫懸爲疑案。觀禮已畢。主人請就席。大家狼吞虎嚼而去。由新娘進門。直至於散席。始終沒有一響的掌聲。這真是有文明婚禮以來所沒有的現象。而王博士則絲毫沒有不豫的神色。對主對賓。却能始終按著規矩。在旁觀的都說他善於自持。而在他自己。實在是吾行吾素。

李素秋女士走離禮堂。仍舊沒有打斷她的思想。一直走向學校和知心的同學研究。大家都叫怪不迭。大概女性的人們。關於婚姻問題。表面都像極冷淡的。其實都很熱烈。李素秋的同學。聽過她的報告以後。各人的心中。都鑽上一個莫名其妙的思想。由是就漸漸由研究而趨於偵探了。當時承認分頭探聽。過了有這麼半個月左右。就有

一個姓陶的女學生。展轉由其戚屬處探得一個很詳細的始末。就原原本本的告訴了各同學。她說：

王白昭當初是一個孤兒院的學生。家中沒有什麼親屬。在院中讀書的時候。極其聰敏。成績極佳。誰都趕不上他。每一次考驗。總列在五名以內。到了畢業那一年。他高高得了一個榜首。院中執事人等。本來很看重了他。這一來自然更見器重他了。這個孤兒院的辦法。每畢業一班。多把那些畢業生。送在各地教堂裏當傳道。其學問好的人。或是由院中幫助一點學費。把他們升在一個較高深的學校裏念書。或是留校充低級教育和書記。那當院長的就是葉亭秋女士的祖父。他老人家在王白昭這一級行畢業式這一日。忽然當著衆舉業生。用手指女賓席中一個很醜陋而駝背的女子道。這是我的孫女——亭秋——我願意將她許給你們榜前五名以內的一個人。我願意在定婚的時候。出四千元。的支票。交給那個應徵的學生。幫助他到美國留學去。足供四年之用。在我一方面。仍當隨量津貼他的家屬。不過那學生要是學問無成。那是要解除婚約。如數清償的。不知道你們五個人當中。那一個願意服從這條件呢。說完之後。目光注在王白昭身上。希望他起

立贊成。這時候來賓及沒有選舉資格的人。也都跟著王白昭等五人的目光。在葉亭秋女士身上打量了一番。約莫有十五分鐘光景。只見王白昭掉頭來。兩眼滿含兩大包的熱淚。起立向院長鞠躬。並且表示願意服從這個條件。這時候葉院長還鄭重聲明要在婚約上注明「永不納妾」字樣。王白昭也滿口答應了。沒有多少時候。美國留學生同學錄上。又添上一個王白昭的名兒了。

陶女士述完這個故事。那聽的各同學。又各各起了議論。甲說：不應該犧牲婚姻問題。去遷就學費問題。

乙說：王白昭畢竟是智識階級中人。纔曉得權其輕重。丙說：葉院長這買賣式的擇婚。是不人道的。

丁說：葉院長這辦法也是他的苦心。替孫女謀幸福。在王白昭也得著相當的酬報。也還過得去。

戊說：以後怕沒有好結果罷。

己說：在他結婚的第一步推想。應該可以有完滿的希望。

過了些時。報紙上還載著王博士由西湖度蜜月返京。某日在某處演講的新聞呢。



遺民

伯玄

傍晚下過一場涼雨，月姊兒在槐樹梢上很靦覷地露出

淡白的面龐來；四周疎疎落落點綴了幾顆乳色星，越顯得天空潔靜而浩蕩。荷塘風過，還帶些雨餘香氣。螢火蟲飛掠田墟，時見微光。草叢裏紡織娘單調的唧唧聲，叫破了夏夜的沈悶。這時小王村打麥場上，圍圍地坐着十幾個人乘風涼。場當中燒了兩堆曬乾的野艾，發出猛烈而辛辣的烟，蚊先生終於不敢來照顧了。

王占鰲坐在西北角上。搖着大芭蕉扇，敞着辮子。面前放了把紫泥茶壺，一支白銅水烟袋。正抬着頭望樹陰外的

月兒。

他九歲的小兒子長元赤着膊，一面跳，一面拍着手唱「螢火蟲！下來罷。不打你，不罵你……」

木匠阿三和機房裏明保就地對坐在東角上，津津有味地談一天的生活。另外五六個佃戶，也躺在場上，嘴裏哼着孟姜女過關曲。其餘的人，都在一堆堆地談天。

占鰲是村裏唯一的大人物。前清讀過兩年「詩云」，子曰，「勉強進了學。雖沒有什麼大功名，自己却常有「玉堂金馬」的夢想，「痛恨辦共和」阻止他的上進。三十歲

上，鄰村一個富戶請他去教兒子開筆。廿五年來，換了七八個當地「桌皮坐擁」的生涯過慣了，却也就勤破功名利祿的念頭。十天半月，城裏去喝碗茶，洗個浴，晚上帶些新聞回來，做談話的資料；大家都很愛聽。長元尤其想他父親帶他上城，因為占鰲常講公園花好玩。

自然，這兩天是談「城隍會」了。一年一次的大會，小王村上一齊都去開過眼界。長元回來歡喜得發狂似的，做夢還看見紅紅綠綠的旗纛傘蓋。

今天是看會後第二天。大家吃過晚飯沒事，乘雨後新涼，都到場上來談天了。明保問占鰲道：「大先生！前天的會熱鬧得很哪？」

占鰲放下水烟袋，正色說道：「行會就是古人所謂「黻」，借重神靈，被除邪祟，很有些道理；不是看得玩的。你不懂「敬神如神在」麼？記着行會是慎重的大典禮，不是看熱鬧的啊！」

狡猾的機工將舌頭一伸，心裏想：我們這些人，那裏配談

孔夫子的大道理？罪過！幾個當家的主婦，洗過碗，關了豬圈；也到場上來了。她們却自爲一派，批評「馬騮」上女孩子的容貌。和城裏太太小姐們衣飾的華麗和樸素。佃工老大說：「今年會裏倒色色俱全，清音之外，還有些少年人打着旗子說大書呢。」

阿三灣着腰拿扇子向草堆扇了兩下，一股濃烟直衝上來。一面說道：「你知道什麼，那是學生們演說「查目貨」的呀。什麼說大書？」

占鰲鼻子裏哼了一聲，拿掛在身上的小牙梳理一理鬚子，站起來說道：「唉！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現在這些青年，口不讀聖賢之書，耳不聞忠孝之訓；動輒搖唇鼓舌，信口雌黃。嚇！「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士氣囂張到這地步，說不定還有亡國之禍呢……」

談天的依舊談天。長元找着個玻璃葫蘆，到稻田裏去捉螢火蟲，鞋子被露水浸透了。母親在屋裏喊長元穿衣服，說：「仔細着涼！」

老先生咳了兩聲，捧着茶壺喝了一口，又正襟危坐地講下去：「……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讀書人更不必妄預外事。木訥忠謹，才真是個「文質彬彬」的君子呢。我還記得光緒丙申年，李芝軒學使按臨丹陽，我在書院應考，做了一篇東漢黨錮明末東林之禍論。就說：讀書人只當癡讀書卷，不應過問國家庶政。竟很合大人的意思。說我議論通達，識見老成，將來大有蜚黃騰達之望。唉！什麼孫文黃興，好好的堯舜之民不做；却反上作亂起來。天地無靈，竟辦成「共和」了。「金殿傳臚，曲江賜宴」永久成了幻想。「一事無成兩鬢斑」，我這麼一個人，就混到一領青衿，白過一生了。現在想起來，倒真無面目見泉下恩師呢。……」講到這裏，占鰲真起了身世之感，不禁流下幾滴老淚。

「……聖王在位，四海謳歌，文治武功，德威遠震；那裏有蠻夷猖獗的日子？「日月出而燭火熄」，像乾隆雍正年間，

準部金川這樣兇狠；天兵一到，落葉秋風。現在講究「軍國民主義」，那知道矮奴也欺起人來！唉！「狼行禹甸，豕突神州」都是「辦共和」的好處呀。」——老先生很憤激地這樣講。

木匠一面吸烟，一面打渴睡；心裏懊悔不該講學生演說，引起他一大車子廢話來。長元捉住五六個螢火蟲，着實累乏了；伏在他父親膝上，呼呼地睡去。

幾個女人早已回去扇蚊帳。木匠機工佃戶們都去睡了，預備明天起早做工。寂寥空曠地打麥場上，只賸了一睡一醒的父子兩個；紡織娘却還在草叢裏叫。

夜深了，月影兒移過槐樹東邊；天氣漸漸涼起來。老先生支持不住，喊醒長元，叫他搬凳，自己拿了茶壺烟袋，嘴裏唏噓地吟着「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一步步踱到三間竹籬圍着的矮屋裏，去圓他「雁塔題名」的好夢。



小論壇

究竟怎樣纔能補救這個缺點

戴鮮仙

外人譏我國羣衆如一盤散沙；只知自私自利，沒有合羣謀公益的心。但是這裏頭却有些障礙與困難，待我寫在下面，請諸君研究一下；想個法子，究竟怎樣纔能補救這個缺點：

譬如辛亥起義時的鐵血傷軍，烈士遺孤，當時誰不慷慨惻惻，悲生悼死，轟轟烈烈的籌畫如何撫恤，教養。及至事過情遷，冷淡下來，除了少數得有與援瞻顧外，其餘的多半是難以說了。又如某處某公司之人，某處某團體，因正義公益而提倡抵制利權外溢。當時同仇敵愾，衆志成城，

誰不熱血滿腔，堅持到底。及至對手方面，施出離間手段，當利誘者利誘之，當威嚇者威嚇之，結果，利誘的軟化了，威嚇的懾服了，祇苦了幾個爲首的失掉了固有的位置，甚或犧牲了性命。最可怪的，先前引爲同道的一些人們，仍然安心樂業，還要冷嘲熱諷，反唇相譏，恥笑他們是呆大。照以上所引證的推測下來，不但令人寒心，也是那謀公益的大障礙與大困難。所以我盼望諸君，想個法子，以謀補救這個缺點，以洗門人之恥，那就好了。

狗的階級

少芹

馬路上有一隻洋狗和一隻華狗。在那兒厮打。委實打得厲害。兩隻狗的主人翁。因狗的嘴上。都有籠頭套着。估量牠倆無論怎樣惡鬥。總不會咬傷了的。因此不但不上去阻攔牠。反而很閒暇的。站在路旁。瞧牠倆搏擊作耍子。馬路上行人。也便停住腳步兒看熱鬧。

洋狗的主人翁。自然是個外國人。華狗的主人翁。自然是一個中國人。

在兩隻狗初角鬥的時候。那華狗的主人。知道外國人是不好惹的。因怕他家的人。便也怕自己的狗。鬥不過他家的狗。縱使鬥勝了。萬一外國人不怒他的狗。沒有戰鬥能力。反怪我的狗。爲什麼這般兇狠。甚或沒法怎樣奈何狗。轉遷怒到人的身上來。舉起手中司狄克。打我幾下子。那

時狗儘管敢與他的狗相鬥。人却不敢與人相打。不是徒然白吃了虧苦嗎。倒不如忍口氣。喝令我的狗。讓個步。算了罷。爲是。正待嘶喚「阿黑」走路。偏生那洋狗的主人。像是要瞧牠倆決最後勝利似的。並將手掌放在唇邊。發出一種怪鳴的聲音。那隻洋狗。聽了這口令。驀然抖擻精神。向阿黑直撲過來。阿黑本來不弱。但被牠這冷不防。似有些抵抗不住。洋狗的主人。非常高興。揣度他的意思。以爲我白種人。向來欺凌你支那人慣了的。那知一隻狗。也很能仰體我的微指。居然解得對異族持那強硬態度。就表面上看呢。狗和狗鬥。本沒甚希罕。若從實際上研究起來。即此蠢然一物。足可代表兩國人種上的強弱度數了。阿黑的主人。瞧洋狗的主人。這般驕倨傲抗。氣得像甚麼一

般。索性儘牠們倆鬥了。何況阿黑既力大而又活潑。這是一久經驗得的。總不致於失敗。於是嗖、嗖、的。噉了幾聲。代牠助一助威。果然阿黑起了勁。將身子一躍。跳至洋狗後面。舉起前足。使力往下一撲。洋狗站立不穩。跌個筋斗。仰臥地上。阿黑伏在牠身上。那張利吻。雖然有籠頭障礙。咬牠不着。可是一雙爪子。死命向牠肚皮上亂抓。直抓得洋狗嗥嗥狂吠不止。

兩隻狗因鬥得過於猛烈。竟將套在嘴上的籠頭皮帶兒掙脫。便互相一頓狂嚼。阿黑趁得勝之際。賈着餘勇。咬得洋狗頭部及頸項裏。皮開毛落。洋狗也奮力還噬。阿黑不過略受微傷。

洋狗的主人。見牠不濟事。一方面憐惜自己的狗。一方面又惱恨人家的狗。却值洋狗自知技窮力絀。夾着尾巴。溜到牠主人面前。想藉他做個護符。阿黑如何便肯罷休。得意洋洋的。追蹤而至。外國人怪牠欺人太甚。順手就是一司狄克。阿黑猛烈受此打擊。汪汪兩聲。轉身就跑。外國人

不舍。也跟在後面。人怎樣趕得上狗。才動脚。阿黑已至數十步以外。那洋狗仗着主人勢。放開四隻腿。想尋牠報仇。比及將要追上。掉頭望時。見主人不會來。又向後奔。傍着牠主人脚前脚後轉。

洋狗的主人。打不着阿黑。一肚皮忿怒。正沒處發洩。却值行經阿黑的主人身旁過。正好尋他出氣。拿着司狄克。劈頭劈臉一陣打。面部受痛還不算。那隻洋狗。又在他腿上嗚哇嗚哇亂咬。阿黑瞧主人被困。忙奔上來解圍。洋狗早已領受過牠的好處。何敢再鬥。便溜得遠遠的。阿黑本想咬外國人幾口。又怕他手裏那根棍子。只索在數武外。跳上跳下的叫。

阿黑的主人。無故挨打。滿腔忿火。怎能够按捺得下。暗想事已如此。準備喫一場官司。總須要報復他一番的。遂和他扭做一圈。那些閒人。越聚越多。都說外國人不是。此時巡捕也來了。向兩方詢問原委。兩隻狗的主人。先代狗子訴曲直。後爲自己辨是非。各說各的理由。不過一個是操

的西語。一個是操的華語罷了。但彼此都違犯租界上章程。當然一同到行裏去。巡捕倒也老實不客氣。拘着兩人。便行。那兩隻狗子。各戀着各的主人。並不須人壓押着。跟了就跑。牠倆似乎曉得自己闖下了禍。累及主人結訟。很循規則的。在一道兒走。不像先前那種誓不兩立的形狀。不幾日。公堂提案研訊了。兩隻狗的主人。各自陳訴上去。一個說。我的狗子受了重創。即請堂上除從嚴懲辦。牠主人不應縱狗行兇外。還要給我的狗一筆養傷費。方能了事。一個說。我這隻狗。雖咬傷了他的狗。那時狗的主人。已經給我一頓毒打。而且我的腿脚。又被他的狗嚙破。現在人的傷痕。比狗的傷痕。既多且重。照公理推求。狗受傷。是狗咬的人受傷。是人打的。並且還有他的狗幫兇。依法律手續。應請堂上審察案情大小。與傷勢輕重。他持棍傷人。咎有應得。除重罰外。仍須給我若干傷費。才是正當公平辦法呢。洋狗的主人不服。侃侃辯詰。兩造各執一詞。爭論良久。問官會商之下。遂判決道。人傷與狗傷。兩可相抵。各

免傷費……這句話才說出口。那洋狗的主人。竭力反對。說他不能管束狗子。當然唯他是問。我不打他打誰。他不必怨我。須怨他的狗子太不守規則。至兩免傷費這一層。可以照辦。惟我的狗經此鉅創。以後恐難負守戶獵物的責任。似此廢物。我用牠不着。堂上須勒令他另賠償我一隻狗。否則給我五百兩銀子的代價。如兩項暫時辦不到。即將他的狗。質押在我處。俟狗或銀子置備了。再行交換。倘不如約。此案未便含糊了結。那外國人提出此項條件。並非一定要他賠狗。實係極愛阿黑強健精悍。想據爲己有。又不好明說出來。便拿這個難題目。逼迫他將心愛的一隻狗。雙手奉贈罷了。問官很明白他的意思。便向阿黑的主人。述了詳細。阿黑的主人。到此地步。沒有法兒想。只得勉強承諾。憑着問官。當堂將阿黑交給洋狗的主人。又將洋狗交給阿黑的主人。各自牽了走。問官也宣告退庭。物類戀主。是天賦的特性。但是人如果優待牠。也可移轉。牠戀愛舊主之心。來戀愛新主的。即如洋狗與阿黑。其先

隨新主去後。很現出一種憂煩悶損的模樣。及至相處日久。便逐漸和新主人聯絡。並且忘却舊主人了。可是就勢力比較下子。洋狗跟隨華人。牠的價值。無形中縮減了好些。阿黑跟隨洋人。牠的氣餒。無形中增長了好多。牠倆如何得知咧。那洋狗只有一樁恨事。刻刻放在心頭。就是想報那阿黑的前仇。

冤家路兒窄。人們往往有此巧事。物類又何獨不然。這一天。牠的新主人。攜帶牠出去。無巧不巧。正同阿黑撞個正着。仇讎相見。分外眼明。牠並不聲響。猛可裏。跳至阿黑背後。便是一口咬。正嚼着阿黑的後腿。落下一大塊肉。鮮血直流。阿黑受了這種痛楚。毫不示弱。而且牠是自己的敗軍之將。更不懼懼。使出死力與洋狗奮鬥。比上次格外厲害。此時兩個主人翁。因兩隻狗都是從前做過伴侶的。不無有些憐愛及念舊的意思。遂自居於調人地位。嗾使牠倆。不必修怨尋仇。那知早來不及。兩隻狗的傷痕。已異常沈重。差不多不能動彈了。兀自不肯開交。阿黑的新主人。

忽然以上次仇視阿黑之心。轉而仇視洋狗。因恨狗又遷怒到牠的主人。於是一把扯住他。叫他賠償損失。解決下來。惟有訴之公堂。聽候法律裁判。比及問官提案詢問。並驗兩隻狗時。都是受了重傷。要算洋狗最甚。那外國人仍代他的狗索傷費五十元。洋狗的新主人辯論道。他不給我的狗傷費。已屬落了大便宜。怎樣還向我要錢呢。這種官司。委實不平等。何況我的狗是外國種。他的狗是中國種。論物類的階級。我的狗當然佔強些。才是。問官道。無論狗的種族。是華是洋。總須視牠主人的階級及所處的地位為標準。牠雖是華種。既幸託外國主人宇下。便不能將牠當做華種看視。牠雖是洋種。既不幸受中國主人豢養。便不能將牠當做洋種待遇。譬比中國人入了外國籍。或是外國人入了中國籍。試問是不是一律視為平等麼。我簡括告訴你。狗無分貴賤。須以人重罷咧。

洋狗的新主人。聽問官這席話。低頭不語。只長長的歎了幾聲。



十五年

(Gregorios Xenopoulos) 夏時

這是一個夏天的午後。我約摸十二歲光景，正同我的哥哥和媽媽在花園中玩着；驀然聽見街上有呼叫狂喊的聲音。

我道：「這必定是一個瘋狂的可思達人，」說着就預備跑。

我的兄弟很熱切的說道：「或者是一個野人，」也預備隨我跑。

我妹妹道：「頂好等等，或者是一隻逃奔的牛，便怎樣呢？」

我們這時能聽見狗吠的聲音和懼怕的哭聲。若是一隻牛從漢摩屠場逃出來，或是從碼頭上船正卸貨的

當兒逃走了；街上一定很不平安，所以我們原想往外跑，却往家裏跑上樓去，從一個小窗口中向外望着。

街上吼聲大得很；男女人們因着好奇心，都在近街亂跑要看到底是件什麼事。鋪店住屋旅館中都有人出來，窗口中擠滿了小女孩的頭；老婦人們站在門口，隣舍的孩子們都在街角很急切的等着，預備跑回頭的躲身的所在。

「什麼事？我的孩子！什麼事？」

「良善的基督徒，正是這個什麼事。」

從很遠的地方，從漢摩來了一件奇事：一大羣的人列隊遊行着。前面是些小孩子，污穢之極，穿着破衣，回頭

瞧着，瞧見這種情形，都現着很奮興似的。中間有些空間，再後就是一大羣人，黑壓壓地擠滿了一街，長得瞧不見尾。在小孩子和一大羣人中間，我們瞧着有一個人就是這遊行派的領袖。我們一瞧見這人，雖然在先已經認識他，也覺得有些戰慄。若是他是一個牛，我們也不至於如此激動。這時雖是夏天，他身上却披着一條農人的白羊

肩中伸出手來，支持身體的平衡，往旁邊竄幾步。我想他們隊中所以留出一段空間，也是特為留給他東竄西竄的。而他所以能使那些人們遠遠避着他，那些街角的小孩子似向後退讓，並沒有什麼別的法子，不過他們都怕他跌在他們身上。

他一句話也不說，也不瞧人，也不瞧什麼。他的眼睛小而且黑，光已發散了，注視在空間。我們可以聽見趕着去瞧他的人們的喊聲，人叢中的嘈雜聲和犬吠聲混合起來。在他前面的小孩子們和後面跟隨的人們，都寂寥無聲——這種寂靜，我想是恭敬的意思——使他更顯得神秘。設若他是瘋狂或是吃醉了；小孩子們必定要撩撥他，譏笑他。設若他是一個強盜或是一個逋客，或是一個犯人，漢摩的黨人，素以膂力自雄的，必定要捉住他。他究竟是個什麼人？為什麼有許多人跟隨他呢？

在他後面有個小孩子，揹着個衣包和些褪色的氈，用繩子縛着。在小孩子旁邊，在那個奇人的側首；我瞧見

——他身上只有這件新東西——第一次在街道的石頭上走着，街上散滿了炭屑，他想避開他們。他有時偏向這邊走，有時偏向那邊走，多半走在路旁邊；他有時退後一步，向前一跳，如同不善泅水的人，潛入水中一般。跳呀！跳呀！有時他又站住，好像發昏要跌的樣兒；又趕緊從披

了夢加羅羊尼，他是我們的好鄰舍，做屠戶的；就是與我年紀相仿的女友瑪利的父親。他正同一個別人低聲說着，向那個奇人指畫着，很激動的樣兒。由此可以證明我女友的父親夢加羅；是很受了刺激的。我覺得他肥而且紅的臉，已失了色；也不知道他所表示的是快樂，驚奇，煩惱，憂愁，忿怒；抑或是懼怕。這時的各種事，都使我覺得希奇而不可解。我很激切的想聽聽其中的情形。

到底我聽見了。這個披着披肩的長人，從我們窗下經過的時候，我們看着他的肩臂，覺得他們的高度不等。正在這時，住在街對過的一個織布婦人，名叫塔索的；伊本來生着兩隻大眼睛，使得我怕，伊這時候高聲正同一個別的婦人說道：

「這人不是夢加羅的哥哥康士但丁，因刺殺加利節羅坐了十五年牢的麼？」

那個別的婦人嘆息道：「呀呀！今天他已經受完了刑罰，重新被釋放出來了！」

「這是自然的！重新釋放了！」

這時人們都向左轉，在這街角上就是夢加羅的房子，人都稱這個街角為夢加羅角。有些人擁擠着要挨近夢加羅利他的哥哥。有些都彼此在街心推擁着，踮起腳來，要瞧這個坐了十五年牢的人，怎生再跨進他自己的門限。人們都因着好奇心趕來，要瞧這件新奇的事。本來這件事也不是天天有的！

現在我們知道並不是有什麼獅子和逃牛的危險，所以我們也下了樓，鑽在人叢中去了。我們都大膽的從人腿邊擠過去，靠在夢加羅的門立着，但是母親怕有別事，所以叫一個僕人將我們捉回。

我不記得我是在那一天，或是別的時候，聽見了康士但丁的故事。但我可以將這件事告訴你。

他在未出事之前，正二十五歲；為人很好，也同他的兄弟一樣做屠戶的生業。那時佔帝島上的大眾，都入了

一種黨；他是這黨黨首羅巴托手下一個最熱心的盲信者。羅巴托那時正非常顯赫，民衆都崇拜他。當他是第二個上帝，作詩歌頌他。

但這受人崇拜的羅巴托，有個仇敵。我可以說仇敵很多，因那時的貴族黨人也很多。他這些人中就要數着加利節羅，他是一個律師，一個記者；腦力很好，又握着一枝強健無畏的筆。他自己有一種報，在這報上他極力攻擊羅巴托和他的同黨。羅巴托的同黨當然要被這黨首的筆或是俱樂部僱來的人擊敗。有時兩力並上。但是加利節羅的耳朵，並不能容收各種消息，所以仍舊用力挑戰。某禮拜日的早晨，他的報出來了，上面登載一篇論文，惡到極點。這篇論文，不是極真的事，便是極假的事；因羅巴托自己覺得受了很重的傷，他不但受傷，——這件事是常有的——並且將這事都明白宣布出來。他的門徒們瞧着他那種憂愁，並說了幾句憤語。其中有個人，真發了怒，或是故意要在師父面前顯出他的忠勇，在他黨首

跟前說了一句話道：

「這個賤種真可殺！」

羅巴托聽見了這話麼？或是他心理太煩惱不會聽見麼？無人知道。不過他沒說什麼。也沒說個「是」也沒說個「非」。或者他後來也說了幾句話安撫他們，使他們的精神平靜——因他對於他的門徒們，總喜歡在酒中滲點水——不過康士但丁決沒有聽見。他早從他身後的門中跑出去了。

他的朋友納巴查，是漢摩黨裏面的優寵份子，在廳中遇見了他，就問道：「朋友你到那裏去？」

康士但丁吼着道：「讓我去那個可咒咀的東西！」說着，便跑下樓去，好像有人在後面追趕着似的。他的朋友納巴查跟隨他。

這件事正是禮拜日的下午發生的。同日加利節羅就死了。他晚上回家時，有人向他放了三槍，這件謀殺的事攪動全佔帝島。政府這時因事情重大，只好盡力搜索

這刺客，捉拿他們——這件事在那分黨的恐怖時代是少見的。他們證明這件事是康士但丁和他的朋友納巴查作的。他們被一個婦人所賣；這婦人看見了這事，並認識他們，後來他們就自認了。裁判的手續又快又短。他們受了很多的刑罰：一個監禁十五年，一個十年。羅巴托不願意爲他們做什麼事，也不去運動長官們，怕他的仇敵散佈謠言，說殺加利節羅的事是他安排的。夢加羅也在公堂用很平易的話說明他並沒受什麼人的指使，只是由於自己的感情；後來纔決定自己情願去做這個「犧牲者」。他因爲瞧着他所崇拜的羅巴托，因着加利節羅和他的論文，受了很深的痛苦。他還說他運動了他的朋友納巴查，幫他做這報復的事。本來他是一個品行端正的，因激於一時的感情攪動了他信實上的觀念，所以將這一段口供，誠誠實實的招出來，不特洗清了羅巴托的名譽，就是他自己也在這種地位上，也覺得很快樂。公堂因他這段口供，因他不是受黨首的指使，所以也處罰

他很輕。但是他這十五年的光陰，完全消磨在黑獄生活中，也沒減少。到了末了的這天，他的兄弟羊尼在他們預備釋放他之前，去清理了所有應用的款項。因此我們那天瞧着他在夏天午後回到他們父親的家中，再立生活。再立生活！這句話很容易說！但是一個人從二十五歲直到四十歲關在牢中，想再立生活，有這等容易麼？康士但丁幾乎忘了人怎樣走路！我們不是瞧見了麼，一個醉人瘋漢，也不會那樣走路！

從我們樓上的一個小窗中，我們可以看見夢加羅房子後面的一個窗子，四面都是舊黑牆。從那個窗中，我無意瞧見了夢加羅，大約是他回來的五六天之後。他坐在窗子前，手支在窗口上，眼不轉珠的瞧見他前面的一件東西。我一眼瞧見他的頭和頭髮鬚鬚遮着現出很小的一個灰色臉；我吃了一驚，向後一退；我又偷着窺看他。見他的眼睛注視在一件東西上，毫不轉動，所以我也敢窺着他。

我愈窺看他，愈使我希奇。

我雖是一個小孩子，但總能分辨這種罪和那種罪：一個人爲一時的激刺和忿怒因而殺人，並無深意或仇恨；到底和那些可怕的罪犯和流人血的強盜，有大分別；照着我小孩子的知識，雖然不懂什麼專門術語，却能辨別一個政事犯和一個民事犯。但兇手總是兇手，使我的感覺上總免不了恐怖。那時別的人却有惱怒的評判，鄰舍們的憎嫌和恐怖，婦人和小孩子的懼怕和驚恐。一次，我聽見一個鄰婦對我母親說道：『那個犯人，那個流配，他將夢加羅家的聲名弄污了！他們爲什麼不讓他細鎖至死呢？他們爲什麼讓他出來住在我們中間呢？我們就是在這裏，也覺得不大平安！誰知道他現在預備再做一件什麼惡事呢？我的鄰舍，惟願上帝保佑我們脫離這種可怕的人！』

所有這些事，使我受了很深的印象。依我的幻想：我覺得這個出獄的人，與我們實在有點不相同。他一定是

一個壞人，看他的臉就知道他的行爲；因這個緣故，我愈瞧他愈覺得希奇，這種壞品行，並看不出痕跡來，在他灰色的臉上，並瞧不出內中的壞處來；由他叢亂的長髮和鬍鬚，並瞧不出別的，只知道那是多年監禁的表示。反之，我從他的形態上看去，還偵察得出他有些奇異的美麗，很像一個聖人的樣兒，並有些和善憂鬱殉難的態度。除此以外，在他黑睫毛下昏然無光的眼睛中，更瞧得明白些。

這事雖說有些奇怪，不過我一定要說：我們鄰舍的禮拜堂聖門右邊的第二根柱子，有聖約翰被斬首的像。我清清楚楚記得聖約翰的頭，盛在一個盆子中，一個兵丁拿着。這頭現出灰敗憂鬱的顏色，披滿了頭髮。我瞧着康士但丁手支在窗口上的樣兒，就想起聖約翰的頭來。在我的幻想中，我瞧着有鐵柱如同我瞧見過的牢獄窗柱，這個人雖然家居，仍舊同在獄中一樣；我瞧着他在爲宗教殉難的中間，洗去了這世界上的罪惡，我幾乎不能

不說他是一個悔改的罪人。我沒有盼望到，也沒有想到我從這天起，就起首爲他的憂鬱與他表了同情。

有一會兒，他轉眼向我，却瞧不見我。他退回去了；我就看不見他了，我於是也離了窗口。

第二天，我聽見可怕的消息。康士但丁有了神經錯亂的病。他們說他在晚上看見了鬼，從他床後面跳出來攪亂他的家，驚動了鄰舍，像發了狂似的。他在家中從樓上跑到樓下，大聲狂呼着道：『戰爭臨到了！鄰舍們都驚嚇極了。他的弟婦帕拉司基怕他在晚上絞死他們；就逼着伊的丈夫要遷居。羊尼就勸他的妻子再忍耐幾天，說：這是他多年囚在牢中的結果；等他漸漸住慣了，知道他已經被釋放了，他就會漸漸平靜下來。』

但是毫無一點好的希望！他一天比一天壞。羊尼因這房子他有了一半，決不能驅逐他出去，忍耐了五天，就帶着妻子另尋別的居所。這個瘋了的人，賸得獨自一人住在這夢加羅的房子中，終夜呼喊道：『戰爭——臨到

了！』除了附近的鄰舍外，沒有受他的驚擾。

我聽見這話，心裏異常憂愁；因爲我已說過，羊尼有一個女兒與我同年，是我的朋友。伊常跑到我們花園中來玩，我們在那裏替我妹妹的小偶人行入教禮，用泥土造房子玩。我對於這些事，並沒有什麼趣味，不過喜歡坐在我的朋友旁邊，伊很豐潤，現得很天真活潑。伊的語調，有個很可愛的尾聲；現在我還似乎聽得見。尤其特別的，是伊所說的一句話：『給我——』。我也就拿給伊，無論什麼都可以；我的妹妹因此非常妒嫉。這時候因着瘋人的緣故，我可是失去了一個膩友。因此我也同別的鄰居一樣恨他。

我在他臉上仍舊看不出壞處來。我能常常窺察他；他昏着眼睛在小窗口旁的時候，我每次瞧見他，就覺得他像聖約翰，我的信心一些些增長起來。或者在鄰舍中只有我一個小孩子不怕這個顛狂的人。一天，我甚至同他談起話來；待他瞧到我這裏來的時候，我就向他點頭。

這事使他很驚奇的注視着我，也揮着手表示快樂的意思。我鼓着膽對他說道：

「康士但丁！祝你今天好！你好麼？你近况很好嗎？」

他又注視了我一會兒；他做出怪臉，大約微笑的樣兒，問我道：

「你是裕利哥拉基嗎？」

他能記着我的名字，使我很驚奇；因我出世時，他已經在牢獄中了。」

我答道：「是的，你怎麼認識我？」

他笑着答道：「哼！我怎麼能不認識你這位小主人呢？」我已經忘了我是鄰舍的小主人。這句話，使我快樂，

如同我的敬禮使他快樂一樣，從此我們便成爲朋友了。我從窗口下來的時候，我母親斥責我道：

「你是同那個瘋人夢加羅談話嗎？第二次不要讓我再聽見了你聽見了嗎？」

我沒有答我母親的話。我心下却決定了不服從伊。第二天我在夢加羅的後窗口，沒有聽見他。或者他將自己閉在屋中，或是到前窗口去了。此外，我又聽見有個新婚的婦人同着丈夫一路從夢加羅角上走過的時候，聽見康士但丁，蓬鬆着的野人頭，攔在下窗口，幾乎嚇暈了。我聽見這事，十分好笑，但是這天晚上，我也意思我要去受他一下驚嚇。（未完請續讀本期末篇）





受教育的青年的一日

龔楚書

早餐的鐘聲，鏗鏘地幾下，大家衝進膳堂，擁擠得實在利害。一年級裏的朱克振，給四年級裏的謝鵬飛推跌一交。——聽說因為昨天比足球，四年級輸了一球給一年級的緣故。

早餐方才吃完，祇聽得拍拍……嘿啦，嘿啦……的聲音，鬧個不歇；我使用出百碼賽跑的本領，奔到外面，原來揭示處那邊的黑漆牌上，寫着「修身陳先生因病請假，本日課暫缺」的緣故。——可惜，我們級裏今天並沒有他的課！

第一時，國文。不等到打鐘，大家早已爭前落後的擁進課堂，搶坐在最後幾排；前幾排委實無人請教。唱金

沙灘，獨來米。不知不覺，瞎先生進來了。其實，他並不是瞎子，不過近視得很利害罷了。哦！原來鐘聲也沒有聽見！他點完了名，翻出書來就講，我們翻出書來就看——他講的是文學史；我們看的是水滸傳，珍珠塔，三國志……——有些沒有帶參考書來的，不客氣，練習跳高了一個個從半牆上的窗裏跳出去。瞎先生心裏明知又出槍花，可是也無法可施，一面將講書的聲音提高，一面把書遮了面孔，假作不見不聞。

「武松打老虎」是水滸傳裏描寫得最有精采的一段。沈智生看到這裏，禁不住喊一聲：「好本領！」瞎先生以為他聽得出神，便馬上答道：「這位先生在文學史上算

不得什麼，你看下一頁上，那位姓韓的，纔算是好本領！

史到底容易得多呢……」

第二時，本來是英文，今天改做校長訓話。因為昨天

「丁先生！現在真是我們生死關頭，假使因為歷史

幾何考試，全體白卷，所以我們早已料到，今天要開庭，昨

不及格，沒有畢業，文憑無着……」

夜裏開過緊急會議，結果是「同盟罷聽。」——就是無論

「我們來了四年，和丁先生的感情最好！這一次，總

校長怎樣痛罵，勸誡，設法，我們總是置之不聞。

要請丁先生替我們想法纔好……」

第三時體操：鐘打過了十幾分，操場上一個學生也

「大家不要胡鬧，丁先生本來最好，而且他自己也

沒有。大家躲在廁所裏大便，一部分沒有佔據着地位的，

是學生出身，學生的苦衷，他一定能够原諒的。你們鬧得

便回到寢室裏去生病了，幸虧那位體操教員，不是門外

太利害了！要是給校長或教務長聽見了，連丁先生的面

漢，終究給他尋到；不料我們也早已預備，一齊叫起肚子

子，也有關係……」

痛來。他很知趣，便道：「快些出來；我在操場上等你們！」

「是啊！就是我們不要求，丁先生也要給我們範圍

下課鐘一打，我們的大便，同時告終，寢室裏生病的

了。靜一些兒罷！聽丁先生的範圍罷……」

同學，也都全愈了。

你一句，我一句，弄得他無言可得，祇好笑笑；接着退

第四時歷史，恰好點完名，便鬧得像吃講茶一般。——

課鐘打起來了，他便道：「也罷！下次摘些範圍給你們就

「丁先生！歷史實在難記；憑良心說，這班裏有幾個

是了！」

能完全了解……」

半天已過，又是午膳。我們照例衝進膳堂，沒有幾分

「昨天幾何考試，我們全體白卷；老實說，幾何比歷

鐘，大家說菜碗裏發見蒼蠅。大鬧膳堂；最後議決撤換廚

頭。說是因為庶務先生和他連絡起來賺膳費的緣故；蒼蠅原是我們費了許多光陰，在各處捕得的。

午膳後，學監通告說：「部視學定今天午後參觀本校！」

青天裏的霹靂，同學慌忙個不了。一霎時，垃圾桶和字紙籠，立刻裝滿；寢室裏，自習室裏，又整齊，又潔淨。「秩序井然，學風質直」的評語，大約又可到手！

午後的課程，是法制和經濟，否則又要大施神通。因為部視學參觀起見，大家都到課堂；可是講義，全級裏却沒有完全的一份，幸虧級長早和法制經濟教員接洽過。三時後，學生會開全體大會，討論「取消學監，由學生自治」。結果全體通過，沒有一票反對！

散會後，我們在門房裏，發現一封寫着「女子中學吳械」的信。不一刻，全校裏鬧得比發見蒼蠅還利害。後來曉得是三年級裏吳念椿君的妹妹寄給他的，信裏並沒有什麼話，不過二張伊們校裏後天開運動會的入場

券罷了。

甲組足球員，在操場練習足球——因為明天要和師範比賽。「球大王」用力太猛，跌開頭皮。聽說明天大家要碰命，因為上星期六，開聯合運動會的時候，他們請了畢業生代跑，竟佔着優勝。

晚膳菜蔬，比平日多兩碗，而且特別好！

晚膳後，廚頭來說情。

自習時，學監開訓話會，其實，為幾何問題，做圈套，定下星期一覆考；可是我們早已抱定「抵制覆考，堅持到底。」

自習後，沈智生在寢室演講「武松打虎」，高興極了，把樓板跳斷，滿染了一腿鮮血。

第七寢室裏，發出怪聲，許多同學很高興的跑過去聽說，因為四年級裏的陸振邦和一年級裏的錢福生不知為什麼鬧得很利害。

校長查寢室，大家才到牀上。聲息全無。就此，便是一日，便是受教育的青年的一日！



西方釋夢錄

(續前)

蔣春木

馬蹄鐵 Horse-Shoe

夢中尋見馬蹄鐵一塊。主成功及興盛。

旅店 Inn

夢中如居旅店。主貧苦。疾病。失敗。倘夢者方在用情之時。

則勢必被欺。而其情人。終必歸諸他人。

跳躍 Jump

夢中跳躍。主將遇許多患難艱苦之事。但夢者終能戰勝

之。

勞働 Labour

夢中勞働。主處境寬泰。

火車頭 Locomotive

夢見火車頭。主將有旅行。或主有知己友人。自遠地來訪。

手鎗 Pistol

夢中如聞開放手鎗聲音。主有患難。

孔雀 Peacock

夢中見此美麗之鳥。主將成功。且在數年之內。將積得一

宗財產。夢者如未有伉儷。則將有滿意之結婚。但結婚後。

不克生產兒女。

落水 Overboard

此乃一極不祥之夢。預示夢者。將生疾病。或將受苦痛。

(未完)



化爲烏有

George Bruce Marquis 原著

張碧梧譯述

(一)

這時候已將近六點鐘了。瓦魯拉州銀行裏的第一號收支員解姆司哈凱特還遲留在他的辦事室中。一而再三的計算他管理的賬目。先將現款數了幾遍。再理齊抽斗裏的一大疊支票。算了幾次。怎奈總數再也不能符合。這時銀行裏的會計員曹抹司埃克脫正從迴廊中走過來。預備出去。經過這裏。瞥見這收支員還忙着算賬。便站住腳問道。哈凱特。難道賬目有了錯誤不成。哈凱特回答道。埃克脫先生。承你下問。但並無多大的錯誤。不過數目不符罷了。埃克脫替他設法道。你可交給清算處。讓他們去細細結算。縱有幾分錢的上下。這也無大關係。哈凱特掉轉來顏色緋紅的臉。向着埃克脫道。幾分錢呀。倘祇有這

一些上下。我也曉得無關。但如今却短少一千元之多呢。埃克脫笑道。這個「一」字。是世界上最容易弄錯的數目。你且開了門。待我來查看你的賬上。或者有這一類的訛錯。哈凱特嘆了口氣道。但願如此。不過我已經反覆查對過。並未發現這一類的訛錯呀。埃克脫道。或者你心急了。查對不出。說時。先將支票點清。又問道。今早開市時。你領來多少現款。哈凱特道。我領來五千元。當時格萊先生會數了一遍。我又覆數了一遍。一些也不錯的。埃克脫點了點頭。再翻開賬簿。一筆一筆的核算。嘴裏不住的打着哨子。忽的這哨子的聲音停止了。他的兩道眉毛。又漸漸的蹙起。自加責備道。錯處在那裏呢。難道你也算錯了不成。哈凱特惶急不安的問道。相差多少呢。埃克脫不認錯道。

雖也差一千元。但必是我算錯了。讓我再算一遍。看是怎樣。這第二次算出的數目和第一次一樣。那末哈凱特定是缺少一千元了。埃克脫用手擊着賬台。苦苦的默想。一會。陡然問道。今天可曾有幾千元的支票或滙票來兌現麼。哈凱特答道。有的。大約有十二起呢。因爲我經營的主顧。多半是地產公司。還有五六家是最大的堆棧。來往的賬目。向來很大。這是你曉得的。所以他們拿上千的支票或滙票來兌現。實在是常事。埃克脫很堅決的道。那末必是你放亂或是失落了一張支票。你不妨翻倒這隻字籠。待我們搜尋一會。哈凱特當即將字籠裏的物件。一齊倒出來。二人非常精細的尋了一會。那有支票的形影。哈凱特又在袖管和褲管裏。還有寫字台和櫥櫃的下面。都搜個普遍。但再也搜不出一張支票。後來埃克脫又道。或者是來了一陣風。從你這窗口。吹出去一張支票。然而這話很不近情理。姑且不去管他。待我招呼侍者。明晨他們酒掃時。留心看着些。哈凱特失望道。如今缺少了這一千元。

我便怎樣是好呢。埃克脫道。我想一千元的數目。不能算小。你既不會多付給人家。也不會記了重賬。這真是怪事了。哈凱特道。我懷着這麼大的心事。今晚怕不能睡眠了。埃克脫安慰他道。事已如此。急也無益。我有時也遇着這種事。祇好自家忍耐些。我希望你到了明晨。忽覺察是你自己算錯。那時你必將失聲大笑。暗罵糊塗呢。哈凱特神情很激奮的高聲道。我坐在這間辦事室裏。足足已有十二年。從未遇着這回事呢。埃克脫用友愛的態度。伸手拍着他的背道。不必再提起了。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哈凱特臉色灰白。身體顫動。慢吞吞的走進了辦事室。還有六個收支員。也現出不安的模樣。原來這缺少了一千元的事。已傳遍全行。人人皆知。他們不免存着戒心。深怕自己莫也弄錯。付款記賬。就格外小心。等到收市的時候。他們結算這一天的賬目。除掉第一號收支員外。幸而都無錯誤。平時尚有幾分錢的差錯。今天竟然沒有。當五點半鐘時。埃克脫又從迴廊中走過來。

見這辦事室裏。人已散完。祇有哈凱特還兀坐在當中。就止步喊道。哈凱特先生。賬可曾算清呢。哈凱特色如死灰的臉上。滿露着恐怖的神氣。掉轉頭去。嗶聲答道。又缺少了。埃克脫十分驚異道。你這話可是誑騙我麼。哈凱特戰慄着道。真的。又少了五百元。我已核算了幾遍。一定是少了。說着。用抖抖的手開了門。埃克脫走進來。再替他核算。結果當真是少了。這五百元有如生了翅膀。飛得不知去向。就道。你大概是受着甚麼妖術。否則怎會這樣呢。哈凱特點點頭道。我也這麼想。不然。決不能接連着錯呀。埃克脫沈吟了一下道。我想這事不祇於錯。當中必有較深的意味。說不定正是奸人所施的鬼計。倘無人設法抵禦他們。這樣。天少錢。這一家銀行。怕不要破敗在他們的手裏麼。哈凱特道。倘果真是如此。我怎能再在這裏辦事呢。埃克脫道。我這種忖度。不管是與不是。我們儘着遲留在這裏。總無有利益。不如回家去罷。我想必無一個地方。連觸電三次的道理。埃克脫這話。原也不錯。誰知竟出乎他

的意料之外。等到第三天的傍晚。六個收支員的賬目。一些都不錯。獨有哈凱特偏又少了一千元。因此。次早九點鐘。這銀行的董事會。就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先由曹抹司。埃克脫用簡淨的語調。將這三天中缺錢的事。向大衆報告了。就有一位董事問道。這缺少的錢。都是由哈凱特經手的麼。埃克脫點頭應是。這董事又道。或者是他私下偷去。總理華斯道。這却未必見得。他在行中任事。已有十二年。可算是行員中最穩妥的人。這董事道。話雖這般說。但不可不防。最好在暗中監督着他。華斯道。是的。我已招呼銀行公會的偵探海士。監督着他了。但他的舉動。毫無可疑之處。慢說是犯罪的嫌疑了。又有一位董事喃喃的說道。我看這情形。必有一個聰慧的惡賊。和我們作對。我們倘不能設法抵制他。這銀行還是早些關閉的好。因爲這風聲一傳出去。主顧們必不願再和我們來往。都得向我們道聲晚安。揚長着走了。華斯道。這話很是。祇是怎樣設法呢。這董事道。我以為必須另請一位機靈敏捷的偵

探實力偵查。纔能查明真相。若祇倚靠着海士。恐怕是勞而無功。華斯道。海士的經驗。本來有限。又向剛纔講話的董事道。康司先生。你說的話。我很表同情。我意中並有一處偵探的機關。就是賓戈頓辦事處。諸位倘然同意。我就立刻打電報去。請那裏遴派一位最有才能的偵探來。各董事商議了一會。都很贊成這話。當下就發出電報。到芝加哥賓戈頓辦事處去了。

(二)

星期四的早晨。這電報已送到芝加哥的賓戈頓辦事處。這時恰巧有一位偵探名叫丹奇菲的。正走了進來。見處長剛正拆開一個黃色信封。抽出裏面的一張紙。看了一遍。就掉頭向這偵探道。你願意往瓦魯拉州去走一趟麼。丹奇菲問道。爲着甚麼事呢。處長哼了一聲道。因爲那裏有家銀行。行裏發生一件奇事。無緣無故。天天少錢。行裏的辦事人。又不信任那裏原有的偵探。特地打這電報給我。託我選派一位能手去。我想處中許多偵探。當推你最

有才幹。所以叫你去走一趟。丹奇菲道。謝謝你的嘉獎。但詳細的案情。這電報上想必未曾敘明白罷。處長道。這電報上。祇說了個大概。你到了那裏。詳細問他們便了。事不宜遲。兩天之內。你須趕到那裏纔好。丹奇菲道。我曉得了。請你先打個回電去。說我即日動身。又拿起一張鐵路行車時刻表。自己斟酌了一下道。就說星期六早晨九點十五分鐘。我定能趕到那裏。又皺了皺眉頭道。好遠的路呀。處長道。你莫嫌路遠。須知前途正有很大的幸運。等着你呢。

星期六的早晨。丹奇菲果然已趕到瓦魯拉州。那銀行的董事康司先生正在車站上等候。見了他的面。就道。敝行董事會特地派我來此。一來是表示歡迎之意。二則我領導你祕密的到行裏去。免得風聲外露。使賊人有了準備。丹奇菲微笑道。這意思很不錯。虧你們細心想得到。但還有一事。你們委託外人偵查這案。各種報紙上。曾否披露。康司搖頭道。報館記者。且未曾曉得這回事。因爲我們絕

對的守秘密。必須等你已捉住賊人。再爲宣布。丹奇菲道。正應如此。不過我能否將賊人捉住。實不敢預先誇口。康司發急道。你切莫這樣客氣。務必託你費些心思。設法捉住賊人。這銀行纔能平安無事。否則地位很覺危險呢。他們講着話。不覺已來到銀行門前。康司領着他從一道秘密小門走到裏面。並替他向華斯介紹了。丹奇菲就問華斯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華斯很懇切的答道。我們倘能明白。早就料理清楚。如今特從遠路請了你來。可見我們不能明白。丹奇菲道。請你將這事的起因。細細的講給我聽。讓我再慢慢的推測。當下華斯就將那三天缺錢的事。說了一遍。丹奇菲沈吟了一下道。這樣看來。這賊人不是尋常之輩。必是一個很有能耐的。這案料必很難辦理呢。華斯道。但是既經你的手。必能迎刃而解。丹奇菲道。這也未必。如今我先要請問一件事。這裏所有的行員。都穩妥可靠麼。華斯堅決答道。他們都很可靠。這哈凱特更是我向來信任的。又問道。你預備怎樣着手進行呢。丹奇菲

道。我想先將行裏的各處察看一周。再定辦法。華斯道好。就領着他踏勘各室。後來又走過一道長迴廊。來到收支員辦事室的後背。丹奇菲走到這裏。忽然站住腳。不聲不響。望着第一處收支員面前的窗口。見這收支員正忙着數錢。並理齊支票。並見他臉色灰白。神情恍惚。分明他的神經震動不寧。在他座位的後面。是一間房。中央放着一張大桌子。差不多佔滿了全房的地位。丹奇菲望望這間房。又望望哈凱特的座位。就向華斯問道。這房間向來做甚麼用的。華斯道。這正是董事室。丹奇菲道。我要利用這間房了。華斯先生。請你分付一聲。將那些從哈凱特窗口收進的支票。都送到房裏去。後來的支票。每隔半小時。派一位書記暗暗的送到房裏。華斯很驚異的問道。你要這些支票何用呢。丹奇菲微笑着。我把支票當做紙牌。獨自玩弄一回。華斯曉得他是說笑話。便不再追問。祇問道。還有幾處。你未曾查看過。可要去麼。丹奇菲道。不必去了。我查着這間房。已很滿意。因爲既隱僻又便當。再好沒有了。

我坐在房裏時。不許放別人進去。以免紛亂我的心思。每隔半小時。將哈凱特收進的支票。如數送到我面前。千萬不可忘却。再有一層。書記送支票給我時。不許將房門大開。祇可先在門上敲兩下。推開一些。他囑咐之後。便走進這董事室。扭亮了電燈。關上了房門。同時華斯也就發下這奇怪的命令。

(三)

華斯分付已畢。回到總理室中。埃克脫走過來問道。這位偵探來了。可有甚麼辦法。華斯答道。辦法是有了。但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現在獨坐在董事室裏。埃克脫道。他坐在那裏。或者是窺探來往的主顧們。華斯搖頭道。不是。他很鄭重的叮囑我。叫我指派一個書記。將那從第一號收支員窗口收進的支票。都送到他面前。送支票去時。並不許將房門大開。埃克脫道。這是甚麼意思呢。華斯道。我猜想不到。我也曾問他。他祇說他把支票當做紙牌。獨自兒玩弄。但這分明是假話。他必有神祕的主意。不過不肯先

告訴我罷了。埃克脫道。同是局中人。何必守祕密。華斯道。他既不肯說明。我也不便追問。隨他去辦便了。

這時丹奇菲坐在董事室裏。啣着烟斗。向四下裏細瞧。見這間房祇有一道門。却有幾扇窗戶。當中有兩扇倘然開了。正是通着穿堂。並通連總理室。窗戶上都掛着窗衣。丹奇菲復又扭熄了電燈。拉上一道窗衣。隱身在這窗衣之後。能個看見第一號收支員的窗口。凡在這窗口做交易的主顧。他就能看得清楚。倘掉頭看時。又能看到總理室裏。這真是個重要的地位呢。一會。丹奇菲聽得有敲門聲。知道是送支票來的。就將門拉開一些。從一個書記手裏。接過一疊支票。當即一張張的將票面朝上。平舖在桌上。共列成兩長行。再先從上面一行的左手看起。依着排列的次序。仔細看了一遍。復用一隻強力的顯微鏡。重行從頭看起。還未看完。那書記第二次又送支票來了。他接過來。照樣舖在桌上。等到日中。這桌子已被支票佔了一半。隱約有手掌般大的雪片。落在這上面。未曾溶解似的。

這時華斯站在迴廊中高聲喊道。丹奇菲先生。丹奇菲當即開了門。吐出一大口濃烟。直撲到華斯臉上。華斯喘得連連咳嗽。丹奇菲笑說道。你莫怪我。這是我的脾氣。每當查案時。必須不住嘴的吸煙。腦筋纔能分外敏捷。華斯道。我敢怪你。如今已是日中。我來請你吃飯去。丹奇菲道。今天我不吃飯了。祇須飲一些清水。便儘數了。華斯伸出一個手指。指着後面一道圓形的門道。那邊有一個飲泉水很清冽。請你到那裏去飲罷。但是你不吃飯。肚裏不餓麼。難道大偵探都祇吸煙不成。丹奇菲用簡略的語調回答道。我祇記得查案。不覺得肚餓了。說時。從衣袋裏掏出一串鎖匙。揀出一柄。將房門鎖上。撥轉身。往後面去飲水。華斯見他這種舉動。着實奇怪。瞪眼望着他。等 he 已轉了灣。不看見了。纔自去吃飯。這裏過不多會。丹奇菲已經回來。開門進去。隨手又把門關上。用尖銳的眼光。看桌上一行行的支票。不料當中忽現出一個空餘的地位。這分明是少去一張支票了。這張支票。是在第十七行的第一張。

他記得票上填的數目。是五百元。雖不記得所簽的姓名。但記得這姓名很爲冷僻。暗想我方纔雖曾走開去一刻。但門已上鎖。這支票怎會得不見呢。或者是開門時。吹進一陣風。將這支票吹離了原位。但是他四下搜尋。並不見形影。難道這支票能不翼而飛麼。他站着默想了一回。就將幾扇窗戶。逐一的查看。見有一扇通着總理室的。雖然關着。却未上栓。看這情形。或會有人從這窗戶溜進來。偷了一張支票出去。他心裏這般想。眼光又射到這空餘的地位上。忽見有一撮灰。像是從捲煙頭上彈落下來的。顏色微微發白。他不禁大奇。忙用顯微鏡仔細的看了好多一會。再將手指尖上。抹一些唾沫。黏起灰來細看。不聲不響。祇皺了皺眉頭。隨即將這一撮灰放入一個信封。藏在裏衣的袋裏。星期六的午後。銀行照例休息。他這纔將桌上的支票。摺疊整齊。走出房門。從迴廊裏走到第一號收支票的背後。見這收支員正握着兩個拳頭。神情憤怒。聽見背後有脚步聲。掉頭來看。丹奇菲見他臉色慘白。身體

顫動。就問道。哈凱特先生。可是又缺少了錢麼。哈凱特道。正是。又少了五百元。說時。又用抖抖的手。伏在臉上。苦聲說道。先生。這畢竟是何道理。你能講給我聽麼。丹奇菲正要回答。華斯已悄悄的走過來。高聲道。丹奇菲先生。你們談些甚麼。可是又缺少錢麼。丹奇菲冷冷的答道。正是。但數目不大。祇有五百元。還算是運氣。華斯道。這還算是運氣麼。丹奇菲道。自然是運氣。倘若少了五千元。又將奈何。華斯道。我們從芝加哥請了你來。原想抵制賊人。如今你已來了。怎麼仍舊少錢呢。丹奇菲聽了這話。很不高興道。從瓦魯拉州開回芝加哥的火車。每天都有。我儘可回去的。華斯曉得方纔言之過重。他聽了動氣。就連忙改口道。不是這般說。請你仍照你的辦法。積極進行便了。丹奇菲道。那末且等到下星期一。這事便有分曉。華斯很起勁道。這話當真麼。丹奇菲道。誰來騙你。原來今天我已尋出一兩個線索。祇須細細的研究一番。便能明白。華斯道。你已打定了甚麼主意。何妨告訴給我。丹奇菲搖頭答道。這却

不能。因為我的主意倘竟錯了。先說出來。將來留給別人笑話。若果不錯。總有明白的一天。犯不着事還未做。先說了一大篇。華斯道。我想你的主意。不外乎打破賊人的鬼計。丹奇菲點頭道。是。又道。此刻我去尋個安靜的旅館。休息一番。等到星期一的早晨。再爲動手。但願大眾有福。能個馬到成功。那時你們銀行的地位。就能化險爲夷。我也算盡了責任。不負此行了。

(四)

星期一早晨的十點鐘。丹奇菲走進這銀行。一直來到總理室。見華斯正坐在室中。手裏拿着一份報紙。這報紙是瓦魯拉州唯一的晨刊。報名叫做「門路」。華斯一眼看見丹奇菲。就手抖抖的指着第一張上一段新聞道。丹奇菲先生。快來看呀。丹奇菲取過這張報紙。見這段新聞。記的是這銀行裏。在上星期迭受意外的損失。如今特地去請一位大偵探丹奇菲。大約本星期二。這位偵探就可從芝加哥趕到。那時便將着手偵查了。丹奇菲看完。問道。這新

聞也很平常。你因何看了發抖。華斯急得唾沫四濺的說道。你偵查這案。本說是守着秘密。如今給這報紙上披露出來。賊人見了。必有準備。打草驚蛇。豈不要壞了我們的大事。又接着道。報館記者。消息真靈。怎會探出這番情形。丹奇菲微笑道。不必多管人家的閒事。所幸這段新聞。和我們並無影響。因為報上說星期二我纔動手。今天却還是星期一呢。華斯聽了這話。豁然清醒。很起勁道。那末你就趕快動手。使賊人措手不及。丹奇菲道。我曉得了。我已佈置下陷阱樊籠。祇等賊人來自行投入。他說完這話。就走過迴廊。到了第一號收支員的身旁。低聲問他道。哈凱特。今天你不必每隔半小時。將你收進的支票都送給我。祇須注意那數目大的。是提出存款的全數的。倘有這種支票。務必立刻送給我。要緊要緊。你不必擔憂。今天是你受愚的最後一天了。他交代清楚。仍舊獨坐在董事室中。但直到日中。並無奇事發現。這時哈凱特去吃中飯。他的職務。交給助手達克士。丹奇菲就再去叮囑一遍。華斯吃

過中飯。走來問道。可有甚麼重要的事麼。丹奇菲答道。沒有。你莫性急。時候還早着呢。過了一會。達克士來敲門。傳進十幾張支票。丹奇菲很留心的一張張舖在桌上。正舖到第五張時。忽然停住了手。原來這張支票雖無有特別的可疑之點。祇因票上填的數目。不多不少。正是五千元。這時華斯恰巧正站在旁邊。見丹奇菲一手拿着這張支票。一手握成拳頭。用力墩在桌上。手背上的骨節。都變成白色。心裏十分奇怪。忍不住問道。你因何這樣呢。丹奇菲不答。指着支票上的簽名。反問道。你認識這人麼。華斯萬分狐疑。囁嚅着答道。我認識他的。你忽然問我這話。(句)丹奇菲截住他的話頭。又問道。他是怎麼樣的。你務必說實話。不可有一字虛偽。華斯苦着臉答道。他是我們行裏最大的存戶。他有很多的不動產。但有時也買賣證券和公債票。丹奇菲道。你認識他。有多少時了。華斯道。大約祇有三個月。丹奇菲道。那末請你走到我面前來。華斯道。喊我來看甚麼呢。丹奇菲道。請你看看這成功的結

果。說時，將這張支票遞給這位惶惑不安的總理。又向他道：你將這張支票安放在你寫字台上最緊密的抽斗裏。再上了鎖。千萬莫給別人看見。華斯一一答應。接過支票。正要回到總理室去。丹奇菲又喊住他道：我要立刻見見這裏的偵探。華斯道：他大約正在穿堂裏。待我去喚他來。一會。哈凱特吃過中飯。已回到行裏。在他的辦事室門首。遇見了丹奇菲。丹奇菲就向他道：今天午後，我將在你座位的後面做些事情。哈凱特恍惚不解。問道：可有使喚我的事麼。丹奇菲道：祇有一事。必須拜託你。你說話時。聲音放得高些。好讓我聽見。倘來了主顧。在他離開你的窗口之前。你務必高喊他的姓名。給我聽個明白。當下丹奇菲就藏在哈凱特座位的後面。側耳靜聽他和來的主顧們講話。不多一會。來了一人問道：哈凱特先生。我還有多少存款了。今天午後。我想往李辣司考得去。購買那裏的。城市促進債票。所以必須完全提出我的存款。一兩天後。便可再存進來。哈凱特高聲答道：哀薩汀尼先生。請你稍

等一會。待我去查查存款簿。哈凱特離開了座位。丹奇菲偷眼看這人。見他身材高大。容貌却很猥瑣。不像是正經人。等到哈凱特查過賬。走回來道：哀薩汀尼先生。你的存款。尚餘五千元有零。他當即填上一張支票道：請你付給我五千元。零數請你們買蛋吃罷。丹奇菲聽到這裏。不慌不忙。走出了收支員的辦事室。經過迴廊。戴上帽子。一直走到穿堂裏。見哀薩汀尼正離開第一收號收支員的窗口。手裏拿着一大疊鈔票。裝入一隻摩洛哥皮的大皮包。又見這裏的偵探海士。也正走過穿堂。站在臨街的門口。當下丹奇菲搶先一步。走到哀薩汀尼的面前。回頭問道：哀薩汀尼先生。你支付的數目。不是已超過你的存款了麼。哀薩汀尼不答。反冷冷的問道：你是誰。敢來問我這話。丹奇菲神色堅定。答道：你問我是誰麼。我正是芝加哥的大偵探丹奇菲。幸虧我早一天趕到這裏。若果真星期二纔來。那就被你脫身走了。依我勸你。你將透支的數目明說出來。海士和我定當隨你到你的辦事處去。作友誼上的

商權。必不難爲你就是了。

(五)

將近銀行閉市的時候。丹奇菲回到這銀行裏。當即走進總理室。坐在一張大皮椅上。華斯心急如火。忙問他事已怎麼樣了。但丹奇菲很安閒的並不回答。祇叫將第一號收支員喊進來。等到他來了。丹奇菲就問他道。哈凱特。你坐下來。又用一種嘲笑的态度問道。上星期中。你共缺少了多少錢。還記得麼。哈凱特很愁悶的答道。丹奇菲先生。這事我終生也不會忘却的。共缺少四千元。丹奇菲笑道。那末再加上今天少的五千元。已共少九千元了。這數目也還不大。哈凱特吃了一驚道。怎麼說。今天又缺少五千元麼。丹奇菲道。正是。你尙未結賬。所以未能曉得。華斯在旁。急的跳起來道。這樣說來。我們行裏。便損失了九千元。這便如何是好。丹奇菲用滑稽的口氣說道。倘能取回這九千元。不是就完了事了麼。你看這正是哀薩汀尼償還你們的損失的說時。已從衣袋中掏出一大捲鈔票。用一

根繩子緊緊束着。他當即解開了繩子。將鈔票信手放在哈凱特面前的桌上。哈凱特見了。首先拿過來。一張張的計數。丹奇菲等他已數完。纔問道。大約正是九千元罷。哈凱特點頭道。不多不少。恰是此數。丹奇菲先生。你怎樣向他討回的。你莫非是位神人麼。華斯也很驚奇的問道。他今天又怎樣騙去這五千元呢。丹奇菲仰倚在椅背上。燃上烟斗。吸了幾口。纔答道。這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事。他不過多付一次罷了。原來吃中飯的時候。達克士坐在那窗口。他已來付過一次。後來他或者看見報紙上的新聞。曉得我明天到此。必然要設計捉賊。他恐怕那時奸謀敗露。所以再來付這五千元。在他算是剛將存款付清。實則銀行裏已被他騙去九千元了。華斯道。這話雖然有理。但是他既兩次來付五千元。自然有兩張支票落在我們手裏。當時縱然被他混過。等到結賬時。不難查明。那時我們能個在一小時內。通電全國。他又怎能逃脫呢。丹奇菲很安閒的說道。你以爲他有兩張支票落在你們的手裏麼。

華斯道。這個自然照你所說。他在達克士手裏。用一張支票付去五千元。如今在哈凱特手裏。再用一張支票付五千元。一張加上一張。不正是兩張麼。丹奇菲笑道。可笑你上了人家的大當。直到現在。還不明白。這話暫且丟開。我有幾句話先問哈凱特。他就掉頭問哈凱特道。哈凱特。倘有一人拿一張一百元的支票來付存款。這張支票萬一失落了。你晚上結賬時。便將怎樣。哈凱特不加思索。脫口答道。這自然缺少一百元了。不過這是很難得的事。丹奇菲又逼上一句道。失掉這張一百元的支票。結賬時。就缺少一百元。這話對麼。哈凱特點頭道。是。丹奇菲這纔又向華斯道。我會交給你一張支票。請你嚴密收藏着。如今你去取還我。華斯聽說。就站起身來。走到寫字台前。用鎖匙開了一隻抽斗。忽然怪叫一聲。嗚聲說道。這支票已不見了。丹奇菲聽了這話。毫不希奇。臉含笑容道。這樣一來。你可相信我的話是不錯了。我先問你。我會分付將那從哈凱特窗口收進的支票。一齊送到我面前。我拿來一張張

的平舖在董事室中的桌上。這是你曉得的。當那星期六的吃中飯時。我因為出來飲水。曾離開了那裏。臨走的當兒。將那室門鎖上。這事你還記得麼。華斯點了點頭。連說記得。丹奇菲道。誰知十分鐘後。等我回到那室中。見平舖在桌上的支票。已少去一張。華斯驚問那裏去了。丹奇菲道。你莫性急。待我慢慢的說下去。當時我在室中細搜了一遍。並不見有形跡。心想門既關鎖着。無人能個進去。誰偷去這張支票呢。後來我看見有一扇窗戶。未會上栓。華斯聽到這裏。正要開口說話。丹奇菲攔住他。接着說道。我疑心賊人是從這裏溜進的。但隨即又看見這張不知去向的支票的原位上。有一撮灰。忽的又向哈凱特問道。你在那些支票當中。可曾看見夾着灰麼。哈凱特詫異萬分道。我並未看見。又道。似乎曾見過的。華斯嚴厲厲色道。這裏的定章。行內不許吸烟。那裏來的這灰呢。丹奇菲不理會他。自管說道。我見了那一撮灰。覺得很是奇怪。當時就察看了一回。星期日無事。再仔細的化驗。這纔斷定並不

是捲烟上落下的灰。華斯忙問道：究竟是甚麼灰呢？丹奇非將身子往前湊了一湊道：却因為紙上曾塗過一種化學藥品。漸漸消滅剩下的灰。因此我就明白哀薩汀尼正是賊人。他先存一筆款項進來。再陸續用支票來取付。這支票上。他塗上那種化學藥品。一小時後。這支票就消滅無形。於是他雖付過存款。有如未付。行裏却缺少那一筆錢了。我既識破他的奸計。今天午後。就和海士到他的辦事處去。細細搜尋。果然破獲那種化學藥品。拿來塗在紙上。一些無有顏色。也無有氣味。所以屢次將你們瞞過。還

將他認做是個大主顧呢。哈凱特聽了。十分佩服。又問道：不過五千元的數目。不能算小。他在一天中來付兩次。就不怕我們認出他的面目麼？丹奇非道：是呀。但他若化裝來此。你們又怎能認識。我已查明他的頭髮是假的。他的身體。也不像這樣胖。祇是你們不是偵探。自然不留心這上面了。又道：他如今已退出騙去的錢。還給你們。你們一些未受損失。就饒恕他這一次罷。說完這話。望了望手表。又彈去烟斗上的烟灰。慢慢站起身來道：我將回旅館去料理行裝。大約半小時後。就要搭車回芝加哥去了。（完）

春 閨 花 月 詞

回 文

嬌語解花春寂寂

曹蘊璽

廊迴映水碧波清。這樹烟開驟雨晴。長袖倚風隨柳弱。素衣翻翠疊雲輕。香憐繡閣花憐色。影息幽窗竹息聲。涼夜深吟人默默。妝成不語自含情。



琴 譜 說 明

(續)

林履彬

犽「犽」字。按彈得聲後，將指上下三四分往復，即復本位。與吟相似。

拖「拖」乘指起的聲音未歇，將名指拖上一位有音。

爪「爪起」大指於按位，將絃帶起，得一散音。

帶「帶起」名指於按位將絃帶起，得一散音。

放「放合」於按位將絃放起，得一散音，急將手指移過

次絃按位，(有一定標準)右手勾絃，兩音相和。

同「同聲」使兩絃同時發出同一聲音。

同「同起」與同聲相似。

推「推出」用中指在第一絃某位，將絃推出得一聲音。

應「應台」按彈後，將指移上或移下有聲，與別絃的散

虛「虛按」散彈後，乘音未歇，用指輕按絃上某徽位，止其餘音。

(三)指示琴面各部分的簡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指絃的次第。最粗在外者，為第一絃。寫

在簡字的下部。例如犽，勻，犽，犽，犽，犽等。

一至十三，寫在簡字的上部右角，係指徽位的，最近琴

首者，為第一徽。例如犽，犽，等，第一字的「七」和第二

字的「十」均係指徽的。

卜「外」字。在十三徽之下。

半「半」字。例如犽(九徽半)半(七徽半)

(未完)

音相和。



秋江撒網
 吳偉
 明吳偉字士英
 更字次翁
 號小仙
 夏人江
 山水
 落筆
 壯健
 當時
 稱畫
 狀元
 同藝
 不及



租界

勁風

漢陽七里廟的住民，早聽見漢口開了租界；二三年前，他們城內的親戚們，有到過漢口的，無一人不說租界的馬路如何乾淨，租界的房屋如何高大，外國人如何威武。同時，那印度巡捕的模樣，如何可怕，也不知不覺，夾在驚嘆聲中，露了出來。七里廟的人們，對於租界，於是受了一種很深刻的印象。

七里廟的住民，差不多都是農人，也很安分守己。各人一天的本分做完之後，喫過晚飯，大家都三五個聚在一堆閒談，所談的題目總不外乎年成莊稼。自從漢口開關了租界之後，他們又多添了一種談話的資料。有時談得激熱了，人人都巴不得到漢口去走一遭，見識見識這

租界到底是個什麼情形。可是鄉下人一年忙到頭，從漢陽到漢口雖說是一水之隔，一來一往，至少也要花一整天功夫，叫他們又從那裏抽得出這閒空來呢？

張老頭子，在七里廟，要算年紀最大的一人。他對於遊玩漢口租界的心，比衆人都要熱烈些。第一個緣因，他在七里廟，總算有見識的人，凡是後輩們有什麼事，總得去請教他，儘他的經驗閱歷，也還可以應付得下，只一提起這漢口的租界來，他便呆了，一個字也對付不出。第二層呢，大概是因他年紀老了，若不快點去走一趟，恐怕日子一到，就來不及了。有了這兩層大道理，所以他決意要

到漢口去見識一番。

張老頭子自從決定了這個主意之後，開口談起話來總離不了這租界二字。有時候多喝了兩杯酒，更要說得利害些。有時候發了談話興，無人在旁，便叫着他孫兒的名字說道：「和尚，你放乖些，過兩天我一定帶你到漢口洋街去玩……」小和尚，每一聽了這句話，便楞着兩隻眼睛，張開嘴，嘻嘻哈哈的說道：「總是聽見你駕空口說白話，從來也不帶我去一回。我不相信……」

光陰這麼走着，張老頭子也這麼說着，不覺快到這一年的年下了。張老頭子的志願，仍未達到。小和尚也一天天的在那裏希望着；不過他另是一副心理罷了。這一天，恐怕是臘月二十八日罷，張老頭子從雙街辦了些年貨回家，小孫子和尚牽住他的衣服喊着道：「爹爹，你駕今天黑亮就跑了，害得我望了一天。你駕前天還說帶我到漢口洋街去玩，怎麼今天不做聲，偷着跑了……我——」

定要去的……明天一定要去的……」和尚說得傷心，幾乎要哭起來了。

張老頭子將辦的年貨擔子放下，一隻手捶着腰，氣喘喘的說道：「好乖乖，我今天走累了，沒得力氣同你纏，等一會說給你聽……」小和尚不依，張老頭子坐在一張小竹椅上，將和尚牽在面前，呵呵笑道：「我的乖乖，我今天並沒到洋街上去。還有兩天過年，年初一不出大門，初二等人家來拜年，初三……乖乖，初三要是晴天我一定帶你到洋街上去玩……」和尚聽了這幾句話，還有些不大相信，苦着臉在那裏哼着，不防他的母親從廚房裏出來，收拾買回來的年貨，順便打了他兩巴掌，這纔撇着嘴不做聲了。

年初三果然天氣很好。大清早，和尚就從床上爬了起來，溜到他祖父房裏，將他祖父喚醒了。他祖父初二晚上打了幾牌「天九」，睡得遲了，早晨正想養養神，唵和尚

纏不過，只得也爬了起來。年初頭，大家都想多睡一會兒，被他們祖孫倆這麼一來，都驚醒了。和尚的娘，一肚子沒好氣，在這新年大節頭上，也不好怎樣發作，只得也起了床，摸到廚下去燒茶熱水。

祖孫倆洗了臉，飽飽的喫了一頓早飯，穿好了衣服，預備動身。臨走的當兒，張老頭子便叫和尚的娘拿了兩串錢，預備到租界上帶點外國糖回來；又囑咐和尚的娘道：「倘若今天有人來問，就說我帶着和尚，到漢口遊玩租界去了。」和尚的娘答應了，也囑咐了和尚幾句話。

從七里廟到漢陽東門，有八九里路，祖孫倆足足走了兩個鐘頭。出了東門，到了船碼頭上，張老頭子，便帶着和尚上了一隻小划子；划子上早有了四個人，都是到漢口洋街的。船老板見人數已足，便開了頭，將船划到江心，順流而下。船一邊走着，大家都談起話來。張老頭子便指東劃西說給和尚聽：「那邊是黃鶴樓，這邊是晴川閣，那邊很長的是蛇山，這邊是龜山。他們原來是天上的龜蛇

二將，因犯了罪，玉皇大帝將他們罰下紅塵，變成這兩座山。將來罪受滿了，他們仍舊要昇天歸座……」

小划子走了約莫一個鐘頭，就到了洋街口，衆人陸續登岸，張老頭子也帶着和尚下了船。祖孫倆站在河邊的沙灘上，仰起頭來，向那幾十級的坡子上面一望，不禁樂了。坡子上面，就是租界。只見那一重重的高大洋房子，果然壯麗無比；同七里廟的茅舍比起來，真是天遠地隔。祖孫倆便牽起長袍子，一級級的走了上去。

他們上完了坡級，雖然有點疲乏，却覺得很鬆爽，因為希望了幾年的洋街，今天居然到了。小和尚四面瞧了一會兒，便問着他祖父道：「爹爹，怎麼沒看見賣洋糖，和賣洋娃子的？」

張老頭子帶着和尚，沿着江邊的馬路，一面走，一面瞧。這時候正是年頭上，一般闊人正乘着馬車，在沿江的馬路上示威。老頭子瞧着，一壁讚嘆，一壁羨羨；自以為眼

福不淺。心下兀自想道：「這不是天堂麼……你瞧這麼高大的洋房子，這麼寬闊的馬路……許多外國人……嘿，不是外國人又那裏有這麼好看的租界……假使外國人看中了我們七里廟，我們的七里廟，一樣也能變成這麼好看呢……」

張老頭子正瞧得出神，沒防着背上給人拍了一下；回轉頭來一瞧，不禁嚇了一大跳，小和尚當時嚇得哭起來了。原來張老頭子正在馬路當中走着，印度巡捕，怕他們被車子碰着了，故此叫他們到旁邊的水門汀路上去走。巡捕操着不完全的中國話，打着手式，張老頭聽不懂，雖是上了年紀的人，經過了多少事，心下也有些害怕，不知道怎麼做纔好，只怔怔立在那裏，瞧着巡捕發呆。印度巡捕知道他沒明白他的意思，便架起了張老頭子的一隻肩膀，向側邊的水門汀路上拖了去。小和尚拖住他的祖父的衣服，狠命的哭着。巡捕將他們拖到了水門汀路上，纔放了手，打着手式叫他們走。和尚見巡捕去了，纔不

哭了。老頭子這纔有些明白；自己心裏打着商量道：「大約我們中國人必定不能走那條馬路……但是那些馬車裏面不也有些中國人麼……也許他們不是中國人，或者是在中國生長的外國人罷……」

和尚經了這一嚇，鬧了一早晨，肚子也有些餓了，便吵着要回去，張老頭子，便哄他道：「乖乖，你不要吵，等一下就買外國糖給你喫，你要吵，我下回就不帶你來了。」和尚心裏想喫外國糖，也得隨着他祖父走着。

他們走了一段，行人漸漸稀了，老頭子也有些乏了，恰巧眼面前是一座很高的外國房子，門前有十幾層很寬闊的石級。張老頭子，便向第一層石級上，彎下腰去，吹了一口氣，用大馬褂的袖子拂了一拂，就帶着和尚坐下了。和尚坐了一下，覺得無意味，便在石級上，上下跑着玩；跑了一會兒，便蹲在這間房子的大門口，做了一件犯罰的事。老頭子正預備打盹，沒留心，不防着老遠的地方，一個很大的中國巡捕，飛趕了過來，捉了小和尚，架起

張老頭子便走。和尚的哭喊，和老頭子的哀求，毫無效果。

中國巡捕將他們帶到捕房中，向外國捕頭稟明了罪狀，判定了照例罰大洋五角。張老頭子始終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後來聽說外國老爺要他拿五角大洋出來，便嚇怔了。只得將身邊帶着買外國糖的錢，數了出來，雙手交了上去，心下想道：「大約遊玩租界的人，還要到這裏來掛號呢……」張老頭子罰了錢出來，看看天色不早了，便照原路回了家。

他們到了家中，敲開大門，只見堂屋裏黑壓壓地擠滿了一些人。小和尚第一個搶了進去，苦着臉向他娘吵肚子餓了，說他爹爹一個錢的外國糖也沒買給他喫。

衆人見張老頭子回來了，便爭着探問租界是個什

麼樣兒。老頭子於是將租界上怎樣的熱鬧，如何掛號，如

何走路，和一切別的情形，一五一十的演說了一大篇。末了還參加了他自己的意見，說洋人沒眼睛，偌大的一個七里廟，怎麼不來開闢租界。

從這時候起，七里廟的人，聽見租界果然這般好，便日日希望外國人快到七里廟來開闢租界，可是外國人的眼眶子大，小小的七里廟，又那裏在他們眼中呢！

(註) 洋街——租界

你駕——等於北方的「您」

堂屋——客堂

爹爹——祖父(以上皆武漢通常用語)



古香室語考

章梅魂

朽木糞土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

可朽也。於予與何誅。(論語)

喫虧 却笑喫虧隋煬帝。破家亡國爲何人。(杜牧隋苑

詩)

瞻前顧後 瞻前顧後兮。相觀民之計及。(楚辭)

心煩意亂 心煩意亂。不知所從。(楚辭)

繩規越矩 繩規矩而改錯。(楚辭)

應酬 病餘猶覺應酬難。(裘萬頃詩)

憶憶 米元章父子皆工山水。成一家法。翟其義詩云。善

畫無根樹。能描憶憶山。(畫鑑)

對牛彈琴 是猶對牛鼓簧耳。(莊子齊物論郭象注)

不敢當 讓王屠羊說曰。說不敢當。(莊子讓王篇)

呼牛呼馬 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莊子)

不近人情 大有逕庭。不近人情。(莊子)

荒唐 荒唐之言。(莊子)廣大無域畔也。(註)

吻合 爲其脗合。(莊子)

妄言妄聽 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莊子)

小巫見大巫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

如。(莊子逸篇)

得心應手 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莊子)

搖唇鼓舌 搖唇鼓舌。擅生是非。(莊子)

朝三暮四 狙公賦茅曰。朝三暮四。衆狙皆起而怒。俄而

曰。然則暮四而朝三。衆狙皆悅。(莊子) (未完)



野人記

(續前)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胡憲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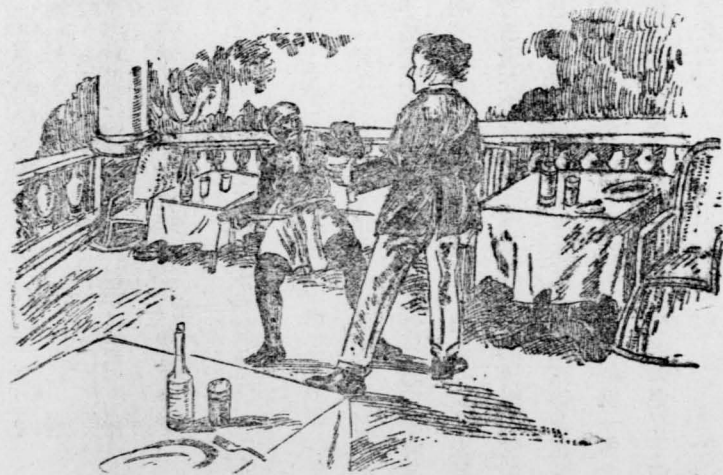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章 巴黎

卻說兩人一路上飢餐渴飲夜宿曉行，轉眼過了一月，已到了一座小城。城臨大江的口子，帆檣林立，大小船隻不計其數。太山入世以來沒見過這麼許多船隻人烟，見了未免有些膽怯，幸他生性聰明，不久便懂了，見人也不覷視了。和他交談的人看他人物整齊，舉止大方，誰也料不到他兩三月前還在野林子裏赤着身縱跳如飛搏獸爲食。便是他最切齒的刀叉，這時也已使來圓轉如意，一毫沒有局促的樣子。達拿也是循循善誘，把一樣樣規矩不辭勞瘁不怕辛煩的教給他，又同他說道，太山，你的心是聰明不過的。造就一個人，最難的是個心。心靈了，別的都容易，心不靈，儘管你別的樣子都靈，也不能算個人。如今有了你這顆心，再把外貌觀瞻上磨琢磨琢，便可成完人了。

達拿到了此地，頭一件事便是打個海電到政府裏報告平安，又請了三個月假。一面又打個海

電到巴黎銀行匯一筆款子來。然因款子一時不能匯到，只得暫且住下等候，一等直等了一個月。這幾十天裏，太山無意中顯了幾回身手，把圍城人看得伸出了舌頭縮不進去，後來竟成了這小城裏歷史上的美談。

有一次，一個六尺多高腰粗膀闊的黑人喝醉了酒，揚着一把切菜刀，到處亂跑。忽然一眼瞥見太山住的屋子裏有幾個人正在洋台上喝酒爲樂，便一縱身跳上台來。那幾個喝酒人見他擎着刀撲來，那裏敢還手，一聲喊都沒命的跑了，剩太山一個人在洋台上。那黑人見太山



那黑人見太山立着不走，便挺刀飛風般撲將來。

太山不慌不忙，等他走近身，一刀砍來時，把手輕輕往上一托，已接住他腕子，微微用了半分力往外一擋，只聽得刮的一聲脆骨已分作兩截，那黑人一痛酒也醒了，瘋也好了，眼淚鼻涕的跑回村裏去。

還有一天，幾個法人鬧着沒事，圍坐了談獅說虎。有的說獅子的膽最大，有的說獅子的膽和老鼠一般，聚訟紛紛，莫衷一是。太山同達拿早已約好護守秘密，所以太山的歷史始終沒人知道。當下衆人見太山坐在一旁不作聲，不禁說道，太山先生還沒說話哩，像你這樣的體力，

住在非洲又那麼久，該同獅子是多多年老友了。把你的意思說出來大家聽聽好不好。太山怕多言露了口風，勉強答道：諸位各据一見，聽來都有道理，也可以說都沒有道理。人性不同，動物亦然。你見了上星期發酒瘋的黑人，不能就此把黑人一概抹煞，說黑人都要發酒瘋的。見了一個膽小如鼠的白人，不能因此說白人都膽小的。獅子也是兩人一般，今天你出去碰見了一頭異常膽小的獅子，看見你就跑。明天再出去，撞見了他的兄弟叔伯，你到夜不歸，你的家中人便要詫異道：怎麼這時候他還不回來。就我自己說呢，我只當獅子是隻隻兇猛的，所以總是時時刻刻隄防着，不使他乘虛而入。剛纔說話的法人接口道：既要打他，又要怕他，還有什麼趣味。達拿聽了，暗道：這人才是夢夢呢。太山要怕獅子時，你早已嚇死了。太山當下答道：我也不懂你那怕字怎麼講，或者你所謂怕，我並不當他怕字解。我出去打獅子時，我只知道我可以傷他，他也可以傷我。我若帶了兩管槍十幾隻獵狗兩三個

抗槍人出去獵獅，我就明明知道自己是萬無一失了。到萬無一失，便同捉死蟹一般，那獵獅的趣味也就隨而俱失，還不如在家裏看看書好。那法人聽了冷笑道：看太山君的意思，大概獵獅的趣味，最妙是赤着身帶把小刀子，單身到林子裏去，一個鬪一個，是不是呢。太山道：赤身小刀之外，還要一條繩子。正說話時，遠遠的深林中一聲獅吼，下戰書似的從風裏吹過來。那人道：太山君，你的機會來了。太山道：我肚子還不餓，去做甚。衆人聽了，哈哈大笑起來，獨達拿知他是無心說了一句實話，並不是說句笑話算做落場，暗暗替他着急，怕他把自己歷史兜底倒出來。那人又道：原來你也怕的，到底一根繩子一把刀沒有兩管槍十幾只獵狗好，你還要說嘴嗎。太山道：沒來由我去做甚。天下只有呆漢才做一件事無緣無故的。那人道：五千個佛郎算個緣故不算，你敢和我打賭嗎。太山對達拿點點頭，達拿接口道：五千佛郎不够事，要賭賭一萬。那人道：算數，一萬就是一萬。太山立起身說道：我把這身

衣服留在村外，萬一我夜裏來不及回來，明天回城時可以穿，不至赤着身在街上亂跑。那人見他馬上要去，急道，什麼，你夜裏就要去嗎？太山答道，夜裏不去什麼時候去。獅子都夜裏出來的，尋他也容易些。那人道，算了，我不要犯什麼殺人之罪，你白天去已是圖微倖，夜裏去若死了，害我將來魂不得進天國，算我輸了罷。太山也不回答，回到房裏取了一把刀一條繩就走。衆人見他執定要去，只得陪着他走到城外。然而太山臨走的時候，衆人見夜色沉沉，林中森森鬼氣，不由得又替他急起來，都圍了他勸他不要去。那打賭的人勸得格外盡力，還說道，太山君，算你贏了，你只要答應今夜不去，那一萬佛郎今夜就送過來，我不能



衆人見他執定要去只得陪着他走到城外

眼睜睜看你白送性命。太山哈哈一笑，飛身向林子裏就跑，一瞥間只見他望樹林裏一鑽便不見了。衆人見他已去，知道追也沒用，都捏着一把汗垂頭喪氣的回城。太山進了林子，便飛身上樹，在枝頭上縱跳一會，舒舒筋骨。啊，好爽快，好輕鬆，這才是人生樂趣呢。什麼文明世界，又有羈束，又有那些臭規矩，又要穿那衣服，既不方便又礙手礙腳的，好不悶死人。如今好了，這身體是我的了，索性趁這機會脫離了這撈什子的文明世界，還我本來面目，到那海濱小屋裏自在逍遙，豈不妙哉。正想得快活，一陣腥風，奴邁已到。殺掉隻把奴邁，在太山已是家常便飯，原不算什麼大不了事，當下便與忽忽在樹上跟了他走，不

到一刻的功夫，已到了一小片空地。太山等他走了幾步，刷的一聲，一個繩圈下去，已套住了奴邁的頸，乘他不防備時着力一拖，把小牛大的奴邁憑空的提起來，吊在樹上。急把繩子在粗枝上圈了幾圈結住了，跳下樹去一連幾刀，也是奴邁傷生過多，今夜撞着這個太歲得了報應，終是他自己不好。太山見他已死，順手把繩一割，奴邁跌下地來。太山還是照着刻板文章，踏住他的頭頸，仰天大嘯一聲。

奴邁死後，太山心頭又天人交戰了一會。就此不回去罷，又對不住達拿。回去罷，又捨不



急把繩子在粗枝上圈了幾圈結住了跳下樹去一連幾刀

得這海闊天空的舊日生涯。想了一會，到底是琴痕好，便肩着奴邁死尸，邁步而歸。太山表過不提。且說那幾個人回城後，便回到屋裏，坐在洋台上納涼，只是各人都担着心事，納涼既沒興致，閒談又沒精神，等了一會，那賭一萬佛郎的人開口道，我實在耐不住了，我馬上就帶了槍去叫那瘋子回來。傍坐一個人道，我也同去。接連四五個人說道，我也去，我也去。當下那六七個人便約齊了，帶着槍同向城外出發，達拿也跟着同去。走得沒到幾十步，一個人叫道，你們聽見嗎，那是什麼嘯聲，這樣怕人。又一人答道，這嘯聲

我以前也曾聽見過，據說是人猿打了勝仗後的叫聲，猶如人類中的得勝歌一般。達拿雖從沒聽見太山嘯過，卻

斷料不到他如此利害，不由得佩服得五體投地起來。當下衆人迎上去圍着太山，你一句我一句問個不休，太山

從格萊頓那裏會聽得說起過的，知道定是太山贏了，不由得暗暗

只是微笑，說這個不算什麼。這事太山看來確是不算什麼，那幾個人看了，卻是日出西山也沒這般

歡喜，心裏卻也有些詫異。怎麼如此儀表的一個人，喉嚨裏會發這

奇怪，嘈雜了一會，便流星捧月似的把太山捧了回去。那賭輸的人

種怕人的獸聲。幾個人一路談談說說，已是到了城外。正要商量怎

馬上神情願願的拿了一萬佛郎雙手奉上，太山只是不肯拿，經不

麼分頭去尋，忽聽得一陣笑聲，太山已肩着一頭大獅子昂步而來。

得達拿竭力的勸他，只得受了。太山這時也已漸漸懂得金錢萬

這時不要說衆人看了奇怪得話都講不出來，便是達拿也萬分的

能的意思，知道人生衣食住三者非錢不可，他近來的學問見識也

詫異，怎麼他幾十分鐘的功夫仗着一條繩子一把刀，已是殺了一

長進了許多。以前達拿同他說到

頭獅子，而且那麼大的東西他黑暗中竟能在葛藤纏繞的林子裏抗着走回來，便是達拿素常知道他的本事也

了巴黎叫他不愁衣食，他聽了也不覺得怎樣，現在知道人生貴自立，白受人家的錢要叫人看不起的，所以這



忽聽得一陣笑聲，太山已肩着一頭大獅子昂步而來。

一萬佛郎他拿了也甚喜歡。過了幾天，達拿雇了一只大船，和太山高高興興的沿着海岸回到埋藏地。到了那裏，達拿在船裏等他，太山一個人剝了衣服飛身上樹，不到幾點鐘已到了埋箱子的空地。只見他精神抖擻，也不消停一會，馬上動手把那箱子挖了出來，快活活的抗着回到船裏。過了一晚，拔錨啟碇，揚帆北行。不多幾天，就到了那江口的小城，再過幾天，達拿的款也匯來了，便帶了太山乘輪到巴黎來。

兩人到巴黎後，太山要即日動身到美國去，達拿不肯，也不告訴他緣故，一定要他在巴黎耽擱幾天。太山拗不過他，只得從命。將息了一天，達拿同



馬上手動那把箱子挖出來了快活的抗着回到船裏

着太山去見警衛部的長官。那警官是達拿多年老友，見了自是歡喜，便慇懃懇切的款待他二人。間談中又把警局裏種種捕盜捉賊的方法詳細的講給太山聽，漸漸講到用指紋捕賊的方法。太山聞所未聞，聽得津津有味，只是那指紋法還有些不信，便問道，那指紋留着有什麼用，手指上的皮不是年年推陳換新的嗎？警官道，那皮儘管年年換新，紋路是不變的。一個人自小至老那指紋只會變大小，不會變式樣，除非手指受了傷，那紋就兩樣了。盜賊捉得來，只要把他的指紋印下，以後無論他怎樣，只要他不把十指砍了，總可以認得出的。達拿笑道，好好，等我也來印個

指紋玩玩。警長道，那容易得很，便令手下的人拿一個小匣子來。取來後，警長把匣蓋開了，取出一塊方玻璃，一小筒濃墨汁，一個橡皮滾軸，幾張白紙。隨即在玻璃片上倒了一滴墨汁，把橡皮滾軸滾了一會，玻璃上便有一薄層極勻的墨汁。警長便叫達拿把五個指頭先印在玻璃片上，印好了，趁指上墨汁未乾趕緊印在白紙上，便清清楚楚五個指印。警官笑道，達拿君，



警官便叫達拿把五個指頭先印在玻璃片上

我有了你這五個指印，以後便不怕你做賊了。達拿也笑着迴頭叫太山道，太山你也來試試，太山便走前來如法泡製了一會，嘴裏還問道，黑白的指紋有區別沒有。警官道，恐怕未必。也有人說黑種人的指紋要簡單些。太山又問道，猿與人的指紋有分別沒有。警官道，大概有的，猿紋恐怕格外簡單些。太山道，人同猿生的雜種

指紋怎樣。警官道，這卻不敢說。現在的科學還沒昌明到這個地步。我們的指紋法只好用他區別人與人。全世界好幾萬萬人，沒有兩個人的指紋完全相同的。不要說一個人的十個指頭斷然不會同另外十個指頭一個樣子，恐怕天下沒有兩個指頭紋印全然相同的。達那忽問道，比較指印，費時多不多。警官道，若指紋清楚，也費不了多少時候。達拿道，這樣說甚好，便從袋裏取出一本小書，翻了幾頁，指着紙角上五個小指印，同警官說道，請你把這五個小指印同我們兩人的比比，看是我的呢還是他的，還是兩個都不是的。太山見達拿取出那本書來，不禁心裏奇怪道，那不是我的嗎，他拿來做甚。後見他叫警官比那五個指印，方恍然他這一片婆心，因笑說道，達拿君，你忘了，印這指紋的小孩子已死了二十多年，你比他做什麼。警官聽他話中有因，不禁抬頭問道，你講什麼。達拿道，你不要管，比了那指紋再說。等你比好了，若太山先生願意，等我來把這事詳細講給你聽。太山點頭道，肯是那有不肯的理，只是你做這事明明是白費一番心力，那小孩子不是早已埋得好好兒的了。達拿答道，這我可不

敢說。你若不是約翰格萊頓的後代，請問你這個白人那裏來的。那地方除了他以外，從沒有第二個白人去過。不是他的兒子是那個的。太山道，你忘記卡拉了。達拿道，卡拉算什麼。那時兩人已在窗口講了一會。太山一腔心事，看着街上的車水馬龍繁華景象，都如過眼浮雲，看過便忘記。達拿見警官還沒比完，心裏想道，比兩個指印要費偌大的功夫嗎。迴頭一看，見警官正在翻閱那本日記，便輕輕咳嗽一聲，警官聽見把書闔好了，抬頭說道，二位聽了，我雖不曉得此事詳情，卻已猜到事關重大含糊不得一點，一切全仗這指紋比得對不對，請你二位耐心稍候幾天，等我們都裏專看指紋的台哥君回來看過了，再告訴你，左右等不了幾天功夫。達拿不禁失望，急問道，今天不成嗎。太山君明天就要動身到美國去了。警官道，今天萬萬來不及，好在台哥君不久便回，禮拜內你一定可以以把這事的結果打海電報告太山君。據我說，這指紋有些兒相同，卻也……還是等台哥君回來看了再說罷。

(未完)

世無患癬疥而會用此新藥——拉福祿——
 不驟有舒暢涼快之感覺者一得此快感
 則癬疥已化為烏有矣
 此玄妙之藥水可俛立刻滅除一切皮膚
 之病也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十大號漢彌敏英行經理



東方(一五)

浙江興業銀行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

儲蓄存款廣告

本銀行儲蓄存款利息較普通存款為優設有需用隨時
 可以支取凡有洋一元或銀一兩即可來行開摺存儲並
 辦理囑託存款專供修學婚嫁養老恤孤等用分整存零
 付零存整付兩種期限自三個月起至二十年止存款及存
 款次數每個月或每三個月或每六個月或每年
 四種期限愈長利息愈厚化整為零利在按期支配用途
 零為整利在隨時積貯成數選存之法各從其便訂有
 詳章請向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本銀行取閱可也

小又(90)

(新) 優等畫片 (達)

租賃	諧畫 目畫	短畫 索函	長畫 請	賣買
----	----------	----------	---------	----

香港油麻地上海街二百三十三號
 新達畫片公司

小(一五)

▲本函授部分設

甲國文商業科
 乙英文商業科
 丙簿記專修科

中國商業大學附設函授部

有志向學者不論遠近函索章程即寄
 ▲校址 上海英租界北泥城橋堍

●校長 楊公炎

小(124)



柳宗元的小說文學

胡寄塵

(一) 發言

我前回已經介紹了一位名小說家。名叫歸有光。現在再介紹第二位。便是柳宗元。這兩位作家的作品。以前的人都叫他古文。不叫他是小說。所以談古文的人無不知道他們二人的名字。談小說的人却不知道他們。但是在今日看起來。他們的作品。確是小說。所以我有介紹的必

要。

不過二人的小說。淵源不同。宗派亦異。歸有光的小說。是描寫人生的斷片。柳宗元的小說是寓言。歸有光的小說是根據史記而加以變化的。柳宗元的小說。是直接從周秦諸子裏來的。論用意。柳宗元比歸有光好。論風格。柳宗

元還不過是周秦諸子的面目。歸有光却能自成一。算是創造了。關於歸有光的話。前回已經說得很詳細了。現在專說柳宗元。

(二) 柳宗元小傳

柳宗元。字子厚。唐朝河東地方人氏。貞元時。做過尚書禮部員外郎。後來貶爲永州司馬。又改爲柳州刺史。所以人家又稱他做柳州。他詩和散文都做得很好。做詩和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叫做王孟韋柳。做散文和韓愈並稱。叫做韓柳。他的散文。寫山水風景。寫得最好。因爲他謫居在永州的時候。剛過著永州那地方。山水絕好。所以柳子厚游山玩水。的時候很多。做了許多小記。這種小記。精

美異常。後來人都說是柳子厚出色的文字。這一層固然不錯。却不知小記之外。他仿著周秦諸子做的寓言也有好多。這種寓言。便是我所說的小說文學了。

(三) 柳宗元小說文學的淵源

柳宗元的小說文學。既然是從周秦諸子裏出來的。所以我在這裏。應該把周秦諸子大約說一下。本來這一類的小說。(不過前人不認爲小說)在經書裏也有的。不過極少數罷了。好像禮記裏的孔子過泰山一段。豈不便是小說麼。他的原文如下。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按而字指婦人)曰然。昔者吾舅(按夫之父也)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禮記檀弓)

這豈不是一段小說麼。後來柳宗元做的『捕蛇者說』和他是一色一樣。不過延長些罷了。越是延長。越像一篇短

篇小說。

除了經以外。諸子中的小說更多了。錄不勝錄。現在略舉四則。做一個例。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即莊子)出於山。止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日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莊子山木)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按私家即母家也)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已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同悟)其言。以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列子說符)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韓非子說難）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墮於水。遽契（刻也）其舟曰。是我劍之所從墮。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呂氏春秋察今）

周秦諸子裏的寓言很多。但看上列四條。已可略見一斑了。列子雖然不是周秦時人的作品。是晉朝人假託的。然他總在柳宗元以前。和柳宗元的文學也有關係。柳宗元是個很喜歡讀子書的人。他對於周秦諸子。也用過一番考訂的工夫。做了好幾篇辯論的文章。辨明諸子的真假。這可見柳宗元的思想。有許多從諸子裏得來的了。

諸子裏的寓言雖多。然大概是片言隻語。不能獨立成爲一篇小說。直到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居然是一篇短篇小說的格局了。柳宗元的三戒。捕蛇者說。種樹郭橐駝傳。梓人傳。等篇。都是這一類的文字。我以爲是一篇一篇的寓

言小說。不過以前的人。都叫他是古文罷了。

（四）柳宗元小說文學的作品

柳宗元的小說作品。現在因爲篇幅有限。不能多錄。只揀兩篇很短的錄在下面。做一個例。讀者拿此做標準。往他文集裏去尋他旁的小說便是了。而且可以拿此做標準。往任何人文集裏去尋小說。一定尋得出許多好作品來。

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鹿。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撻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發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甚異。以爲己生歲值子。鼠子神

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櫛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鬻門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口。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邱。棄之陰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其以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而無可用。放之山中。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薄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

疑畏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按柳宗元說麋。說驢。他都是借物比人。在他當時。或有所指。但我們今日不必問他。只賞鑒他的文字做得好。便是了。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擊腕癩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

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耳。（極力描寫民生之凋敝。）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

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犬不得寧焉。（極力描寫吏之悍及賦稅之苛。）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之死則已後已。又安敢毒耶。（極力描

寫捕蛇而免賦者之間適。）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按這篇的大意。可說和『孔子過泰山』一段。完全相同。但描寫得更爲詳細。所以更能使讀者感動。他的格局也完全成爲一篇短篇小說了。

讀本篇的人。請參看『中國小說考源』（本雜誌一卷十一期）著者記。（完）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色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華
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十五年（續）

夏時

天未亮我就醒了；在清靜的夜中，我聽見了怪叫聲。我知道這是康士但了，他照常呼喊道：

「戰爭臨到了！」

我聽見他在房中踱去踱來的聲音。有時停止，就聽見他尖銳的聲音呼喊起來。他喊過之後，又不住行走起來。他的這句話，是用兩種聲音喊的：第一，是用一種又猛又迅，猝然的喊着，如同下令一樣：

「戰爭！」

稍停一會兒，接着就用一種又靜又深沉的低聲喊道：

「臨到了！」

立刻又踱起步來。

小說世界 十五年

我覺得瘋人離我很近，差不多就在我房中半開的窗子外邊。我驚恐極了！就穿着睡衣，跳了起來，跑到母親房裏就叫醒伊。

「聽啊，母親！」

伊從夢中驚醒問道：「什麼事？」

「康士但了……瘋人！你沒聽見麼？」

伊聽了一會兒，就畫着十字架；顯出很可憐的樣兒，又佯裝發怒似的對我說道：

「你既是喜歡同他談話！你就去聽罷。只靜靜的不要吵醒了小孩子。」

我關上窗子，重新上床睡，只是不能合眼。我一聽見這瘋人的聲音，就想起了他的相貌：顛狂的臉，黑髮黑鬚

乖僻的樣子，激動的動作；我怕他或者從屋頂的瓦上走到我窗口來，向我點頭，如同一個鬼一樣……

後來他就平靜無聲了。天剛亮，我就睡熟了；未睡熟之前，我自己警戒自己，以後再也不要同他說話。我那天晚上決定以後若不恨他，至少也要同別人一樣怕他。但是三天之內，我也沒聽見他，也沒聽見他的聲音。我覺得這個關過監禁的人，已經到了他激動的最大限度……戰爭和各種別的事。我早將我的警戒忘了；故此一天下午，我在小窗口聽見了他，又向他問候；問他近來的情形怎樣。

他很悲苦的回答道：「我能怎樣呢？我口渴得很！沒有水喝！」他翻轉他的壺底，表視他壺裏面是空的。我知道他的兄弟，每天都送食物給他，便問他道：

「有人送食物給你，難道他沒有給你水嗎？」

「他送了些，不過我喝得太快。天氣如此之熱。這裏一點水都沒有了。我怎麼能得着一點呢。你知道我自己不

能出去。」

「爲什麼？」

康士但丁也肯答應我這小孩子質問的話：「囚我仍舊是一個囚人，人們或者已經饒恕了我，但是天上的神還沒有饒赦我。」

他仰着頭向天瞧；正如我在禮拜堂內所見的那張畫的頭一樣。他的話和他的動作，使我吃驚——這個我記得很清楚。一個小孩子對於這件事能說什麼呢？所以我還是問他水的事。

「你爲什麼不向鄰家的婦人們要呢？」

他顯得很輕視的樣兒答道：「噯！沒有人能得着他們一點！」

我很明白他的意思：我想他的光景，又孤另，又不自由；受各種社會的拒絕，人人躲避他，好像一個生癩病或是得了瘟疫的人。他渴了，從他灰色的臉和乾焦的嘴唇，就知道他是渴了！天氣又如此的熱！正是這時候，我忽然

觸動了一個意思，就喊着地道：

「請你等等！我可以給你水喝！」

我下了兩層樓，聽到廚房抓起一個鐵罐，從水瓶裏倒滿了一罐水，趁着沒人瞧見，拖住我時，我就慌忙跑到街上去了。我盡力跑着，又要使水不得出來，一會兒就到了夢加羅屋角。

我的第一個教師曼他倫納師母，從窗子中間問道：

「往那裏去？」

我一邊跑着，一邊答道：「到夢加羅家裏去，他問我

討水吃。」

一個很美麗的女子，住在夢加羅隔壁的一層樓上，

聽見我的話很驚奇的瞧着我，細聲說道：

「他會殺你！」

我跑着只點了一下頭。我並不怕有這種事。其實，我是有些害怕，很憂愁我爲什麼如此急促。設若他伸出手來拿罐子的時候，就拉住我的頸子呢？

但是時候太遲，想回去也不能；我怕那個黑眼睛的女子瞧着我，回轉來笑我。讓他去罷！——無論什麼事，我都不怕。我一邊心裏跳着，一邊闖進他的門上樓梯。

康士但丁一聽見我的步聲，就急忙跑到樓梯口來；他剛下了一兩步，我已經上了一半；他如此的高大，俯下身子來，抓住我的水罐。我如同做夢一樣，立在那裏等他。他進去將水傾在他的瓶中，就轉身來將水罐遞給我。

他的臉上真正現了笑容。啊！這個笑容！我覺得他這個笑容，照亮這個黑樓梯，這個荒寂黑暗的房子，他的黑髮和他靈魂的深處，——和我的靈魂！

他大聲對我說道：「我謝謝你！」

我低聲說道：「不必謝！」於是一邊跑，一邊快樂驕傲。那個美女仍舊立在那裏。我一面跑，一面對伊說道：「他殺死了我麼？」

伊溫和的點頭說道：「你怎麼不多站一會兒？」實在我沒有站一會兒。我站在那裏第一次接近康

士但丁，所有的時候，只剛够看見他的笑臉——和他的手。我或者是因為怕他要來縊殺我，所以我看他的手。他的手臂都露在外面，直到手灣，他的手又白又瘦。我希奇他的手臂上，怎麼沒有鏤上鳥馬，雙頭鷹，寶劍等等的痕跡；因我知道這是囚犯們勇敢的代表。我以為康士但丁在牢中十五年，手臂上至少每隻上要鏤着一個海馬，如同客棧的主人納索一樣：納索在牢中還不到十五個月。或者這個刺殺加利節羅的人，在獄中與別的人不同。後來他漸漸習慣了自由了的新情況，這個情況是他以前沒有覺出的；他漸漸的清醒了；也不呼喊那可怕的話，「戰爭——臨到了；」他漸漸變得平靜了，差不多同平常人一樣，這時候他漸漸能唱一句詩。我曾聽見他唱他的歌聲非常的慢而低，又無味，停頓甚多；如琴調上有許多停頓的符號一樣。一天，我想聽出他的字句來。這並不是平常囚人的歌：

「監獄兮爲人而設耶……」

也不像什麼別的歌。乃是唱一首禮拜堂的讚美詩。這個可憐的人，已經回心向上帝了。他後來告訴我：他最愛讀的書，乃是「罪人得救」和「聖人小傳」；雖然他自己沒有告訴我，我覺得他早晚都流着淚，做很長的禱告和禮拜。他祈求上帝赦宥；也如同人饒赦了他一樣。

小孩子的天性決不會錯！康士但丁對於我的樣子，知道他自來都是一個悔改的罪人；他所以如此自扁在家裏；因他自己還覺得他的禁錮仍是延長着的；他所以不事工作；並不只是爲他對於人們，自由和工作不慣。一方面還是因他自己覺得靈魂上罪孽深重，急於想用自己罰來自己懺悔；他的生活如同修道士和避世絕慾的人一樣。他的頭漸漸失掉聖約翰的頭一樣的形状，因他漸漸喜修理，常常梳清他們。他漸漸又變成了一個平常的人。

一年過去了。附近的鄰居漸漸與他混熟了；也不大談他從前監禁的事。反轉來說，康士但丁也不再驚駭他

們了。就是他唱讚美詩，也是用很低的聲音。他竟可以終身不在人面前現露。就是我从小窗口同他對面談話，也不受我母親的斥責了。但是他的兄弟羊尼，却又有一種別的意見。他以為他決不能如此混過一生，所以主張他必須重理事業。他必須要掙錢，還清他兄弟為他所欠的債。羊尼自己也要供給一大家人。他從前已經向人求着借錢，供給他哥哥在牢中的用度；現在他又因他哥哥的緣故，遷到別處，另出房租。這些事叫他如何受得住呢？

康士但丁起頭沒有想到這件事：

他一天照常同我談話，告訴我道：他們說我應當作生業。我現在的光景能做工麼？你看我。我能作什麼工呢？再做屠戶麼？決不能！決不他的面容，表示出他以後就是牲畜也不願再殺一個。這是完全屬於感覺性了！由此可知他本來的知覺還沒回復。

但是有一天他自己忽然起了奇怪的攪動。他的老黨首羅巴托回到佔帝島來了，做了公使。遍地都是鈴聲，敲

聲，祝賀聲，歡呼聲！全城都攪動了。他們發起了很大的游行：經過漢摩，呼喊的聲音，在夢加羅家中聽得很清楚。我從小窗口中又看見他了；他臉色灰敗，黑眼中發出怒光。他的臉使我想起他第一日從牢裏出來的樣子。我怕他從此又要瘋了。

他怒氣衝衝的對我說道：「祝他尊貴榮耀！我因愛他，所以自己犧牲了！我得着了什麼呢？有什麼好處？」

他對於羅巴托並不敬愛了。他覺得以前種種的盲從，很替他後來所得的結果憂愁。他瞧得很清楚，他對自己不住，因他情願為他犧牲的人，與他自己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他因愛羅巴托的緣故，便將一個人當了個上帝！將那真神都忘記了！並且忘記了他的誠命。故此他決定第二天起首作工！

這件事我相信並非完全不是由於這次激動；他因羅巴托受折磨；羅巴托仍是受人民的崇拜；他自己却做了人們的笑柄。那時我對於他這回忽然的變動，不大解

得透；現在可是明白了，並且知道這一點就是他終生事業的一個大樞紐。

這篇故事未結束之前，我還要說一件最大的奇事。

康士但丁又做了一個屠戶，或說是一個純全的賣肉者。他自己不願意宰殺他，就請一個鄰舍的青年做幫手，拿肉到家家戶戶去賣；這個青年名叫納帕佛的，替他每天殺一兩頭羊。他自己在院子裏將羊毛脫去，將肉扛起來，到街盡頭的轉角處一個下等理髮店的門口，租一塊地賣肉；他鎮日坐在那裏等候主顧，尤其注意在理髮店內出來的鄉下人。無論如何，他每天至少要賣去一兩頭羊。禮拜天賣到四頭之多。

但是有一天，他遇着了什麼事呢？康士但丁留了一頭污羊在家中，拴在靠後窗的地方。納帕佛預備第二天來宰殺。這頭羊吃完了窗台上所預備的乾草；就爬上窗台，想走到外面去；於是他頸上拴的繩子就將他吊了起來。我們家裏的一個僕人，從樓頂小口中聽見羊子慘叫

的聲音；又聽見羊子吊在那裏，便大聲狂呼道：

「康士但丁的羊上吊了！這必是自縊！可憐的東西！」

我妹妹同我跑到客堂的窗子去瞧，正瞧得見街轉角的理髮店。康士但丁正坐在他的肉攤子前，用紙拂塵趕蒼蠅。我們離他很遠；他的聲音，他聽不見，我們便向他打手勢。後來他瞧了我們很覺吃驚。我們要他來做什麼呢？他便起身走來。（他現在能够照常走路了；好像街上沒有什麼煤炭屑了。）他到了街中間，就能聽見我們的聲音：

「快點！你的羊吊在窗子外了！這必定是自縊！」
屠戶向自己屋裏飽着，驚呼「噯乖運啊！」

我也要到街上，跟隨他，要看那隻羊的究竟。他能救活這隻羊麼？

他一會兒，就跑到了家裏。他打開了門上的鎖，大步跑到樓去。我跟在後面。但是我們聽不見羊叫的聲音了。康士但丁將羊從窗口拖上來的時候，羊已變成了一個

死屍。他變成了瘋人一樣。

「去了！死了……乖運啊……等等罷。他仍能呼吸！

……他的心還在跳……！按摩他，或者可以使他活轉來！

……讓我將他的口撬開……！」

但是按摩了許久，度了許多氣，搖了半天，羊子仍不

能活轉來。

康士但丁絕望的說道：「他死了！他竟成了一個死

羊！」 踏踢了兩塊錢！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我對他說道：「殺了他罷！」

「那自然再也沒有別的法子了！」

他如同狂了似的，跑到門口喊道：

「納帕佛！喂，納帕佛！」

無人答應。

隔壁家裏有一個女人答道：「他出去了！」

「魔鬼！」

他又跑上樓來，帶着絕望的顏色。再等一會兒，這隻

羊就要當作一個死尸拋去了。他怎麼辦呢？

我又說道：「殺死他罷！你等什麼呢？」

「我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他舉起頭來，望着天，伸出他的雙手，嘆了兩三口氣，

將手抱住頭。於是他抽出刀來，跪在羊子面前。

一會兒事情就完了。

從那天起，康士但丁就自己殺羊自己賣。他又回復

了常人的知覺。 (完)





服勞社會者唯一補品！

人生精神有限社會事業無窮凡終日操勞者不免消耗精血若不謀身體之滋補日久疲憊悔之不及人造自來血藥性和平甘美適口有滋補血液之功效胃增力之效曾經工部局衛生處試驗給證銷行多年馳名遠近男女老幼四時均宜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經售處 各埠分店及各大藥房

小(115)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先生！

試過沙利文的冰淇淋麼？

吃過沙利文製的麵包麼？

我們是竭盡能力，以求出

品的精良的。我們不願賣

最廉的價錢；却只求貢

獻最好的出品。

在這炎熱的夏天，你們可來

一試我們久冷不化的冰淇淋

蘇打！

上海南京路三十六號

沙利文謹啓



小(114)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交換

哈哈看小說世界亦有緣。我每逢星期日。風雨無阻。一定要過江到商務印書館去取小說世界。有幾次星期日小說世界沒有到。那一天我的心裏不知想看甚麼書好。弄得我自己沒有一定主意。我恐怕得這種病的人。就是我一個人。所以我要請教請教幾位讀者。

筱崧嚴僑襄 十二·九·五·

自從訂購了小說世界以來；每逢禮拜六，或是禮拜日我看見了郵差，我第一句話就是「我的小說世界到了沒有？」若他說：「到了；我心裏快樂的了不得；若他說：「沒有到；我聽了就十二分的不高興；好像失了寶貝似的，小說世界一到了，我總要細細的看；把一切的事都丟在一旁，我頂歡喜看勁風先生，胡寄塵先生，卓卓先生，諸位的作品；另外還有胡憲生先生譯的野人記，和天游先生譯的荒服鴻飛記，小說世界的插畫的精美，在中國的

出版界可算巨擘，小說世界真可算是我的

「良師密友」；曠任維元 八·二九日

犧牲者誰這一篇。葉先生形容得未免太過分一些。或者有此等事。但如此之幸福家庭。而因敬語口角。竟釀成離婚慘劇。筆墨中太不情了。

十年後之中國。實是中國破產最後之一年了。能如作者著述實行。真是四萬萬的幸福。否則尙有十年之發奮的光陰。同胞呀。奮圖呀。不要紙上空談。十年光陰有限。想想對付他的方針呢。 余沙朱吉齋 七月二十八日

小說世界寄來的時候。我便先查目錄中。有書者的名字我歡迎的沒有。若沒有。或少。我便非常的失望。若有。便將這幾篇細細的嚼讀。然後讀旁人的。我歡迎的著者。便是勁風、鐵樵、西神、寄塵、海鳴、小仲、卓卓。其次。便是天游、琴南、諸君。

劉劍侯 九三字

三卷一期插圖。有貝廉 Lord Bacon 小影。

與本年二號英文雜誌所印之倍根 B. Bacon

Bacon 小影相同。(按二人氏雖同。然非一人。較之英文可知。况相去幾距百年耶。)恐有所誤。又一卷一期四期之升降機。迄未見有續作。不知何故。偵探小說。極爲有趣。近載之空針

奇而不說。尤足使人動心駭目。望於此類小說。多加採錄。則讀者獲益非淺。 ○○

星期六的那天，上午十一點鐘，才把三卷第七期的小說世界取來，一直看到下午兩點，還不肯放下，後來覺得有些餓了，才想起還沒吃早飯呢！吃完了飯，又仍然拿起來看。看到墮落的青年一篇，不覺生了許多感想。想現在的一般青年，起初立下很堅決的志願，一旦在社會上服務，就隨着社會化變遷了！我曾記得一個日本留學生，受了日本種種的待遇，回國很激烈的提倡抵制日貨。後來做了總長，居然成了現日派的禍首了！現在的一般的青年，要打算

免去社會上這種的惡習，必須有毅力，尙需做，庶可補救一二。 李家聲寄自北京

讀了煙橋的「效率」(刊一卷八期)就感想到舊家庭缺乏教育知識之可慮。俾諸家文這樣學生(本篇主人翁)生在有教育的家庭。加以陶飾。怕不是一位極有希望的人才麼。所以我要勸現在的新人物。與其空說舊家庭腐敗。不如平心靜氣。就從這家庭教育入手罷。

(楊鑑清)

我每期展開小說世界首篇的「交換」總見有讀小說世界心得的投稿；人家投得如此高興，我也來「東施效顰」把我的所得寫出來：

凡是讀過小說世界的人，多數是愛小說世界的材料好；獨我覺得小說世界的材料有它不好，有甚麼理由呢？因謂小說世界裏面的小說，篇篇多是描寫社會的虛偽，教化的墜落，令我看每一篇小說之後，便發一篇的幻想；而且對於一切交際，都有厭棄！這種厭世觀的思想，全是由小說世界介紹給我的；所以我說小說世界的材料有些不好。但是我對於小說世界

的感情，仍是濃厚！仍舊不忍棄他！這真是孟子所謂「是誠何心哉」了。 (遺逸子)

我讀了梅初君的一篇文章，(見本刊二卷十一期)心裏很是贊中國的文藝界代抱不平。既而又很是疑悶的想着：怎麼我們中國樸樸的東西都比不上外人呢？昨天見了胡寄隱先生「歸有光的小說文學」的一篇譯言，却使我得到了一個極美滿的領悟和安慰。

有些譯述的小說，我讀了總是得不到甚麼興趣，實在莫明其妙。昨天見了冠南君「譯述小說最好意譯」的一句話，(見本刊三卷一期的交換)不覺恍然大悟；因為譯述小說，多半是給一些不識外國字的人看的，那末；那些不識外國字的人，對於各國的風俗，習慣，和語句等，自然多半不大懂得，若是照原書的一句一句譯了出來，叫他去讀，不是和一本外國書一樣嗎？

這部是我一些「坐井觀天」的偏見，不知別的讀者有些甚麼意見，就請寫了出來，大家互相交換罷！

聶文瑞

小說世界是星期五出版的。然而外埠總不能

當日就到。但我明知道是沒有，亦得要去商定書櫃間一聲。寧可白跑一趟，有時竟要隔三五日才到。那我亦要走走三五趟，從不肯斷斷的。不知看小說世界諸君，有和我一樣的不。

杭州吳澤坤

我每逢緣衣人送到小說世界後，就將封皮用剪刀剪下藏好。拿來用露口信法寄給朋友們。作為通訊處的通告單。郵費又可省。筆墨又經濟。地址又詳細。也是一種廢物利用。又再經濟的一法。

「讀辛玉君開汽車夫事」服我的理想。可說非但是聰明。而且又有急智的汽車夫。要曉得我們好靜的人。碰着了這種事情。要避免他。能够得着精神上的愉快。就是受着意外的損失。也所不惜。何況他撕破了鈔票。塞在耳朵裏。後來拿出來補好了。仍舊可以用的。如此到可以分毫勿損失呢。我的斷語如此。是否還望閱者諸君。指教指教。

吳江凌乃仙

此藥片是小孩之救命丹

在山東省有為父親聲稱嬰孩自己藥片之功效曾救治彼之小孩

山東濟南府津浦鐵路工程處簿記員杜甫侯先生來函云年方四歲之小女名喚雪梅曾患驚風



社南侯君之二女公子五燕

狀極危險遍請中醫均未奏效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未及半天即略見輕半瓶未罄即已全愈不料未及數月次女名小榮者亦患此病余即投以嬰孩自己藥片立見神效且至今均未復犯嗣後凡鄙人之親友如患此病者即勸其購服莫不說此藥是小孩之救命丹也

嬰孩自己藥片係英國通用小孩之靈藥專治嬰孩胃不消化 便閉 肚痛 腹瀉 嘔吐 寒熱 出牙各症 驚風 痰厥 傷風 等患且殺蛔蟲能使小兒得天然康樂之安睡藥性和平可保絕無危害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疾病由來於閉而起者十居其九

關下何必忍受大便阻滯有害衛生之苦耶紅色清導丸功力和平出自天然有微利平肝之妙用專治大便閉結肝火上升疾病頭痛可利膽汁滋助消化能使皮膚光澤口氣芬芳也

浙江義橋時敏學校葛一心先生來書云鄙人前



患大便秘結

以致飲食無

味夜不成寐

嗣託滬友購

來紅色清導

丸一瓶服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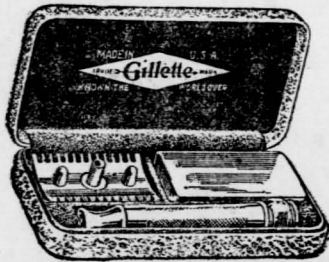
頓覺大便暢

利諸恙悉消

近且精神煥發矣專泐數語聊誌謝忱茲再寄奉郵票六角希仍將紅色清導丸一瓶原班郵下為盼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購買
廉價
吉利
安平
剃刀
的機會

茲因與吉利平
安剃刀公司有
特別協約特將
該公司出品中
之最通用者數
種獨家發售廉
價藉酬 惠顧
諸君之盛意



如通用
之有盒
金剃刀

售原
美金 六元

今售
國幣 二元七角半

其他售價同樣
低廉機會難得
購請從速

獨 家 經 售 處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商務印書館發行

關於國音國語的用途

書籍和教具

關於原理的

國語學講義	一冊	四角
國音學講義	一冊	四角
國語學草創	一冊	四角五分
高元國音學	一冊	五角
實用國音學	一冊	三角五分
注音字母講義	一冊	二角五分
國音淺說	一冊	一角二分
國音問答	一冊	二角
國音初階	一冊	一角

關於方法的

國音字母教案	一冊	七角
實用國語文法	二編	各七角
中國語法綱要	一冊	三角
國語虛字用法	一冊	三角五分
白話文法綱要	一冊	二角
實用國語會話	一冊	一角六分
注音字母習字法	一冊	一角
國語教學法講義	一冊	四角
國音新教本	一冊	一角五分

圖表

高元國音機關圖	十六幅	一元
王璞國語發音圖	十一幅	一元
國音指掌圖	一幅	一角
國音京音對照表	一冊	一角五分
國音字母發音圖	附說十五幅	一元
國音方字圖解	一冊	五角

補助教具

國語留聲機片全份	八片	三十二元
國語留聲機片課本	甲種四盒	四角
國語拼音方字	乙種一盒	二角
國語拼音盤	一組	八角
注音字母練習片	附拼音盤每副	八角
練習國音五彩方木	每副	一元
鑽石標國音方木	每副	五角
國音新式旗語方箋	一盒	二角五分
國語新式旗語方箋	一盒	二角五分
國語手語法	一冊	一角二分

字典詞典

改裝國音學生字彙	一冊	紙面三角
改裝國音字典	一冊	布面六角
國語詞典	一冊	五角
白話字詁	一冊	二角

民國十三年教育雜誌第一期

小學各科教學法號——徵文啓事

我們所企待好久的新學制已經由教育部頒布了，新學制小學課程綱要已經由全國教育聯合會所組織的起草委員會決定了，而新學制小學所需要的各科教科書也已經由各書局逐漸出版了，但是，僅只有紙片上的教育法令、課程綱要、各科教本，而沒有革新的教學法，這種換湯不換藥的辦法，我們敢說，無論誰，恐怕也不敢說能達到新學制的精神罷！本誌因此不自量力，擬於明年正月特出「小學各科教學法專號」，希望國內外對於小學教學法有研究或經驗的學者們，多多惠賜著作，務冀發揮新學制的精神，以洗我國興學數十年來的僅變形式而不改內容的陋習，茲將小學科目及徵文辦法列後：

(一) 小學科目 小學科目分國語、算術、衛生、公民、歷史、地理、自然、園藝、工藝、美術、音樂、體育、外國語。但在初級小學，因教學的便利，可依各科目性質，合併數科為一科，如：(A) 衛生、公民、歷史、地理合併為社會科，(B) 園藝可附入自然科，(C) 社會科與自然科更合併為常識科，(D) 美術、工藝可合併為技術科。

(二) 徵文方法 報酬概用現金期限，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底止。

教育雜誌社啓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 二 間亦酌用文言。
- 三 投寄之稿，請書明。望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
- 四 數若干亦請書明。
- 五 投寄之稿，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
- 六 及請將原文題目，原著名，出版日期，
- 七 稿地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八 至未載時，如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九 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
- 十 投寄之稿，請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
- 十一 投寄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
- 十二 原稿如來稿可用，則用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
- 十三 原稿於二星期內退還。
- 十四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 十五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本雜誌。
- 十六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
- 十七 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
- 十八 稿時，同時聲明。
- 十九 投寄之稿，若未經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
- 二十 所有之稿，本社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
- 二十一 恕不致酬。
- 二十二 投寄之稿，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不
- 二十三 願他人增刪者，本社得酌量增刪之。
- 二十四 願稿者，請將稿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 二十五 編譯所內，請寄世界社收。

地(790)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五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閩縣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郵費	表價定		每週一冊	普通號	特刊號
	本埠	外地			
全年	五元二角	四元二角	預册	每冊一元二角	每冊一元二角
半年	二元六角	二元二角	現款	每冊一元二角	每冊一元二角
三個月	一元二角	一元	及免票	每冊一元二角	每冊一元二角
每日	四角	三角	郵票	每冊一元二角	每冊一元二角

國內(蒙古西藏除外) 本埠 一角三分半 半年二角七分 全年五角四分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

背痛為腎病初兆宜
 服對症之藥以速其愈
 否則釀成痼疾此丸主
 治甚宏而於背痛最靈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兜安氏秘製
 此丸專治內腎
 骨痛腰痛風濕
 症未嘗不立見
 效每盒此丸實
 中外真藥也